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三十一編

寒桃記

偵探小說

(卷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寒桃記卷下目次

- |       |          |          |
|-------|----------|----------|
| 第十七回  | 冒風雪密訪有情人 | 購莊墅隱闢幽歡地 |
| 第十八回  | 受挾制匍匐赴疆場 | 喜擺脫堂皇諧伉儷 |
| 第十九回  | 誣命婦虛言被斥  | 責鄙友守義絕交  |
| 第二十回  | 揭隱事冷眼旁觀  | 識先機平心臆斷  |
| 第二十一回 | 崢嶸頭角忽建奇謀 | 鼓厲精神再拚死戰 |
| 第二十二回 | 法都城重資聘色探 | 巴西街家輿論采隣 |
| 第二十三回 | 倪少女二次入監牢 | 萬律師一心翻罪案 |
| 第二十四回 | 教供詞辯護人從權 | 請執照琵琶師變相 |
| 第二十五回 | 訪命婦言問遭駁辯 | 詰頑童意外得真情 |
| 第二十六回 | 出罪入罪難釋疑團 | 真身幻身忽罹痲疾 |
| 第二十七回 | 鑽穴隙聯袂脫囚牢 | 戴星霜隱身入爵邸 |

第二十八回 春蠶不死猶是情長 朝露餘生可憐蛻化

第二十九回 療急病庭園驚怪象 載奇案報館佈新聞

第三十回 開法廷判官訊大案 作見證伯爵上公堂

第三十一回 發天良祝蠻斯自首 獲蹤跡荷丹女現身

第三十二回 警癡頑郭古流陷罪 求懺悔克洛圖善終

# 寒桃記卷下

## 第十七回

冒風雪密訪有情人

購莊墅隱關幽歡地

話說賀士倫敘述克夫人說話道。克伯爵出錢買了我的身。不能買我的心。因此我想姑將表面的愛情賣與伯爵也罷。只要伯爵得了我表面的愛情。心裏能夠十分滿足。十分歡暢。我的責任就此了結。但表面的愛情既賣與伯爵。就不能再行明給他人。惟有心裏天生完全的爱情。還可以自由。不曾賣却。這纔不避嫌惡。一腔兒奉贈於你。克夫人對我說了這話。我當時猶如夢中迷迷惑惑。不知怎樣纔好。但感激之下。覺得夫人蘭心蕙質。非比尋常。實是世間少有的慧媛。賢女。賀士倫說到這裏。接着長嘆一聲。又道。穆克蘭兄。你若道是虛假。那也沒法。但克夫人實是才思精細。愛惜聲名之女。雖則和我鍾情。暗地密會。却時時刻刻依然十二分用心。不肯絲毫損壞名譽。那年夏間。到巴黎住了有五十天。左右忽然要和我相別。但起先和伯爵約定。只能住三十天。這回伯爵見他逗留多日。很爲詫異。寫了一封信去說。若不趕

快回家。我就親自來領的話。夫人被他催迫沒奈何，只得回去。臨別之際，對我說道：賀士倫，我沒有別的心事，單怕萬一被人猜疑，毀害我的聲名，爲了聲名，我的性命自然毋消說得就是拋捨了你的性命和你那最愛戀的女子性命，也不該有什麼怨恨。我和你在巴黎多住一天就多一天，關礙我的聲名，因此如今只得告別。但我一月不見你，如隔三秋。這光陰怎能挨過？今天是十月十二，待到十一月十二，必然又要和你相逢。十二那天午後三下鐘，你只避人耳目，到賀家村後面山谷之間，立德門斯那條十字路上來，我必在那裏等著你。十二午後三下鐘，你不要忘了。這樣約定之後，方纔惘然而別。那時賀家村的莊子正交給我一箇叔父看管。我按照夫人預約十一月十一午後，先到莊子上歇宿。第二天十二三下鐘，暗地獨自走到立德門斯。原來那箇所在乃是一條十字小路，在山谷底下，來往行人很少。那裏相會實是很好的地方。無奈那天正遇大雪，又是大風，我路徑生疏，竟將方向道兒迷住。到得那裏，已是三下半鐘，迴頭四下裏一看，只見夫人冒着風雪，精神颯爽，呆呆立

在一顆大樹的背後待我。前來瞥見了我。先自開言問道。賀士倫。你什麼時候到莊子上。我答是昨天來的。又問你來時曾說什麼。沒有。我道。嚶。叔父那邊。我素來沒有什麼可說的。因此一言不發而來。又問這時和夏天不同。這樣寒冷。天氣你無故出了。莊子來到這裏。人必然要奇怪的。我道。正是。任是不奇怪可也……夫人那時臉上陡然起了一陣憂急形容。又道。你能認識這條道兒麼。我答爲因不知。找問得苦。咧。夫人問問的誰人。我答。莊子上的看門小子。米泰爾夫人益發着急道。你怎麼恁地不留神。無緣無故來到莊子上。又無緣無故問了道兒。來到這箇可怪的。所在你竟不知道。人家見了疑心。麼。倘然有人起了疑心。跟踪而至。眼見咱們情節。耳聽咱們說話。這便如何。我道。那樣事情很好……夫人道。不是你莫說那樣話。我雖則世上沒有怕懼之人。惟有我聲名污辱。是最可怕的我。爲因愛戀情人。得能和你見面。原是最快樂的事情。但心裏着急的就是被人看破猜疑。我覺得被人猜疑。比被丈夫克洛圖眼見。還要利害。須知丈夫眼見。只有丈夫一人。憤怒他人。依然不知我。

的聲名還能保守。倘若被外人瞥見。啊。我的丈夫也要被人竊笑。我的聲名也要消亡。我雖則愛戀你身。但聲名兩字是終生終世不能挽回。修復的。爲着我的聲名。任是殺了你的生命。奪了你的聲名。我也不悲傷懊悔。但祇賀士倫啊。我爲了聲名。總望心下騰歡。既不殺害人命。腮邊含笑。也不亡滅自身。你必須永遠不忘。將這箇意思牢牢記住。夫人決定主意。囑咐於我。我正在想話回答。只聽他又接着道。賀士倫。你少刻回到莊子裏。須對着令叔父說。是爲因借貸銀子。特地來此。恁地時。令叔父任是呵責。也不致怪你。突然從巴黎而至。但在這裏多留片刻。我的聲名益發可危。只得再圖會面。賀士倫啊。說著就要返身回去。我吃驚道。啊呀。就此分別麼。夫人道。不是如今要逗留長久。必有不妙。你快些借了銀子。回到巴黎。我自自然。隨後再寫信給你。告訴相見日期。說罷。便自別了回家。我也恩恩回了莊子。依着夫人囑咐我的話。對著叔父說。是要借銀子。叔父聽了。笑道。哈哈。這樣寒天。你來到莊子。料想不比尋常。必有事故。原來爲此。既有急用。自該借給你。叔父嘴裏說著。面上並無詫異。

的形象。隨卽借給我。我益發感激。夫人的用心周到。更欽佩他智慮如神。自此又回巴黎。不久果然夫人來了一封信。內中寫著『有軍艦將行下水。禮於洛芝夫特。彼時當可相晤』的話。後來又接連來了幾封。再四反復諄囑。說必須爲了聲名處處用心。那些書信之中。有一件最奇怪的。凡是書信角上。總記著號數。如一號二號之類。我一時想不出箇道理。後來遇見夫人之時。問他號數。是何緣故。他說我陸續曾經寫若干書信。與我情人。必須記憶。因此封封信上。都有記號。一則不致有錯。二則預備日後檢查。我更自佩服的。了不得。贊他心思精細。且說自從他寄來第一封信之後。不上幾時。那軍艦下水之期已到。俺二人又得密會一次。那時商量妥當。由我在巴西街買下一所房屋。預備後來專在那裏作爲會面之場。賀士倫說到這裏。又長歎一聲。忽地穆律師接口問道。怎麼買房屋。麼賀士倫答道。著啊。買莊子啊。穆律師道。好好。那纔能算得一件證據。那莊子。已是你的產業。麼賀士倫道。唔。是我該管。著穆律師道。可確定。准麼。必有買受契據。賀士倫大爲失望道。實是我命運當盡。



提起那莊子。又有一樁不能取信的奇談。穆律師又重復緊繃雙眉說道。怎麼的真是阻人興味。又有什麼奇談嗎。賀士倫道。著啊。只請靜靜聽我說來。我買那莊屋之時。我自己還沒到成丁年歲。（法國國民人二十一歲方謂成丁）你想那樣年輕之人。忽地收買莊屋人家。怎不要疑怪起來。況且我更怕父親呵譴。急迫之餘。想出一箇計策。將這件事託了一箇相好的英國人馬士德。並將他姓名籍貫一概賣給與我。因此面子上那莊屋不能算是我賀士倫所有。但却由馬士德出了一箇歸還的文據。交我收藏。看那文據姓名雖是馬士德。其實乃是我買下的自然分明。穆律師聽了這話。眉梢又略略展開。問道。哦。既有歸還的文據。就能算得憑證。如此。那文據……賀士倫依然惘惘地道。嚅。爲此說是我命運當盡。那文據雖經取到。但因當時怕父親責罰。不能拿到自己家中。就在那莊子裏找一間屋子。穩妥藏好。到得去年普法爭戰。那莊子作爲屯駐兵隊軍房。亂紛紛地。竟是遺失了。老兄你是知道的。我當那爭戰時候。曾跟隨賀家村志願兵投効軍營。疆場出戰。那時。慙忙騷亂。把文據

一事全然忘了。穆律師又連連搖頭道：「如此那英人馬士德……賀士倫答道：「爭戰初起之時他就離了法國不知往那裏去。幸而馬士德朋友之中有兩人知道他住在英國。因此早幾天已寫信去探問他的行蹤。兩人都有回信。一箇說馬士德恍惚已是死了一箇說他到南洋澳大利亞洲去了。究竟真假全不分明。也不能探出他實在居處。穆律師道：「如今那莊屋簡直沒有別的證據可以證明是你的產業。麼賀士倫答一件也沒有。穆律師道：「查問近處的人可有知道的。麼賀士倫答料也無用。近處的人出入商人之中雖有見過我的。但我隱瞞自己姓名。冒用英國人馬士德姓名也是沒法。倘若逢人問他那莊屋。可是賀士倫居住的麼。人人必答道不是。乃是英人馬士德住的。這也是一定不易之理。穆律師有些含怒道：「你說了半天不是。一些也沒有證據。麼沒有證據的事。是怎樣說來可……賀士倫答道：「爲因沒有證據。所以說我命運當盡。但證據雖是沒有。事情却一些也不假。半句也不虛。穆律師想了半天。又問道：「那莊子裏克夫人可曾來過幾次。賀士倫答那箇麼。這三年之

間總有五十多次來過。穆律師道：他來時近處人民可有見過他的麼？賀士倫道：沒有。我方纔說過。夫人是非常心細之女，來往出入很爲用心，斷沒有見過他顏面的人。穆律師道：近處的人任是不知他屋裏必然使用女僕和男僕等人。賀士倫道：女僕却是雇用著，乃是英國婦人，但那女僕也不曾見過。夫人一次穆律師詫異道：有那樣的事？賀士倫道：噯，夫人要來巴黎，我必先行知道，待他未到之前預先吩咐女僕出去辦事去的地方，約莫一晝夜工夫纔能回來。這裏夫人到後一經上了二層樓，非到回去之時，再也不下樓游玩。穆律師道：雖是恁地，但女僕們見女主人那樣行踪祕密，定然也起疑心。心裏要想偷見他的面貌，這其間或是暗地已經察看分明，也是難說。橫豎先找那女僕見面問他，則箇再作道理。賀士倫道：那女僕也當軍興時候，回了英國。如今住在那裏也不分明。穆律師道：你家人韓索可知道這事麼？賀士倫答唔：我曾有一次帶著韓索前往打獵，半途我略受跌傷，當即一起回到莊子上，但他只見莊子外頭別的怕一概不知。穆律師道：恁地說來，你和克夫人私

識密會的證據到底一樁也沒有麼？賀士倫道：「並不是本來一點沒有。夫人每逢來的時候，必有什麼隨身傢具，或是妝奩飾物等類，隨帶而來。但被軍……話未說完，穆律師接著道：「想是一概遺失了。」賀士倫道：「一點不錯。」穆律師又道：「我知道了。不論什麼事，你心想只說軍……軍……就能算得確實伸訴的話。從此含糊過去麼？原來賀士倫說了好半天，穆律師依舊一點不能相信。賀士倫見這模樣，不覺臉色漲得通紅，很有動氣的樣子，勉強撫著胸口，又道：「老兄，你恁地猜疑，實是不近情理。我身上鬧出這件飛災，做夢也想不到誰能預先防備，故意留些證據物件作爲今日伸訴的東西呢？我將肺腑裏的話一概對你說明，原道是彼此知心，必能得你原諒。誰知你也是和我的仇敵一般，那樣見疑不信。穆律師似乎厭煩的模樣，又道：「既是真情也好，但快些把該說的話再說與我聽。」賀士倫極情急的聲音問道：「你那樣疑我，真是叫人痛心。究竟你要怎樣纔能相信？更要叫我說什麼詳細話來？」穆律師道：「怎麼？毋須說得詳細，只着實舉一箇證據出來，便罷。」賀士倫道：「爲因沒有證據，這

纔按照次序原原本本說的。如今你再聽着。且說那件事起的第二年。我那管理賀家莊子的叔父忽地死了。莊子變為我一箇人的產業。就是叔父留下別的很大財產也。一概歸屬於我。從此以後。任到何時。我為益發自由。不怕人家生心見怪。那私相約會的事。也格外放浪形骸。以後不知相逢多少次。總是行蹤祕密。毫無破綻。再者賀家花拜兩村中間。一路上可以隱避躲閃的。所在俺兩人一概知道。隨時隨處可以躲避。誰也不得探知。到得臨別之時。又必預先約定下次相會的所在。和那日期時刻。一些不得稍差。約定之後。那地方是怎樣。迢遙。遠天氣任是怎樣。陰雨風雷別的事。任是怎樣。正大緊急。也不能改變。定要照約相會。因此上。我那時和常年出外旅行一般。眼見我今天在巴黎。明天忽往賀家村。後天又往相離五里。十里的鄉間。田舍。年年月月。時時刻刻。沒得片刻安定。身軀。但那樣沒來由的事情。只有我總覺得最快樂。簡直和夢裏做夢一般。暗想世界上知道克夫人本性真情的。只有我賀士倫一箇。那欣喜情形。真是說也說不相像。畫也畫不出來。況且夫人。

的聲名一天一天的益發傳得遠大在慈善會已被舉爲會長可算得咱們法國第一等美人貞女名媛連那有名新聞紙上也將他影片摹仿出來給天下人觀看這等境遇我賀士倫怎不要沉溺迷惑其中你想那樣有聲名的夫人那樣的愛戀我一箇那樣和我殷勤相會又那樣得法國人的敬仰我自顧子然一身既無才能又無德行惟有欽愛夫人的賢明智慧禱祝自己的樂境綿長想我這一生享受偌大豔福眞眞什麼也比不上。但只穆克蘭兄那樣不仁不義的豔福斷然不能久享待到如今到底不能免拋撇分離樂盡悲來這一日說到這裏更自悠悠長歎數聲不知以後還有何話且聽下回演說。

## 第十八回

受挾制匍匐赴疆場

喜擺脫堂皇諧伉儷

話說賀士倫叙到樂盡悲來數聲長歎却又接着道穆克蘭兄不義的快樂不能長久我這體魄全然做成克夫人戲玩的物件拋失我身的自由連我的本來根性也腐敗得不可收拾一天從早到晚從夜到晨只想念着克夫人我身上的學問一

點也不得長進。我身上的大事一件也不去謀。爲夫人說是前來我盼他來時猶如醉裏。夫人道是歸去我送他去時好似夢中澈底一看我身竟不是我身所有。但醉的就是醒的。根苗夢的就是覺的。返照待我性靈一轉。想到我落落丈夫無端做了一位克夫人的奴隸。乃是鬚眉男子大大的羞恥。陡然神清氣爽。趕緊回復我身上的自由。早一天和夫人割斷情緣。我就早一天入那悠游快樂的天地。回頭一看。覺得夫人的愛情非常纏綿。惹我厭煩。但這些不入耳的話。總不能對夫人說。知因此我雖已厭煩。依然是不變相的。奴隸有一回我一箇相好說要乘坐軍艦。預備半年。或是兩年。周遊世界。全球我想這乃是求之不得的極好機會。倘若搭坐那船前往外國。或是一年。或是兩載。我身體必然能夠自由。當卽暗地託他意欲附搭軍艦前往。已經說妥。正在設法要走。有天又遇見夫人。我既見了他。心生暗鬼。不知怎樣竟對他老實說了出來。他也沒別話單說一句賀士倫你莫說頑話。我心裏又悔又恨。只恨冒昧對他說。知但當場不能不設法遮蓋。彌縫只得強作笑顏。答道實是無心。

不過試愛卿心意兒的話這一下子又被他阻礙誤事不能前去但和那箇相好背了約不能不照例受罰我就送了三百銀圓給那軍艦作爲罰款後來又和夫人相會夫人對我說道賀士倫你若起了和我割斷情緣的意見那我也管不得但我只願你敢大膽出此他這言語簡直是恐嚇我的心那時正在午餐我連食物也不能進口再看夫人臉色沉着之中又帶些淒慘他那一種冷面冷心的樣子至今歷歷還在我眼底心頭但自此以後益發嫌惡夫人任是坐立睡起一心一意思索和他斷絕的方法但仔細看來夫人秀外慧中實在比世間人勝卻百倍至於他的智慧胸襟更有萬丈之深我再也望不見底蘊因此我惟有一層一層的恐怕起來恰好近時我母親勸我早些娶妻我想正是很好的藉口說話有一次遇見夫人之時就將我母親的意思對他說明夫人臉上登時發青簡直和死人一樣一派淒涼眼色只呆呆望着我的臉幾乎連我心思裏頭的心思也看了進去頽聲喪氣的道如此說來你打算要擇配成婚麼我故意笑着答道怎麼說我是什麼打算也沒有但



堂上說的話爲人子的斷無違背之理說着我又搔着我的頭顱夫人却十分沉靜又道你想那箇好麼我答道那裏話來但夫人任是終生終世不忘了我我和夫人依然不能同室同穴到老白頭夫人已是有夫……夫人道恁地時你一直到今原來全然是欺侮玩弄我你意思之間待娶了令正以後我的身體怎樣安排我道夫人既有丈夫又有兒女夫人道是啊爲因有了夫兒所以必須回歸花拜村這箇固然不好但雖有丈夫愛情却不在丈夫身上這纔和你到這步田地雖有兒女但末了兒那箇女兒乃是你的……骨血……說到這裏我那時鼓起生平的勇氣答道雖是恁地但任憑夫人怎樣怕也不能禁阻我不得擇配成婚若是這般便怎樣呢夫人依舊沉着臉道那也沒法惟有將你從前寄與我的許多書信一概交與愚夫克伯爵並將這事原原本本對他說明夫人當說這話時看他神色非常決定斷不是虛假頑笑的話頭我喫他這一威嚇猶如一缸冷水從頭上直淋到腳下遍身澆的冰冷身子索落發抖箇不止但想這事非同小可拚得拿着性命去相爭這纔

漸漸回復元氣。答道：「你也說着頑笑麼？」夫人道：「你若當做頑笑，將來定要後悔。常言道：世間女子斷無拋捨情人首告丈夫之理。因此往往有含怨莫伸，只得置之不理。罷了，我却不然。我起初怕有這事，早已澈底想得端正。倘若你拋撇我的時候，我定然將我的隱恨一概報復，翻轉回來，斷不肯含怨了事。待你聘定妻房之日，一概對伯爵將前事告知。伯爵憤怒一起，簡直和瘋狂一般。倘然得知這箇情由，不管你是三頭六臂，也要和你拚三世的命。萬一伯爵竟置之不問，我還有別的方法阻礙你的前程，使你一生不能在世間出山度日。先前你說搭坐軍艦要往外國之時，我早已覺着你的心腸更訂定下我的準備之計。只你清夜捫心替我做女子的設想，可有怨恨啊？沒怨恨呢？你總該知道。我當時聽這一片雷霆風雨的話，這纔知道他自己。從初逢直到末了，早已處處用心準備妥貼。真是出我意外。夢想不到不覺魂靈出了軀殼，相似嚇得三魂少了兩魂。要想說話，舌頭縮了上去，展放不開。什麼話也囁嚅不出。瑟瑟縮縮發抖了好半天，恍惚聽夫人又道：「那樣好麼？我這纔有些清爽。復

了正氣。牽住夫人衣裳道：「這這請暫等。我些時着啊。暫時等……夫人你母須那樣動怒。我不是說自己愛娶妻房。乃是家母所命的話。就是家母也不是定要立刻行事。不過有那麼一點心腸。若論實在是一點影蹤也。沒有夫人要恁地生氣。可是我的錯了。說着又向他拱手拜求不止。夫人這纔緩緩坐下一雙猜疑我的眼珠直對着我。看着我刻不轉睛。說道：「恁地麼。原來是令堂大人的意思一點沒有影蹤麼。」我答道：「若有影蹤。那能瞞得夫人。」夫人道：「哦哦。那就好了。但你說的話。那得全然虛假。如今既是恁地說這事。咱們就此了結。作爲註銷。但我還有句話先爲說明。若萬一有危險之時。我依舊不以尋常看待你。只準備着就是當時說了這話。就各各告別。後來我仔細一想。都由我自己昏瞶糊塗。沒有靈智。嚶嚶昏瞶癡頑。糞土畜生。惟有唾罵我自己。一面說着。一面揩拭額角上的冷汗。那時穆律師宛如頑石。又如雕刻泥像。儘着呆呆靜聽。並不見有什麼感觸的情景。賀士倫一發焦躁道：「我別的事不怕。單怕夫人的說話。他既用心。那樣深遠。我不論什麼事。總須想得端正。纔能出口。」

若冒昧出口。就要受他恐嚇挾制。他說了那樣挾制的話。我怎能置之不理。因此我種種設法。想這件事斷不能容易割斷。下來惟有暗地決定主意。和他少見些面。使他漸漸忘懷了我。除此以外。再沒別法。近來家母惟勸我結婚。但我被夫人那樣壓制。明知不能自由行事。早已斷了此念。却好去年起了軍事。我想我若出到戰場。必能和夫人離開。漸漸疎遠。斷絕。因此名爲出軍。實則乃是逃避。出戰以後。與其保命。生還。再被夫人纏繞埋沒。終身還不如疆場效死。馬革裹尸。或反能得人憐惜。是以直到戰爭罷休之後。依然不願回鄉。故意逗留。宕著最奇怪的克夫人。自從我出去戰爭後。一封信也不會寄給我。我心裏略略安穩。以爲多時不會見面。莫是竟漸漸忘懷我麼。料想那時暗地回鄉。必無阻礙。於是一半欣喜。一半懼怕。卸甲而回。有一天忽遇倪友嘉家有宴會。我也在見招之列。到得那裏。一看原來倪茜霞乃是生成白璧無瑕的閨媛。再看他模樣。很爲和我有情。我心想若得這位姑娘做我妻室。世間人自然知道我也能夠好好結婚。豈不是十分完美的事。但那時夫人所說怕。

人的話依然在我耳邊。果然倪茜霞做了我的妻房。夫人的怨恨自必格外深重。我和倪茜霞怎能抵敵得住。況且倪茜霞生性忠厚。一句重話也說不出來。後來經過一兩箇月。夫人那邊什麼消息也沒有。難道當真忘了我麼。更是放下許多心。忽地有一回家。母和倪友嘉老人提起我和倪茜霞結婚的事。居然訂了婚約。當定約之時。我雖則十二分歡喜。但那恐懼之心依然比歡喜之心加上兩倍。夫人面上雖似淡然。倘內中實在不是這般。竟著實威嚇我起來。豈不要受他危困。當即定下主意。欲遇見倪友嘉老人將這事一概向他說明。並將夫人要威嚇的意思也告訴他。求他設法援助。倘能承倪友嘉允許。實是萬幸。我再也不怕夫人。誰知我心裏雖是恁地設想。事情竟難以施行。好好的打算。停當及至到得倪家見了倪友嘉那樣正直威嚴。先已把箇舌尖兒阻住。像凍僵了一般。說不出話來。勉強講些別的話。失望而回。噯。今天不得開口。明天又准備下來。及至後天再往倪家。更自說不出。比前天還要慚愧。恁地情形到底不能訴說。前月底有一天。又想到這件事。預備第二天

重到倪家定要直言不能再爲延宕不意頭一天從倪家回來半路上遇見福立地村我家建造的菩提寺住持和尚那和尚說有話相商定要我往福立地村去走一次我不能辭却就和他一起同往福立地村啊喲如今想來全然是我自己的大錯且說到得寺裏和他談講些時立即回家約莫走了有三四里遠近驀地由旁路樹林叢中出現一箇女人其時已是日暮黃昏雖不能看的分明但女子相貌我確是認識嗜我想壞了大事克夫人在這裏等候我麼連忙趕快望前飛跑已走過三四丈忽聽背後遞過來淒涼沉著之聲喊道賀士倫這一聲直頭把我的兩腳猶如用釘子釘在地上呆呆立定身子一些不能動彈正在爲難夫人走過來牽住我手走到樹陰叢裏那模樣和尋常大不相同他顫着聲音說道賀士倫你不說全然是阿母的空想嗎你到底和倪茜霞訂婚嗎我勉強鎮定心神漸漸答道是夫人道哦哦這裏樹木很多你瞧着這就是去年我和你相逢見面的所在那樹林草木雖則依然和去年一般你的心腸却已改變愛那也沒法倪茜霞雖是一樣愛戀於你倪茜

霞的愛情從今以後一天一天的越發深濃我的愛情已變成昔日的夢幻倪茜霞是十分歡喜欣欣的惟恐外人不知我不知犯了什麼罪暗地含冤悲傷到這樣田地又且不敢對人訴苦只能獨自心知你和倪茜霞的快樂一天加似一天我的羞恥悲傷一日盛似一日你可想着知道麼說着十二分的憤恨那眼淚潤着睫毛撲簌撲簌吊了下來克夫人出眼淚這是第一次他一面流淚一面又道賀士倫你瞧我從今以後就在恥辱悲傷之中度日你和茜霞兩人必然盡其快樂了我答道你說那樣話麼夫人你心裏鬱悶著自然說咱們快樂咧你目下雖是悲哀只過了些時自能看淡了以後總望將我的事忘懷就好夫人道是啊男子的心雖是忘懷可知做女子的永遠不能拋捨任是天荒地老也只索將那眼淚洗面罷但你的婚期已訂定了麼我答道噯不會……意欲和夫人遇見之後再行定……只因先前夫人說過那樣使我害怕的話來夫人道噯喲你聽了我的話那樣害怕麼我道怎麼說不是害怕我是和從前一樣不變心腸愛戀着夫人夫人知道我的心就不該

怨恨於我。若是照夫人所說這些時。怎樣和你來往親密呢。夫人道。是啊。當真也親密。好久了。我如今只索很心割捨了。便罷。賀士倫很好。但願你放心。和倪茜霞結婚。我這裏一准。斷念和你分手。我也一點不怨恨你。我出於意外。聽見那分手的話頭。怎不喜形於色。當卽拉住夫人的手。說道。啊啊。難得難得。夫人這點情義。永遠不忘。一面說。一面將嘴唇遞過去。意欲和他接一回吻。夫人慌忙的也拉住我的手。道。雖是恁地。但必須還要相見一次。只問你將我迭次寄來的書信。都藏着麼。我答道。是。夫人道。既都收着。你須一概交還我。啊。這禮拜四晚間九下鐘以前。你須到花拜村來。走一遭。我必在後門外邊相等。我應道。遵命。一准的送過來。當下約定之後。隨卽告別。這一下子。我猶如卸下一付極重的肩擔。又如死而復蘇呀。呸。如今想去。那重擔依然不會卸下。當克夫人嘴裏說割斷情緣之際。我是沒天沒地的歡喜。還說了許多解慰他的言語。而別後來一想。還有一件不能放心的事。就是交還書信那一層。我照約到克家後門。倘若夫人將這事對伯爵說明。伯爵暗地在近處躲著。這便



如何。或又預備別的陰謀。陷害於我。更又如何。種種耽憂。一時不得箇抵禦之策。但因夫人和我割斷心裏說不盡的喜樂情形。逆料夫人也不致很心如此安排。那樣毒計不覺自己寬懷。一經寬懷。又想倪支嘉面前。我也毋須對他直說。從此以後。倪茜霞安安穩穩做了我的妻房。世上人箇箇共聞共見。誰也不能說那三長兩短的話。及至到得禮拜四心裏想着今晚不能不將書信交還就此一行。雖則有些膽寒。但既經約定。斷不能違背。翻悔。倘然不交還時。夫人責我背盟。反於事情有礙。沒有法子。只得前去走遭老兄。你該知道。我素來不論到什麼所在。總愛帶着槍銃前行。以備遇見什麼危險境界。好壯壯我的膽。於是換一身打獵裝束。背着槍銃。打晚間八下鐘時出門。若是沒有他故。不必說總望大路而行。只因心裏藏着祕密事情。單怕被人撞見不妙。因此特地繞道森林之中。誰知事不湊巧。偏是意外遇見兩箇奴才被他驚嚇。且說那晚九下多鐘到了克家後門之外。果然夫人已先在等候。見我一到。兀的迎接上來。也自發出沈着之聲道。你來得恁遲。我十分焦灼。我已等待有

一下多鐘了。我道：『實因道路難……這會兒伯爵在家麼？』夫人道：『今晚他忽然不大爽快。傍晚時就睡在牀上，却也很好。』小女兒又害了病，我只說看護他。因此誰也不留意。但我的書信……我答道：『是在這……說着，將一束信紙取出，遞了過去。』夫人接收了，一面說：『攏總，是二十四封。』一面檢點上邊號數，又道：『好好果然一封也不缺少。』著啊，從前寄與你的都在其中了。他嘴裏說着，那隻手向身上也掏出一束信來，却並不交付於我。不知克夫人將那書信作何用處。且聽下回演說。

### 第十九回

誣命婦虛言被斥

責鄙友守義絕交

話說克夫人將我兩人來往信札一齊拿在手裏，說道：『這箇一齊燒燬了罷。』休這裏……你可帶着火柴麼？我素來本愛吸捲烟，火柴等物總不離身。可恨前晚在倪家吸烟，將火柴安在客廳廚上，忘記帶回。答道：『嗜好。』這時恰不帶。夫人焦灼道：『我倒失算了。怎麼樣呢？』好好待我。到家中取來說着，意欲回身入門。我那時巴望事情早一刻了。結好一刻連忙上前攔阻道：『毋須望裏邊去。取我這裏還有別的取火之法。』穆兄。

你也知道打獵的人。既帶槍銃。必能打火。當下我就取出彈丸。袋子將彈丸取出一粒。來放在地下。上面蓋了些火藥。再上面蓋了些亂紙。回手又拿一粒彈丸。裝入槍筒之中。套上銅帽子。提起來。將槍管向着地下。緊緊貼住。叫槍聲悶住。不要響。然後把機關一振。只聽拍搭一聲。地下紙團燒着了。我在打槍時。夫人已將書信封封拋散堆在地下。待紙團一經燃着。隨即丟在信堆上。轟轟燒了起來。我和夫人都揀箇樹根亂石上坐下。四隻眼珠。看著猶如監督一般。燒罷之後。夫人看着燒殘的灰燼。悲咽道。五年的愛情。五年的密約。賸下一把飛灰。就此結果。實是……最……說到這裏。咽住了。嚜子和哭泣之聲。和在一起。聽不分明。我那時不知怎樣回答。纔好好一會。纔道是啊。這真是稀奇意外。咧說了這兩句意欲急急逃走回家。誰知夫人神氣一發。難堪。又道。啊。咧。你急欲逃回。難道那樣怕我麼。我道不是。再多耽延。倘若被人瞧……夫人又苦又恨的道。正是你從此做成快樂之身。何必耽驚害怕。我如今一生願望。平白地被你劫奪了去。這纔悲傷憂患。種種俱生。真是說不盡的苦楚。咧。

言語之間益發怒不可遏。模樣只得勉強溫柔勸慰。夫人切莫說那樣話來。恁地好好的斷絕分離。竟是世間第一等功德。夫人此恩我生生世世不忘。夫人道。怎說此恩不忘。目下任是你巧語花言。背後可就翻成了譏笑。輕薄心腸。一很自然。拋捨罷休。這等多情多恨。多愁多淚的女子。可總不是了局。我今日纔得知道。原來你自從起頭。簡直沒有一絲兒當真愛我的心意。麼我答道。沒有愛夫人的心意。却怎地。至今枉受那些辛苦煩勞。夫人道。話雖恁地說。你不是變了心腸。當我路人麼。不是爲了倪茜霞。拋撇了我麼。我分辯道。嚶。恁地說時。夫人鬧錯了。我心腸如何。且不必說。當不得夫人。乃是有夫主的人。終不能做我妻房白頭偕老。夫人道。若是沒主。却便如何。若是我守了寡。變爲自由自在之身。即便……我被他這兩句話。一頂一時。答不出來。不得已。勉強含糊答道。夫人若是自由身體如此……嚶。夫人若是自由身體。那麼夫人。倘然是自由身體。我自娶夫人爲妻。哪夫人那時。忽然兩手合掌。高高拱起。好似對著上天祈禱道。娶我爲妻。若早些告訴我。也自好了。啊。喲。天

神我若早知此事。做了自由之身。做了寡婦。就做成他的妻子。天神啊。我若沒有我丈夫伯爵。我難道不是自由之身。這箇可怕的心術。智謀。至今不曾敢妄起一點啊。啊。我神在前。我在旁聽他。原來。全然是追悔不迭。怨恨難言的意思。不覺遍身抖擻。起來。不知我的魂魄。還在軀殼。沒有穆克蘭兄夫人當真是大大失望。當真失望。怨恨刺骨。入了夢中。倘然再不解釋。或是發了瘋狂。啊。或是鬧出別的什麼亂子。啊。實在難料。咧。當時我惟有用出全身精神。向他勸慰寬懷。那些話。雖則記不清楚。但總是虛虛實實。左右前後。想出無數話頭。勸他不要攔在心裏。末了兒。又對他下拜懇求。好半天。夫人纔似撇開些兒。翻成淒淒冷冷的笑臉。又道。任你說怎樣的話。都是爲着倪茜霞也。毋須再來哄我。我若能夠做箇自由身體。眼前雖暫時離別。不上一二年之內。或能再將你思量到手。重續前緣。啊。如今什麼話也不說。就此分別罷。說罷。掉過臉兒。轉背向家裏走了。入去。丟下我獨自一箇。四顧茫茫。身體猶如生了根的一般。呆呆。立還在出神癡想。莫是他入去。將這事告訴丈夫麼。倘然伯爵打後門。

裏撲的跳了出來。這便怎處。這樣一想，纔悟到此地不能久留，就將槍銃照舊裝好。別的什麼變異也沒有。恩恩循路回來，這就是我的口供情形。轟擊克伯爵的須不是我。我回來之後，伯爵纔受轟擊的。賀士倫說到這裏，前後事情已將次敘完。穆律師緩緩發問道：那時刻是什麼時候？賀士倫答道：我心正撩亂之時，時刻却不能確記。又問從克家回來沒有別的怪異？麼答什麼也沒有。又問但聽你說來，克家火起時候你走的該還不遠？答正是我回去之後纔起了火，定然不錯。我走的乃是非常陰森濃密的樹叢之中，因此火光也望不見。又問轟擊克伯爵兩次的槍聲你可聽見麼？答只因那一晚風勢很大，乃是逆吹，故此不能聽見。向例槍的聲音風勢不順，五十碼以外就不能聽見。穆律師還是半疑半信的模樣。又道：你這些話是在判官前可以伸訴冤枉麼？賀士倫道：能伸冤不能伸冤却不知道，但我說的全然是真。若再疑我，那人斷乎不近情理。第一層我那晚從樹林中走到花拜村的緣由已明白了。再者火起前後曾遇見李波、敖德利等人也明白了。判官疑我當做第一箇証。

據的那箇彈子袋也明白了。果然那彈子袋確是我的東西。但當時不過將來代火柴取火用的。再者我回家以後曾經洗手之故也明白了。那是焚燒書信之後抓起灰燼來使風吹散不留痕跡。但手上有灰屑粘着爲此洗手水裏還是渣滓留着。穆律師仍然有些不解。又道第二天葛爾賓等到你家查勘之時你意中怎樣。賀士倫道。我道他是戲言。及至知道不是戲言之時又心裏着急以爲夫人已將那事對伯爵訴明。因此稟官特來勘問。將我按姦夫的罪名辦理。穆律師道。後來知道伯爵被擊的消息。却又如何。賀士倫道。當時我猜量夫人意欲做我妻子。願爲寡婦謀殺伯爵。再復一想。又不是要做寡婦。全然爲了怨我之故。他既然將書信一齊收回。私通的證據已是一些。也沒有然後想出妙法將我陷害。使我受下嫌疑。誣成謀殺他丈夫的罪。又更用着那癡子郭古流教唆於他。使他作爲見證。如今想來夫人先前曾經威嚇我那些鬼計早已安排準備下來。不是一日了。若是平常婦女斷不能有那樣精細的計策。他既有那樣智慧那樣胸襟。這等毒計自在意中不足爲怪。穆律師

聽了這話臉上怒得如火炭一般叱道：「你實是下流卑鄙的男兒，心中要想逃避自己的罪，將那可怕的罪名誣陷在潔白無瑕的夫人身上，實是……」賀士倫道：「你雖恁地說，但除了夫人還有誰能受這嫌疑來此案正犯定然在我和夫人兩人之間。我既知道自己不曾犯罪，自然是夫人當那罪名，你可是過於信他疑我……」穆律師道：「既如此爲何不早對判官說？」賀士倫道：「你這話原問得有理，但我起初被查勸之時，第一自己也不知犯罪的緣由，第二憤恨之餘，又憐憫夫人犯這重罪，不忍將夫人姓名揭出，第三我自己毫不知覺，任是判官儘著查勸，我心裏橫豎沒有虧心，因此很爲安定，及至入了牢獄，被他種種查探，這纔疑心漸漸深起，又漸漸知道我身很爲危險，一霎時失了大望，但想外間人雖疑我有罪，夫人必能知道我含冤，況且我若將那隱事暴露出來，夫人的惡名立刻張揚出去，夫人知道我的心思，就該著實後悔，暗地設箇妙法救我出來，倘然夫人不後悔呢？我若要訴明這事，已是證據全無，反被夫人斥我誣告，加重我的罪，這樣層層焦急，所以至今不敢揚言。」



出來啊。穆律師益發現出難堪之色。道：「不是恁地。你至今不說出來。全然是無理。可伸之故。可知你是很有智慧的男子。獨自一箇設想。端正捏出虛假。以備抵賴。有何爲難。果然你捏造僞言。無可理說。又因沒有證據。因此故作傷悲。」賀士倫道：「證據不是沒有。不過是消滅罷了。」穆律師道：「證據消滅。可是和沒證據一般。你只細細想想。若說克夫人是你的情婦。我還能夠相信。但夫人爲要消除怨恨。燒燬丈夫的家。轟擊丈夫的身。那樣言辭。未免存心過狠。我斷不能信。你況且五年之間。常常會面。那有沒有一點證據之理。」賀士倫道：「證據雖則沒有。事情全然是真。」穆律師道：「若說真情不能不拿出證據。沒有證據。只能不說出口來。這箇賀士倫兄。你好好的想想。要想抵賴自己。將那罪名誣在沒罪的夫人身上。這等罪孽。比那當真殺人更加輕賤卑鄙。我聽說你犯了放火殺人的罪。並不和你斷絕交情。尙有救助之意。如今更說出那樣卑賤的話。犯了那樣卑賤的罪。應該不當。你至交相好看待賀士倫咬牙切齒。緊握拳頭。說道：『你對我十分失禮。却疑我到那樣……』穆律師道：『呀。不論疑

與不疑。究竟那些事。沒有證據。斷不能輕易出口。即使事情是真。如果人聽了。不能相信。還是不說。反爲正道。若是訴說出來。到得律師上堂時候。到底也不能拿來爭辯。你這件事。可能再憑空伸訴麼。賀士倫道。但既是真情。自不能不伸訴出來。穆律師道。恁地時。請託付以外別的律師。我不能爭辯。這樣案件。說着。意欲出牢而去。賀士倫大爲失望。心裏如秋風掃葉一般。擾亂發出極大聲氣道。連你也拋捨我麼。穆律師回過頭來。又略爲安慰道。噯。不是拋捨。目下你的心。很爲暴躁。什麼話也說不明白。且待明天再來。你再仔細好好想想。說罷。兀自走了。賀士倫大叫一聲。啊。啣如今是無益絕望。撲通一下。跌倒在地。不知賀士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演說。

## 第二十回

揭隱事冷眼旁觀

識先機平心臆斷

話說穆律師入獄那一天。倪家裏從早晨起。倪友嘉和賀侯爵夫人。倪茜霞。及兩位姨母。京城律師萬藹等。都聚在一間屋裏。大家滿意等待穆克蘭回來。好聽聽賀士倫伸訴的話。這其間。倪茜霞是起初就道。賀士倫冤枉。信他無罪。料想今天穆律師

去了。賀士倫必好好的伸訴。表明無罪。和穆律師手挽手精神踴躍的回來。因入內換了一身衣服。那容貌氣色也和往日不同。覺得很爲爽快。但以外幾箇人却都是。在半信半疑之中。不知賀士倫伸訴些什麼話。又不知能夠免罪不能。心裏總不能安謐。箇箇小心謹慎。不言不語的坐著。胸中却含著無數焦急。猜想着消息是吉是凶。不一會已到九下半鐘。又過十下。穆律師影子也不見到。大家更是耽愁。忍耐得難堪。當下賀家僕人韓索。因放心不下。隨後也往牢獄前去察看。這裏許多人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箇箇沒精打采。人人喪氣垂頭。連呼吸的氣也急了許多。不能自由出入。正在爲難。忽見那激烈醫生關登也。像是掛念賀士倫的事情。恩恩跑了入來。朝屋裏四下裏一看。說道。嚶。這色倍邱。乃是很狹窄的。所在賀士倫的案件。早已傳遍各處。方纔我來。一路上無數人民挽留我。左右前後打聽賀士倫消息。問道。怎樣猶如蒼蠅。聚糞穢一般。好不厭煩。向來這裏從沒有那樣希奇大案。出過從沒有騷亂到這樣情形。這時候還沒有什麼消息麼。倪友嘉萬律師兩人齊聲答應道。什

麼消息也沒……倪茜霞在旁也是難堪。插嘴道：「先生，穆律師回來得很晚，我不能不著急。關醫生聽了，忙解說道：『噯，姑娘，這起事情，若道是五分十分鐘時候，就能了結，可錯了主意了。這件事的底子，內中必有非常重大的情形，任是賀士倫沒罪，冤枉也不是輕易能夠救助出來。怎麼著，倒也毋須著急，斷不能再遲。料想就要回來咧。』正是安慰，果然外邊穆律師韓索兩人一同走了進來。裏邊許多人連忙一齊看他們的臉色，只見他仍然嚴嚴正正，眼光閃爍，約摸和平，時一般，但總有些兒憂鬱的氣色。大家一看，已知道賀士倫伸訴的話沒有益處。又是倪茜霞先開口道：『穆克蘭先生，賀士倫可能救助麼？』穆律師最爲夫望的聲氣答道：『是啊，實在有些爲難。賀夫人本來坐著，儘管歎氣，及至聽了這話，幾乎哭了出來。』也問道：『怎麼說我的兒子不能救助麼？』究竟可說什麼話來。穆律師一想，賀士倫所說的話，須不能輕易對人告知。況且倪茜霞在前，更是不便。因此含糊糊糊對著倪友嘉道：『於婦女們略有忌諱，不便。』這話一經出口，倪茜霞的兩位姨母早已覺著，喚過倪茜霞和賀夫人一

同悄悄地退入裏間屋裏。這裏穆律師纔坐下椅子。對著倪友嘉開言道。總而言之。賀士倫伸訴的話。實在難以肩擔辦理。據他所說。他和克伯爵夫人兩下私通。目下感情不好。意欲分拆。因此與令孫女茜霞結婚。誰知被克夫人聞知。竟要破壞妨礙這件事。使他兩人不得好好完姻成禮。卻先將從前寄與賀士倫的書信。以及別的證據。一概收回。燒燬無痕。又自己放火。焚燒邸居。用槍兩次狙擊伯爵。倪友嘉老人聽說。賀士倫說這樣話。不覺十分憤怒。說道。那全然是虛誣。四處聞名的正直貞節夫人。能做那樣歹事麼。穆律師道。我也這樣想。但賀士倫當真如此說。旁坐的萬律師。雖也聽見。但他從京城而來。素來不知克夫人的聲名品行。因此於這件事。倒也不以為奇。儘著側耳靜聽。意中不知怎樣的主見。惟有醫生關登。好似自鳴得意。陡然跳起身來道。嗜兩位意見。想是錯了道兒。我於這件案子。起初就猜到賀士倫和克夫人。其中必有可疑。雖則克夫人聲名物望甚高。但愛戀之情。不論品位高低。也不拘人物上下。任是怎樣有聲名的人。也不能保絲毫沒有這事。常言道。得好草木。

尙且有情人類。那能漠然不動。大凡不經感觸。不發愛情。便罷。若是一經感觸。任你聖賢豪傑。也不能跳出圈兒。抽身局外。這就是天地生人。至情發現的地方。譬如陡然來了一箇人。說克夫人品行卑污。連那些輿僮馬夫流氓乞丐。也要愛戀。兩下通情。那話實是奇怪。不近情理。斷沒有人相信。若說愛戀賀士倫。可不是什麼稀罕的事。也在情理之中。令孫女倪茜霞。不是愛著賀士倫麼。那樣有名譽的克夫人。愛戀那樣有名譽的賀士倫。真是戶對門。當好一對兒。可憐兒女諸君。仔細一想。也不該道他事出意外。情節離奇了。這箇不光是我一人。萬律師早先暗地疑惑。著那天已對我問道。賀士倫莫有什麼婦女們來往麼。我那時本要說出他和克夫人有些可怪的話。只因不能知道仔細。卻含糊著回答過去。況且萬律師問我。之前已向韓索傳訊。又向沈岱士巡長探查。更天天夜間到各處會館會社大衆聚集之處。明查暗訪。打聽賀士倫形跡。和克夫人平日行爲。我眼見耳聞。可以作證。咳。我簡直就是見證。還不但這般咧。花拜村火燒那一晚。葛判官勘問郭古流之時。起先郭古流儘著

不言。後來克夫人向他暗遞眼色。又催促他說話。郭古流果然開口說得齒爽唇清。那就是第一件怪事。我料克夫人援助郭古流。替他安排醫治。斷不是什麼憐憫。慈悲。原來預先收服使用郭古流。教唆於他。使他遇有事變。怎樣出首。怎樣供詞。暗地做箇見證。只看郭古流供說。放火人是賀家老爺之時。夫人眼中卻隱隱現出一種可怕的怨恨。顏色怨恨之中。又帶著歡喜形容。那時在場的人。箇箇迷迷惑惑。猶如夢中。誰知我却十二分留意在克夫人身上。儉著瞧他神色。及至見他那種模樣。實在覺著有點詫異。自此以後。我更加用心察看。他那可怪的形跡。更有許多敗露出來。第一層夫人說。當晚身在內房守看他次女的病。全然是假他次女。不過略略受些風寒。那有什麼利害重症。要通宵一步不離的看護。那前幾天他原是夜夜在次女身旁。你道爲何原來起意謀殺丈夫。罣礙著丟放不下。因此通夜無眠。借託看守爲名。獨自一箇細細的籌思畫策。及至和賀士倫相會。焚燒書信之後。隨卽取了槍銃。繞道伯爵臥房外面天井裏。放一把火。將伯爵引誘出來。撇面對他轟擊。我這

話可也。有一箇證據。一面說。一面向座中幾人看了一周。又道。若是克夫人。夜夜自己看守。果然是愛護女兒。火起時候。第一該將孩子救出。呀。吓。夫人不是說忘了。孩子反由郭古流救抱出來。麼。這樣看來。夫人槍擊伯爵之後。意欲回到女兒臥房。不料那時煙焰騰空。瀾漫四處。已不能進去。進退兩難。只得又出外邊。重向伯爵屍身傍邊走過。或是面子上裝做扶救伯爵。其實要看他究竟死也沒死。也未可知。大凡婦女們常情。生育兒女之後。那掛念兒女的心。比掛念丈夫。還要加上一倍。斷無災禍臨頭。趕救丈夫。反把日夜看護的兒女忘懷之理。我於夫人這箇情節。第一要疑惑於他。第二天我往克伯爵家。遇見夫人之時。益發處處留意。且又特地向他盤問。我既已生疑。自然格外問得緊。又目不轉睛的看著夫人。面目嚴聲厲色。說道。夫人昨兒晚間。郭古流供說親眼瞧見賀士倫夫人聽了那話。可沒有什麼奇怪麼。你道郭古流是什麼心思。夫人被我一問。陡然非常慌亂。幾乎噎住了。氣答不出話來。好一會。咽下一口唾沫。答道。他雖則癡呆。却也常有清醒復原的時候。那說話聲。



氣。很。爲。曖。昧。含。糊。不。能。直。截。爽。利。我。跟。著。又。問。郭。古。流。爲。什。麼。只。有。夫。人。的。話。聽。得。分。明。夫。人。益。發。窘。急。狼。狽。答。道。想。是。他。天。良。不。泯。猶。如。貓。犬。一。樣。不。能。忘。了。飼。養。他。的。主。兒。啊。諸。君。聽。了。夫。人。閃。爍。支。離。的。話。你。道。不。是。大。大。可。怪。的。事。麼。我。想。郭。古。流。定。然。做。了。夫。人。的。走。狗。聽。他。教。唆。使。喚。不。論。如。何。此。案。犯。罪。情。由。那。斷。必。然。眼。見。澈。底。知。道。只。須。把。郭。古。流。不。是。癡。呆。的。證。據。搜。尋。出。來。使。他。開。口。將。藏。在。心。裏。的。隱。事。原。原。本。本。的。供。認。賀。士。倫。自。然。可。以。得。救。可。恨。裁。判。官。派。來。許。多。醫。生。預。先。囑。咐。都。故。意。裝。做。不。能。看。破。郭。古。流。奸。心。又。特。地。將。我。調。開。不。得。診。治。真。是。沒。法。關。醫。生。連。連。篇。篇。說。了。這。一。大。片。雖。則。不。知。是。真。是。假。但。聽。來。很。有。情。理。倪。友。嘉。不。覺。甚。爲。感。觸。起。來。說。道。果。然。聽。先。生。這。話。賀。士。倫。伸。訴。或。是。真。情。也。未。可。知。不。料。穆。律。師。依。然。不。動。聲。色。却。道。雖。則。恁。地。但。五。年。以。來。來。往。私。通。總。不。該。一。些。證。據。也。沒。有。關。醫。生。道。嚶。那。可。錯。了。真。能。用。心。精。細。的。婦。女。決。不。肯。做。那。莽。撞。疏。忽。的。事。留。些。證。據。痕。跡。下。來。萬。律。師。也。插。嘴。道。是。啊。自。然。把。證。據。消。滅。淨。盡。纔。沒。後。患。克。夫。人。若。不。預。先。用。

心防備穩妥可也不敢做那樣大膽的事。他將證據消滅淨盡。如今還有人猜疑著他。咧。穆律師那時板起嚴嚴正正的面目道。啊。咧。列位直說那樣虛無縹緲之談。總是無益論理。須先將律師爭辯的方法思量穩妥。纔能下手。即使當賀士倫伸訴的話。是真試問到得裁判衙門。就此能夠爭辯脫罪嗎。爭辯那樣毫無證據的事。判官能夠信他是實嗎。大家被這一駁。一句話也不能答言。惟有呆睜兩眼。面面相覷。穆律師又道。若到判斷之時。必須在色培邱本地選出十二位陪審官。凡是本地的人。那一箇不欽慕克夫人名譽的。又那一箇不當賀士倫是真正罪人的。賀士倫到十二位陪審官面前。突然說我是克伯爵夫人的情夫。陪審官權且不消說得。只說滿場聽審的人。誰不要登時憤怒。聲口口唾罵賀士倫。捏造誣言呢。即使堂上官員喝阻大衆。嘈囂回頭向賀士倫要索證據觀看。那時賀士倫又道。證據怎樣。怎樣一概消滅了。試問這話誰人能當是真。任是素來瞧著賀士倫可憐。可憫的那些人。也要翻過來。斥辱他品行卑陋。著啊。恁地時。可知賀士倫任是無罪。遭冤也不能平。

空救助。咧。再說俺律師在旁沒別的說。惟有請堂上傳克夫人到堂和賀士倫對質。但准不准還是難言。即使果然請准哈哈可也。絲毫沒有益處。且說堂上准許傳人。隨發出傳喚克夫人的牌票。夫人却早已準備安心等待。肚子裏滿裝著一套話。駁倒賀士倫的勇氣。外面臉色雪白。貼青。說是連夜守護丈夫的傷病。通宵不得安眠。身上穿了純黑衣服。舒舒徐徐上了法堂。場上人只看他那樣可憐的面貌。悽慘的形容。滿肚憐惜心腸。先自一股腦兒撲在克夫人身上。相形之下。賀士倫那樣可憎。衆人厭惡他也來不及。當下克夫人靜悄悄地屹立。裁判官案前。判官先對他說明傳案的緣由。他必然做出突然不知其故的模樣。回問判官什麼道理。判官又對他說賀士倫怎樣控訴的話。他聽了必然驚駭。一時不言不語。儘著發歎。一會鎮定心神。必然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憤怒之餘。發出嬌鶯瀝瀝悲哀的聲氣。訴道。判官閣下。這人意欲謀殺我的丈夫。還自不能快意。如今又連我的聲名也要污衊起來。真是存心險很。設計巧詐。我是有丈夫的命。婦有兒女的良家。無端被傳到法堂。若是回

答。那。樣。污。穢。的。讒。言。對。著。我。命。在。旦。夕。將。要。臨。終。的。丈。夫。也。沒。臉。面。見。他。的。面。判。官。閣。下。我。不。能。向。那。樣。可。怕。的。奸。人。回。答。言。語。只。憑。堂。上。照。理。判。斷。就。是。了。克。夫。人。話。不。須。多。只。這。寥寥。幾。句。請。問。賀。士。倫。又。怎。樣。應。付。倪。友。嘉。聽。了。禁。不。住。流。下。淚。來。道。啊。呀。恁。地。時。賀。士。倫。斷。然。不。能。援。救。請。教。還。有。什。麼。方。法。呢。穆。律。師。道。因。此。上。賀。士。倫。的。話。不。論。是。虛。是。實。我。總。不。能。上。堂。爭。辯。一。面。說。一。面。又。對。萬。律。師。道。老。兄。說。是。相。信。賀。士。倫。無。罪。可。有。別。的。爭。辯。方。法。麼。萬。律。師。迷。惑。著。用。手。搔。著。頭。皮。遲。疑。答。道。嗜。我。也。沒。有。別。的。方。法。穆。律。師。道。沒。有。麼。倒。還。罷。了。倘。有。一。天。即。使。找。到。夫。人。謀。殺。丈。夫。的。證。據。賀。士。倫。可。也。不。能。置。身。事。外。必。然。落。箇。知。情。同。謀。辦。他。通。同。作。惡。的。罪。名。這。兩。句。尤。爲。可。怕。的。話。說。得。倪。友。嘉。哭。泣。之。餘。更。加。上。滿。身。發。抖。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 第二十一回

崢嶸頭角忽建奇謀

鼓厲精神再拚死戰

話說倪友嘉聽穆律師越發說出怕人話來。驚嚇到了極處。嗚咽道。賀士倫竟不能

設法援救麼。如此小孫倪茜霞怎樣是好。賀士倫果然照此辦罪。倪茜霞定然哭死撞死。這箇穆克蘭先生切莫恁地說。必須設法援救賀士倫。不但小孫感激。老夫也永遠不忘。一面說。一面過去牽住穆律師衣袖不放。那模樣非常悲切可憐。關醫生在旁見了。也自不忍。搭著穆律師肩膀說道。這箇穆克蘭君。你的高談雄辯。在色培邱享著莫大的聲名。你若不接受這起案子。別的人自然越發無計可施。這箇著啊。越是難辦。案件越要奮起精神。竭力去辦……旁邊人儘著懇求勸說。穆律師却只低頭默然不語。好一會道。嚶不是我自已十分相信的公事。須不能爭辯。心裏既十分憂危。任有什麼話。一句也說不出口。總是枉然。這起案子。若要爭辯。惟有懇求萬律師。說到這裏。想了一會。又對萬律師道。因爲我實是不能爭辯。不得不將此事讓給老兄。原來大凡做律師的。要想出名。最好是他人辦不了。當不起的案件。退讓下來。前去擔承。出頭辦理。能够出奇制勝。大立奇功。如今色培邱第一等有名律師穆克蘭。已將賀士倫案件推辭。不管萬律師若能接受下來。得箇妙策。挫折判官。感動

陪審用著全身才能心力救出賀士倫。萬律師爭辯聲名自然騰騰轟起。博個平地一聲雷。況且此事乃是第一等珍貴的奇案疑獄。犯在貴族身上。巴黎新聞紙那一家不揭載。法蘭西全國人民那一個不留心。萬律師看是年輕歷淺之人。他要想力博前程。自不能不拋棄生平之力。盼望接受這案件。好去辦理。但他年紀雖輕。却不是浮躁冒失的人。因此雖有此心。却仍不敢輕易允許。見穆律師推讓。答道。噯。穆克蘭君。你屏絕賀士倫。推辭這起案件。世間平常的人。不消說得連承審官員。定然越發疑心。賀士倫犯罪。是真。他想穆律師正直爲心。不肯辦這起案件。可見已是鐵案如山。再也無可爭辯。承審官員恁地想時。咱們任是如何設法。總也無益。因此你必須仍舊承認下來。背地裏我情願聽你指揮幫助辦理。萬律師說了這話。關醫生也插嘴道。穆先生。如果辭絕。這事越發不行。穆先生。斷然不能將這話張揚出去。萬律師所說他暗地助力。面子上依然是穆先生出面出名。乃是最好的辦法。穆律師見衆人如此勸說。知道不能再辭。却慢吞吞的開口道。噯。可知我素來對著倪賀兩家。

受過許多恩惠。這會兒推辭原非本意。若是萬兄有好好的方法機謀。我自然情願由我出名和萬兄商量做個對手。但則萬藹兄可有爭辯的計策麼。原來萬律師自從來到色培邱。他因為案情難辦。不敢軒然露頭角。總是委委蛇蛇的。衆人也見他不過是個平常的律師。並無優勝常流的所在。如今萬律師見這事辦理之權已實在到他手裏。不覺登時滿面露出爽快形容。眼睛裏閃爍有光。現出十二分精神。智慧含笑著立起來。那模樣和先前全然像是兩人。他先向一座四下裏看望一周。隨發出響亮清脆的聲氣。說道：「我的意見第一不能不先和賀士倫見面。一回向他查問幾樣事情。纔能安然心定。但大概辦事的計畫已預備下來。還要向列位領教。列位都是知道。我起初就信賀士倫無罪受冤。因此任是碎骨粉身。也要想替他抗辯。賀士倫既受白璧般倪茜霞的愛戀。怎地能犯那樣卑污罪名。我却道賀士倫所說的話句句是真。這以後擬先搜探其間的憑證。他說一切證據概行消滅。那可是他鬧錯了道兒。斷然不致消滅淨盡。一經細細查訪。必有證據出來。雖則克洛圖

夫人奸狡逾常。心思精細。但凡局中人。越是用。心。越。是。被。人。注。目。越。是。隱。避。越。是。惹。人。猜。疑。局中人。雖。不。看。見。世。上。局。外。人。局。外。人。却。看。見。局。中。人。若。我。接。受。這。案。件。到。手。定。然。立。意。設。想。和。判。官。反。對。之。法。幸。而。倪。賀。兩。家。世。間。人。都。是。十。分。欽。服。尊。敬。所。以。色。培。邱。不。論。誰。人。總。願。幫。助。那。賀。士。倫。購。買。莊。屋。的。巴。西。街。任。是。怎。樣。荒。僻。寂。寥。也。還。不。是。什。麼。深。山。大。壑。之。內。總。須。有。鄰。近。村。民。居。住。若。到。那。裏。將。本。地。左。近。人。民。一。個。一。個。的。一。些。不。漏。查。訪。起。來。定。然。有。人。瞧。見。克。夫。人。走。入。莊。子。裏。去。的。即。使。不。知。道。克。夫。人。但。只。對。他。說。是。怎。樣。丰。姿。怎。樣。服。色。怎。樣。戴。著。面。網。的。貴。夫。人。自。該。有。人。看。見。知。道。一。經。找。到。那。樣。一。個。人。可。就。是。第。一。個。難。以。遁。逃。的。見。證。其。次。再。託。付。英。國。警。察。查。探。那。英。國。人。馬。士。德。行。蹤。他。任。是。去。得。怎。樣。遠。只。要。是。住。在。南。半。球。用。那。海。底。電。線。一。禮。拜。之。內。就。能。問。答。得。詳。詳。細。細。又。一。面。派。出。偵。探。上海叫探那。莊。子。上。雇。用。的。女。僕。賀。士。倫。雖。說。那。女。僕。不。曾。見。過。克。夫。人。可。也。斷。無。此。理。凡。是。做。女。僕。的。最。喜。探。知。主。人。家。事。若。主。人。家。有。祕。密。隱。事。他。們。任。是。穿。門。鑿。壁。也。要。目。見。耳。



聞知道仔細纔能安心快意。因此上其中又必有人可做個完全的證人。啊不但這般我更要將出入過莊子的人盡力四處訪查盤問。那些木匠泥水匠磚瓦匠各種工人不必說了。連那酒飯館送飯的以及檢拾紙屑

一種賤業專在街路上拾那紙屑碎屑賣與製造公司得錢

爲生咱們的中國是乞巧做的

等小販賤人也一個不能放過。難道也全不見不成。其次又帶連

好手偵探來到此地訪查。葛判官查得的那些證據。恁地時葛判官的錯誤也自能辨別分明。更依著關先生的話囑他設法使郭古流好好開口將隱情直說。巴黎有種偵探專以勘破癡愚人的心腸爲務。偵探到後命他裝做患病平人也入醫院和郭古流同住入一間屋裏料想一禮拜之內定能賺他開口。總之我凡是人力做得到的不拘什麼艱苦也要備嘗備嘗以圖救出賀士倫。我想謀救無罪之人不該有辦不到的事啊。萬律師說出這一篇口如懸河的深謀妙策。座中的人這纔知道他的本領才幹猶如佛教中所說地獄裏遇見我佛降臨一般。關醫生先自撲的跳起身來大聲喊道實是好大一場大演說快人快人。穆律師也緩緩地稱贊道好老兄

計策委實叫人欽佩安心。萬律師答道：「說那裏話。我雖有計策，未必就能有用。若不借先生大力，可……」穆律師接口道：「老兄既定下這些主見，還有什麼顧慮。我自然格外盡力。當下就此商量停妥。座中人纔照常安穩。定了好幾百個心。但只還有掛念的一條，便是這件事該通知倪茜霞啊。還是不通知他。還是瞞過真情，且說假話呢。倪茜霞一心一意戀著賀士倫。倘然知道他是克夫人的情夫，不知怎樣或是鬧出什麼事來也未可知。於是大家重又商議了半天。未了，依舊定計將此事暫且隱瞞，不對他直說。商議既妥，隨即各各告辭。惟有萬穆兩位律師，此後依然商量爭辯下手的方法，並預備對付葛判官交來承審查勘的案卷信札之類，不必細表。且說律師萬藹忽然定下上堂爭辯的計策。連那性質固執的穆克蘭也自佩服不置。別的人更是不消說得。到得第二天早晨，萬律師因為查問幾件事情，先要和賀士倫相見。隨約同穆律師到了監獄門首。先遇禁卒福狼根。將本律師得葛判官允許，特進牢房的話對他說了。福狼根臉色很不好看，著急道：「賀少爺險些兒壞事，若不趕早

知道攔救。他已爲了失望。自盡亡身了。穆律師道。怎麼自盡。果然失望之餘。在監牢自殺的人很多。賀士倫也那樣失望。麼福狠根道。簡直非比尋常。咧。昨兒貴律師出牢之後。我往裏邊查看一週。只見賀少爺跌仆在地。和死人一樣。我那裏想到是死。道他睡著了麼。誰知是開著眼睛。淚流不止。我連忙上前搖喚。扶抱他。嘴裏說著。啊。啣。如今天神也不助我了。身子陡然矗立起來。我見沒大緊要。就走出來。約莫經過一下鐘。重又進去查看。見他竟似癲狂一樣。不住在室中亂踱。亂走。一手向著頭髮上亂抓亂搔。一面說。曖。曖。隱恨。隱恨。眼淚撲簌簌的望下掉。穆律師聽了這話。不覺替他傷心。對著萬律師道。可憐啊。我昨天駁賀士倫的話。句句是錯。因此他絕了望。呼喚天神。咳。咱們快些進去勸解他罷。說著。二人急急入牢。只見賀士倫坐在屋角。一張椅上。閉著眼睛。和熟睡一般。及至聽見他兩人脚步聲。忽地驚起。那容貌比昨兒穆律師看見之時。更加頹喪。儼然鬼魅。穆律師趕一步到他身旁。說道。賀士倫兄。今天我帶著救兵前來。要著實的辦理。切莫這樣悔恨。耽憂。昨兒是我大大的

不好。你切莫介意。賀士倫有氣無力的答道。嚶。不是你不好。乃是我自己氣忿之故。後來仔細一想。此事當真命盡運絕。再三思索。我的話終究不能爲憑。若到裁判衙門。再不能免了放火殺人的罪。任是我受冤枉。也是沒法。將來到裁判衙門受那死刑。我自己也沒甚怨恨。承你好意。種種看顧於我。只今天爲止。以後就可以不見面了。說話之間。神色反是非常沉靜。果然福狠根的話不錯。已是定下自盡必死的心。腸。穆律師看了。又道。怎麼這又不是失望的事。又不是沒有辯白的方法。怎地這樣灰了心。賀士倫道。雖則如此。但像是和親戚一般的你。也不道我說的話。是真以外。還有誰人前來救我。那時萬律師纔上前相見。道。咳。在下前來援救。是啊。我起初就執定此案。正犯在外。起初就相信閣下是清白之人。在下名叫萬藹。便是賀士倫山窮水盡。忽地的聽見這樣寬心解意的言詞。不覺眼睛一張。眉頭一豁。說道。老兄信我清白。嚶。天哪。這偌大世界上。只有一個人能慫恿地存心。我賀士倫死了。也無遺恨。咳。我這許多時。得能聽見這樣難得的話。要算老兄是開天闢地第一個人說著。

覺得很爲開懷。誰知不上一刻。早又照舊變成悲切模樣。又道老兄恁地安慰我。真是難得。但到底沒有重見天日之望。須知我說的話全無憑證。即使勉強將證據查出。人也不信。即使能信。也是我的大辱。更惹他人恥笑。總而言之。是一件萬萬不能明言的祕密隱事。與其二位老兄救助我這身敗名裂之身。還不如斷絕了爭辯。免得累贅二位大力。萬律師勤懇勸道。咳。閣下切勿灰心。將性命輕於拋擲。閣下既有父母。又有親戚朋友。況且還沒……萬律師意欲說出倪茜霞來。誰知話未說完。賀士倫臉上忽然現出怒色。道。親戚朋友要他何用。我身好好的時候。交情和弟兄一般的。葛爾賓如今也是那樣。連穆克蘭君也唾棄疏遠了我。至於我雖有父母。父親聞我下了監牢。並不見一些悲傷。他什麼正事也沒有。乃是空閒的人。却爲何故作不知。在巴黎安享太平之福。母親呢。雖聽說已到色培邱來。但自從鬆了牢一次。也不曾前來會面。我簡直是世間上沒一個親戚朋友罷了。我既被人那樣唾棄。我也只樂得唾棄自己。還有什麼後望前程。萬律師見賀士倫仍不回心轉意。又加

緊著說道。請問閣下。不是倪茜霞愛戀著你麼。倪茜霞不是大大一件緊要事麼。這兩句話纔似對症。下了一鍼。賀士倫低頭不答。好半天纔擡起來答道。咳。倪茜霞如今也只索捨去罷了。他聽見我愛戀克夫人。必然恩斷義絕。所以鬆牢之後。他絕跡也不來。萬律師道。那是閣下錯會了。倪姑娘那邊。却將克夫人的事隱瞞著。除了閣下將來親自對他說。咱們誰也不會向他告知。因此那些不了的事。勸你千萬不可胡思亂想。挫了志氣。賀士倫聽了。這話漸漸寬解了些。萬律師又接連說道。閣下任是身體上了斷頭臺。我依然替你爭辯。若是你自己自暴自棄。道是不能伸辯。情願捨命亡身。可知你的污名萬古千年終不能表白。賀士倫答道。如此怎樣纔好呢。萬律師道。設法爭辯就好。啊。要和裁判官爭鬪。和裁判官交戰。直待戰勝。方休。賀士倫道。無奈任是怎樣爭戰。沒有占勝的計策。這便如何。萬律師道。嚶。正因為沒有占勝的計策。這纔還要奮起精神。和他爭戰。啊。閣下去年出赴疆場。總該記得。若說沒有占勝的計策。就恁地不戰逃遁。而回。可能算得勇士麼。去年的兵。咱們這裏人數少。

起初就料定要敗北回來。但閣下不依然上前爭戰。麼這纔是勇士的本心。哪閣下偶然受這嫌疑。就是直到定罪。依然要指望爭回我的聲名和判官。決一大戰。要不然就不是丈夫本領。萬律師威風凜凜。氣薄雲霄。真能壯上人十分膽量。心灰意懶的賀士倫聽了也自精神一振。答道如此。我就遵你的命。就是走到盡頭路。也要和他一戰。萬律師一想此時纔把要和賀士倫見面的主意。達到不致徒然進牢。於是平心和氣將那巴西街莊屋情形。當時和克夫人密會的始末。及夫人的面容。又英人馬士德和雇那英國女僕的事。樣樣向賀士倫盤問。這纔知道馬士德還有一個兄弟。目下雖不知住在何地。但從前却在倫敦班遜會社之中。當會計帳目之職。又記起那女僕名叫荷丹。他父親在英國利物浦府城開一家水手酒店。萬律師得了這些緣由。暗想查探起來。自然格外容易。隨又問莊屋的鑰匙藏在什麼所在。又聽說從前到處莊裏的工商匠人都記在一本姓名簿上。記得交與家人韓索收存。萬律師又想我的計策已有一半成功。當即和賀穆二

人說知明天午後搭坐火車直往巴黎探訪一切約定之後就和穆律師告辭各各回家不知去了如何且聽下回演說。

## 第二十二回

法都城重資聘包探

巴西街輿論采隣家

話說萬藹穆克蘭兩個律師自從探訪賀士倫詢問情形定下下手方法萬律師一刻也不稽延搭坐第二天火車前往巴黎他本要勸賀老夫人一同回去無奈賀老夫人定要在倪家耽擱等著事情了結萬律師不能勉強只得單身而返到了第二天早起火車駛抵巴黎停車場隨雇一輛輕便馬車坐了先往賀士倫家中謁見他父親賀侯爵畧爲談些面子上的事隨又回身拜訪巴黎第一等有名偵探杜達家看官可知道偵探這一職若是使人見了容易辨認的就不能夠當這個差總以相貌平常並不異於常人乃是上乘但不論何人總往往有一種特別記號或是臉色白啊臉色黑啊脊梁低啊脊梁高啊如今這位杜達偵探他實是天生就最宜做偵探的人材製造也造不出那樣合式巧妙他臉上身上直到腳上沒有一件和常人



兩樣特別容易記認的東西。不拘五官四肢都是平平正正也不黑也不白也不高也不低也不肥也不瘦口音也不大也不小容貌也不美也不醜。若硬要替他造一本面相冊子。日本名爲人相書專記載人面貌形容的只好寫明口尋常鼻尋常頭尋常足尋常身上種種無一不尋常再也說不出一件奇特的所在。你道他人品尋常材幹也尋常麼。誰知人品既合偵探資格他身上還有許多可驚可仰的奇事奇聞。凡是法國以前著名的奇案約莫沒有一件不和他有些干涉。此人素性最喜務農。在巴黎近鄉之區買得很廣的田地。就住家於此。凡是野菜菓子等類都樣樣種植起來。自己負鋤耨耒。培料澆根。算是人生至樂。這且不表。且說萬律師特地訪他。從前也曾和他會面過一兩次。因此到得門前。毋煩通報。一直走了進去。上前廝見。寒暄數語。隨即將來意說明。並要煩他幫助探訪。起先杜達不肯應允。說我在中央警察衙門當差。不能另辦別人的事。若是私下應許。出外偵探。乃是職分不當爲之事。意欲辭拒不去。後經萬律師再四懇求。他想一則此案很爲奇異珍貴。二則知道將來酬謝的禮數非

常任是被上官革職既得了重賞這後半生也無凍餒之憂三則被萬律師口若懸河說得動心駭目末了竟自答應下來他一經答應之餘片刻也不耽擱立即換一身出門衣服和萬律師一同乘車前往巴西街到得那裏抬頭四下裏一望原來巴西街名目雖則是街却不是尋常道路另有一種景象這個所在人跡很爲稀少若不是特地有緊要事斷無來到此地的此地非常幽靜可算得巴黎的世外桃源兩旁疏疏落落的人家都造作和莊子一樣並無向著大路開張店鋪的從外面一望一式都是圈著很高的圍牆雖則是街其實乃是走在夾牆之內再復不予來往簡直人家也不見人影也不見連個人類聲音也不聞杜達見了這個情形不禁說道這個麼無益枉然這樣一個所在任是怎樣訪問可也終究不得分明一面說著一面馬車已到賀士倫莊子門前原來這莊子房號數乃是第三十二號萬杜兩人跳下馬車進一重桃源裏又是小桃源的門誰知門裏就是好幾級的階砌原來裏面房屋還在外面街道之下因此外面看來只見牆頭那知有什麼人家及至進了那

門緊接著又是一重短牆沿牆繞了好幾步路纔又見一扇門緊閉鎖萬律師是預先問了賀士倫帶著鑰匙來的隨咯噔將門開了見裏邊房屋宏敞非常劈面先看見葡萄架蜜柑園菜園水池假山等類不覺把箇杜偵探已看得眼熱喜道這裏真真雅緻怎能先得箇三日空閑給我看一個飽萬律師趁勢道喏這起案子若能辨枉伸冤弄明白了這所莊屋我敢做個保證將來定能奉送給你使你頓養天年這兩句話立刻把杜達說得如熱鍋上螞蟻一般又像似做父母的應許小孩子買糖吃一個樣好不盼望得難熬那心裏辦案的熱度陡然增上好幾倍當下先開了房屋正門從客廳廳上上了二層樓不管牆隅屋角一概踏勘檢查悲哉哀哉原來是新近修理整齊連那灰塵也不是往時舊物簡直如賀士倫所說可以作爲證據的物件消盡得絲忽無蹤杜偵探禁不住咬牙切齒道如此看來這莊子下世也不能屬我你瞧只須壁上有一處指爪之痕就好依著爪痕找出那指爪的人設法辦理纔任是怎樣也是沒法可怪竟連一根毛髮也不會遺落下來麼穆律師也是無法

杜偵探又道。果然搜尋這樣奇怪的人家。真是悶損。在法國中。恁地機密相會的。所在。可算得獨一無二。卽此可見。克夫人心思智謀。非比尋常。咱們任是搜尋。也找不出端緒。不如出去。再查別的事情。說罷。兩人回身出門。依舊上鎖。原來這巴西街人家。總數只有二十戶。內中如教習師。幼稚園。馬車行。冶鐵店。酒樓。飯舖等類。每家不過一、二間房屋。並無高樓大廈。此外都是別處富貴人家的莊屋。萬杜兩人當向所有人家。挨戶詢問。先到最近莊子。一箇教師家裏。動問那鄰居莊屋。去年有怎樣的人來住。他回答一點兒不知道。次進了幼稚園。又問道。想是住的英國人。又問姓名。不是叫馬士德麼。答道。素來不知他姓名。萬律師大爲失望。說道。可是爲難了。隨又到冶鐵店去訪問。主人也不能十分記憶分明。只說莊子上主人曾經兩、三回叫他打鍊過鑰匙。送了過去。萬杜二人又命他取出四五年前的帳簿。反復翻看。約莫有兩下多鐘。只見上面只載著主顧馬士德姓名。雖則別無端緒。但這也可算得一件有把握的東西。兩人畧爲得了些力。其次又到馬車行裏。見馬夫等人。問那莊子

裏是什麼樣人居住。不料馬夫等倒知道許多情形。萬杜二人得了無數考證。據他們回答。大概說道。三十二號莊屋住的。乃是英國人。雇坐我家馬車。有三四次。有一天夜間。天氣很爲不好。那箇英人親自來雇喚馬車。他自家却不坐。乃是一箇婦人坐的。駛到馬岱林地方。那婦人戴著濃厚的覆面網。而且那天陰雨夜裏。天昏月黑。面貌再也不能看見。只見他丰姿態度。却是很好。不比尋常。杜偵探又問那英人的年歲容貌如何。馬夫所答年歲簡直和賀士倫年紀相同。並無兩樣。萬杜二人更爲得意。自不必說。其次又到那酒館裏。那時已過了正午。先商量定妥。就在酒館用午餐。於是進了一間小屋子。揀箇座頭坐下。喚過店主人前來。照樣問他。主人回說什麼事也不知道。後來來了箇送酒菜的。年紀十八九歲的。酒保兒說是三十二號英人馬士德。他曾經見過好幾次。又馬士德使用的女僕荷丹。曾經和他談講過好些家裏的事情。杜偵探私心竊喜。又問道。所說那女僕荷丹。是怎樣一箇婦人呢。酒保答。年紀有二十四五。身體很爲肥胖。頭髮是紅顏色。最愛喝那啤酒。到得冬天。更是

少不得每晚必來沽飲一盃。有一天對著我說。現在的主人很容易伺候。一年之內來到莊子上。不過兩箇月工夫。以外雖偶然到來。也沒有什麼煩瑣的事務。至於賓客。只有一位可怪的貴夫人。潛蹤匿跡而至。此外再沒有人。貴夫人來時。我只出去付給馬車錢。別的並無大事。一年到頭。總是空閒游玩。又道我總想見貴夫人的面。怎麼著。難道沒有方法能見他麼。我就教導他說道。那是容易的事。只等那貴夫人回去之時。你暗地跟他行蹤前去。自然能覘見的話。荷丹聽了我說。後來不知到底看見沒有。杜偵探聽見這些話。更爲歡喜。附著萬律師耳朵。低言道。既是恁地。若能查出荷丹。那貴夫人必然明白。凡是女僕等人。沒有不知道主人家內情的。因此我料他定曾見過夫人的真相。萬律師答道。是啊。我也如此想。杜偵探隨又問酒保兒道。那女僕如今住在什麼所在。你可知道嗎。酒保道。軍興以前。他一直在這裏。後來告了假。不知往那裏去。不在莊子上了。杜偵探道。除此以外。沒有別人和女僕相識。來往麼。酒保道。是有的。在那二十七號人家。幫傭的一箇女僕。和荷丹簡直如姊

妹一般。常常來往。很爲親密。杜偵探聽到這裏。隨掏出兩枚小銀圓。賞給酒保。囑他將二十七號女僕。呼喚前來。酒保領命。答應著自去。不上片刻。果然帶著那女僕回來。杜偵探柔聲下氣。向他探問許多言語。起先他心裏有些詫異。沒有好好回答的話。後來杜偵探一想。他既和荷丹相好。定然也愛喝酒。隨取過一盃啤酒。給他且試。試看只見那女僕捧過盃子。開口仰首一飲而盡。誰知喝了之後。立刻見功。忽地一五一十三長兩短的直說起來。起初只不肯說。如今是刺刺不休。先前的話。比剛纔酒保所說。雖詳細些。大畧相同。到了末後。卻添上許多未聞的事情。道是。啊。荷丹他對著我。從無隱瞞。什麼事也告訴我的。那箇英人馬士德。其實不是英國。依舊是咱們法國人。那姓名也不是叫做馬士德。爲什麼呢。爲因他和不知什麼人家的夫人。有了私情。暗地相會。這纔買下那所莊屋。作爲幽期密約的歡場。那位夫人。委實長得嬌美。叫人見了生憐。自從買了莊屋。一直常時來到。直到軍興時候。這纔將莊屋讓出。回了英國。以後就沒有消息。杜偵探道。回到英國什麼所在呢。女僕道。那却不

知約莫是什麼親戚啊。長輩啊。模樣。杜偵探意欲再爲盤詰。可奈已沒別的知道事情。明知母須再問。隨也賞給他些須銀錢。著他回去。隨後又對著萬律師道。先生。雖有這些情節。可終究不能打動判官的心。但賀士倫伸訴的話。乃是真情。業已很爲明白。別的且莫論他。賀士倫在這莊子。和一位華貴的夫人。暗地相會。又那位夫人。心思精細。將性情行跡。隱瞞這兩件。已是毫無疑義。惟有那夫人。究竟是賀士倫所說的。克洛圖夫人啊。不是啊。不曾分明。但只將女僕荷丹尋找前來。自然水落石出。據方纔那女僕說話。口氣看來。荷丹不論如何。定然知道那夫人的性情根柢。斷不會錯。萬律師應道。著啊。我也是恁地想。如今別的還不打緊。第一先該找尋荷丹那人。是最要緊的事。杜偵探道。嚶。那卻有一番手段方法。我就此前去。走一遭。定下那箇計策前來。須請你在這裏。等待那麼半下鐘前後。說罷。便自一人走了出去。不知往什麼地方。萬律師也不便向他追問。因此由他自去。誰知靜心等待。過了有一點鐘。不見回來。又過一點鐘。依然不見回影。萬律師很有些不耐煩。暗想這事如何是



好。獨自一箇著急耽憂。正在不了。這纔見他慢騰騰的回來。首先請罪道。失禮得很。你待久了。但我斷不致耗費無益的時光。方纔已辦好兩件事。第一向警察長官請一箇月假。好安心辦事。第二雇了一箇老練偵探。囑他前往英國。那偵探名叫郝羅士。他的英話比英國人說得還好。又加材幹。很出尋常。定能不負所託。薪水一層每天須得五圓。若能二十天之內。帶著荷丹前來。另給五百圓獎賞。四十天以內。減爲三百圓。已和他一齊約定。你道好麼。你若道好。今晚就動身赴英。萬律師嘴裏答應著。手裏已取出二百圓鈔票。交與杜偵探。說道。喏。這是二十天的澆裹。杜偵探收下了。端起酒壺。又將餘酒斟在盃裏。一口氣吞乾。隨道。著啊。好。我和你就此分手。到克夫人母家。筮若士家中。稍微有些探訪的事。探訪之後。然後往色培邱。再和你晤面。但我往色培邱。必須改變面貌。使那裏人不致觸眼。我的意思如此。萬律師道。很好。我領會了。兩人約會既妥。杜偵探隨即自去。這裏萬律師也出了酒樓。從此巴黎要幹的事情都已辦了。當晚就搭坐火車。一直回返色培邱。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

## 第二十三回

倪少女二次入監牢

萬律師一心翻罪案

話說自從萬律師前赴巴黎之後。色培邱地方賀士倫母親賀老夫人。爲要和賀士倫見面。特地前往監牢。走一遭。那時倪茜霞也要懇求同行。賀老夫人不肯允許。暗想。若和倪茜霞同去。賀士倫和克夫人的事情。必然被他悟到。看破。益發加上無數的傷悲。因此推辭。勸他勿去。只說單身去的爲妙。誰知這一下子。陡然惹起倪茜霞疑心。他察看近來許多人對著我。總有秘密隱瞞的模樣。那必然是賀士倫身上有什麼危險情形。但不知那危險的。究竟是什麼事。恁地層層思索。莫解其故。可憐他於克夫人和賀士倫極大機密的事。無從探得根苗。末了到底猜疑。總道賀士倫必犯了難以超脫遁逃的大罪。但是他和賀士倫的愛情。終非尋常可比。雖然心懷疑慮。究竟敵不過那樣深如大海的愛情。迨疑慮到極處之時。明知賀士倫任是當真犯了罪也。決意用盡心機。益發要我謀救他的方法。因此以後獨坐深閨。不聞外事。連

他祖父倪友嘉的面也不願相見。日夜營救賀士倫。他想若是他當真犯罪。那必然是照例受刑。我要救他。惟有唆使他遁走。逃亡罷。除了這箇再沒別法。倪茜霞恁地一想。竟突地起了一腔勸賀士倫逃脫的心。待賀士倫逃脫之後。自己也隨後拋棄家鄉。追蹤而去。啊。看官哪。深鎖金閨。吹彈得破的倪茜霞。忽然起了那樣大膽的計略。究其原因。却是何故。咳。還不是爲了愛戀情分之深。麼。且說他既定下這箇主意。却先哄騙他兩位姨母。第二天借著和賀士倫見面爲名。請他們同入監獄牢屋。捏造兩句假話。故意使兩位姨母在外邊囚人見客房中等著。獨自一箇也不找人領導。竟自入了迴廊。約略還有些記憶。直往賀士倫牢房那邊走去。將欲走到。不料劈面遇見福狼根。連忙上前附耳低聲。不知說些什麼。但見福狼根屢屢點頭。會意。隨回身在前引導進去。及至賀士倫見了倪茜霞的嬌容。不覺十分歡喜。趕一步。緊緊握住倪茜霞的手。道。噢。噢。你來得正好。我自從鬆了獄以來。沒一天不盼望著你來的。今兒也望你來。明兒也望你來。一聽見門外有腳步聲。音立即起身向窗。

縫裏窺探。知你替我著急。我心萬分不安。如今已有了伸辯的方法。望你趕卽寬懷。莫再多憂。多慮纔好。倪茜霞原道。賀士倫萬無可以伸辯之方。那能相信他。這話反倒忿忿地道。你爲何要隱瞞。到這樣。難道有割捨我的心麼。你不對我說明。我怎不要著急。著啊。請你快些將真情說來。賀士倫道。嚶。斷沒有那樣事。當真已有伸辯的方法了。倪茜霞道。不是恁地。家中人箇箇瞞著我。我早已知道著。你將要受裁判定罪。賀士倫道。怎麼雖要裁判。但既有伸辯言詞。自然有釋放之望。倪茜霞道。你想釋放。若果然照例辦罪。那便如何。到得後來。悔也無及。據我意見。那危險的事。切莫再留戀。他趕快逃往外國。便罷。賀士倫聽見這意外的話。喫了一驚。問道。逃走怎地能做那樣事情。啊。把你丟在這裏。倪茜霞答道。咦。不是這般。我自必也隨後來的。昨兒我曾寫一封信與福狼根的妻子。又給他多少銀子。和他約定。想下了方法。只須揀定日期。那天晚間。福狼根開了門。讓你出去。到得外邊。有馬等候著你。騎著直到輪船埠頭。一上船。直到英國。到得英國。改換姓名。再到美國。美國地方。雖非你生長之

國却是咱們極樂世界之國。逃走罷你……哦，這纔知道倪茜霞連日不出閨門，已和福狼根辦下這箇交涉。方纔進牢，和福狼根附耳低言，也是爲此。看官大凡天下最不容易求得連千萬黃金也購不到的，就是美人的心。如今賀士倫下了牢獄，墮入大海深淵，忽聽這樣可喜的話，他的心任是鐵石，也不能不鎔化過來。當下只覺一寸柔腸，萬條情緒，真是海枯石爛地老天荒，這點情總是悠悠無盡，禁不住撲的跪倒在倪茜霞面前，抓住倪茜霞的手，那如湯如沸的熱淚，滔滔流箇不住。嗓子裏嗚咽著道：愛卿人間少有，世上難逢。我聽了這恩愛情義之言，任是立刻碎屍萬段一點兒也無怨我卑污。到這步田地，愛卿還是思戀著我。這以下所說的話，倪茜霞實是聽不分明。只道他已是允從答應，緩緩撫著他的背脊道：……如此快定下日期來。賀士倫問道：日期什麼日期？倪茜霞道：逃走的日期，原來賀士倫自經萬律師勉勵之後，他已決定主意，定要和裁判官決戰一番，定然要辯白自身，絲毫沒有犯罪。如今見倪茜霞來意如此，忽地正色道：原來如此。逃走的事萬萬不能。倪

茜霞道：怎麼說你不聽我的話不從我的心麼？賀士倫道：「噯呀！若是逃走，我好好不會犯罪的。事反叫世間人沒一箇能夠得知。倪茜霞道：現在不是說那樣話的時候。你身上萬分危險，你還不知麼？賀士倫道：「愛卿不知世情，也不能怪你，但任是逃走有罪的，依然有日受刑。可知外洋也有本國裁判官的職司，雖則官不到任，但一經有公事案件，自必照常辦理。倪茜霞道：「雖有外洋判官，也不妨事。咱們改變姓名，誰知道咱們住在那一國，難不成咱們臉上貼了招紙，任是何處被人處處認識分明麼？」賀士倫見倪茜霞決定心腸，不易挽回，又換了話頭道：「這箇麼？你聽著：逃走原是很容易的，但如今有了海底電線，逃走之後，到底不能安身。火輪船駛往美國中間，電報颺的打去，反比輪船先到。美國的警察官早帶同人馬在岸上等候。咱們一經登岸，立即被拏，捆在一堆。正如老鼠入了火袋，飛鳥進了樊籠，再也莫想遁脫。被拏之後，警察官當即護送搭船，上當天開來法國的輪船，一雙雙好好的載回本國，還有一層，即使幸得逃走，不致上岸被拏，也須有交還罪犯的條約。因此住在外國簡直

和住在本國依然相同。一分鐘時候也不能安心放膽。只看從前好些犯罪逃往外國到得後來知道不能躲閃到底情願自首投到那裏的警察衙門這還不是徒然無益麼。我勸愛卿快些把那種心腸割斷了好。倪茜霞聽他說了許多無可奈何的話。這纔知道實有爲難。惟有兩淚交流做聲不得。好一會纔忍耐著道。當真若是恁地只索不去。但你若果然受刑被罰却便如何。賀士倫道。任是枉受刑罰我自己毫不知覺。直到臨死也要爭辯。這是我的本願私心。若因無罪被殺。那是法律過枉於我。聲名仍然無傷。要知聲名比性命還要緊。哪倪茜霞到得這時纔有些後悔。起來知道自己主見錯了。隨又道。咳。原是我不是如此。我且回去再行設法。一面說著。一面意欲立起身來。賀士倫連忙阻止道。逃遁一事是萬萬不能。但若到萬不得已之時。或者不能預備一點鐘。逃出這監牢却也難說。那時該想箇什麼方法呢。倪茜霞道。你既說不能不逃。出監牢不論一點兩點鐘。我定然替你。想箇計策。但任是什麼時候也必須告知於我。賀士倫道。那箇必須看著爭辯不勝萬不得已之時。那纔

煩託……倪茜霞答道。好。兩人約定。倪茜霞隨即出牢。和同在外等候。兩位姨母回返家中。看官。你道。賀士倫所說。萬不得已之時。預備一點鐘時候。逃出監牢。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內中。又有很深細的事件。往後。自必敘明。如今。且暫擱不表。且說。萬律師自從巴黎。再回色培邱。到得倪家。當即向倪友嘉老人。醫師。關登律師。穆克蘭等。將在巴黎。和偵探杜達。同往巴西街。賀士倫莊子。查訪的事。細細述了一遍。並道。英人馬士德。就是賀士倫改變的姓名。斷然不錯。那莊子上。賀士倫果然曾和一位可怪的貴夫人私會。又因要探訪女僕荷丹。延派偵探郝羅士。前往英國的話。說罷。座中人都稱歎不置。道。杜偵探調度有方。更謝萬律師勞心勞力。就是那性情固執的穆律師也。纔知道賀士倫所說的話。全然不假。已和萬律師意見相同。當日別無話表。到得第二天。穆萬兩箇律師。一同又往牢獄。穆律師先對賀士倫道。賀士倫。如今我一點不見疑於你。實蒙萬律師辛勞。已將你伸訴的證據。樣樣動手查訪著。我這纔知道。我有了錯。今兒特地前來賠罪。賀士倫不覺甚喜。握著兩人的手道。曠。



真是難得。兩位既那樣勤勞幫助。我更安心放膽。到死也要伸辯我的冤枉。但不知動手查訪。是怎樣的事情。萬律師隨又將前事敘述一遍。末了穆律師接口道。哪賀士倫兄。萬律師辛苦下來。業已有三件事訪查明確。第一是你改用英人馬士德姓名。在巴西街購買莊屋。第二是你和一位最精細的夫人。暗地相逢。第三那位夫人。一年之間。只有一兩箇月。隱身來到莊子上。查那日月恰好和克夫人。年年往巴黎的時候相符著啊。這三條事情。已是十二分分明。我纔悟到我鬧了大錯。實是……說到這裏。萬律師又接著道。因此上。特地託付了人。前往探訪那女僕荷丹的行蹤。若能尋找到來。立刻就將克夫人鬼謀奸計。鑿破。所說夫人是賀士倫兄情婦的證據。就揭了出來。賀士倫聽了。益發歡喜之不勝。問道。那箇證據。一得。可是就毋須上得法堂。立地釋放。銷案麼。這一問。把萬穆兩人。陡然悶住。答不出來。只我的臉對著你的臉。好一會。穆律師纔說道。嚶。若道立地釋放。可就錯了。不是容易的事。萬律師也附和道。是啊。審判日期。已是很爲急迫。任是偵探手段。怎樣敏捷。怕也不能在審

判以前把荷丹就找了來。賀士倫又現出惘然之色。問道：恁地不能將審判日期改換延緩待找到荷丹再行上堂麼？萬律師答道：那可斷乎不能。賀士倫道：不能延緩却便怎處？穆律師答道：沒有法子。橫豎只得受官裁判。看官可知辯冤證據不曾獲到以前受官裁判乃是極危險的事情。賀士倫聽了自然要迷迷惑惑戰戰兢兢起來。默然想了一會似乎定下了主意。說道：既然沒法那時只能傳喚克夫人到堂和他對質。萬律師向賀穆二人臉上往復看了一回。又道：咦。證據不曾找到那能傳喚克夫人到堂？穆克蘭君起初疑心這件事情就爲什麼證據也沒有憑空說你是克夫人的情。夫任是誰人也不能取信却反加重自己身上的罪。因此上偵探雖則盡力探訪但到了審判之日若不得確實證據任是傳到克夫人也不能將夫人的事胡亂說一句含糊影響話來。賀士倫道：雖是恁地可奈除了供出夫人事情以外別的再沒有伸冤的方法。既要保護我身自不能不暴露夫人的罪。萬律師道：啊呀。暴露婦人的罪名不得證據到底無益。只能另行籌備伸辯的言詞。賀士倫道：難不成

捏造假話陳訴法堂麼萬律師點頭道是。啊。或是捏假。或是怎樣。只要能訴說就好。可知你和克夫人相識莫說旁人毫不知情簡直連耳朵也不會刮著。即使果是真情實事。既不能得有證據。依然誰也不能信從。還不如暫時捏造些偽言。將判官陪審官等迷惑著。含混過去。賀士倫道。話雖如此。那假話虛言。怎能說出口來。萬律師道。若是不能捏假。怎能含混得去。任是怎樣的犯人。沒有不捏假的。就是律師也要說假。律師遇見說了真情。不能援助的犯人。或是捏了假。倒能救助。總而言之。做裁判官的就是爭虛鬪假的仇敵。判官和檢察官說你是放火殺人的罪犯。已是第一箇說假。你斷不是放火殺人的犯人。判官說了假。只因更有假的證據。人便道他是真道。你是正犯著。啊。判官既要將假的定罪。咱們也將假的來脫罪。那也沒法爲因沒證據的真事。將被那有證據的假事戰敗。所以判官說假罪人也說假。那箇究竟是那一邊占勝呢。到底是假得好的占勝。如此看來。咱們說那沒證據的實事。不得道理。自不如捏造那有證據的假言。爲妙。賀士倫兄。你是居心正直。存一個不肯

心。但。不。捏。假。就。不。得。援。助。沒。有。法。子。哪。穆。克。蘭。君。你。道。如。何。穆。律。師。聽。了。不。覺。笑。了。兩。聲。不。知。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教供詞辯護人從權

請執照琵琶師變相

話。說。萬。律。師。教。唆。賀。士。倫。捏。造。供。詞。穆。律。師。聽。了。笑。道。是。啊。將。這。起。判。案。澈。底。看。來。原。是。假。的。和。假。的。在。那。裏。爭。戰。萬。律。師。更。爲。得。力。又。發。一。段。議。論。道。這。其。間。我。又。有。個。意。見。若。是。審。判。以。前。能。帶。了。荷。丹。前。來。那。不。必。說。老。實。將。克。夫。人。事。情。供。訴。出。來。立。地。將。這。事。翻。案。克。夫。人。變。成。此。案。的。正。犯。賀。士。倫。君。不。過。做。個。見。證。到。一。到。堂。便。罷。但。荷。丹。必。不。能。卽。日。見。面。只。得。先。和。穆。律。師。想。出。假。供。咱。們。好。好。的。上。堂。爭。辯。假。話。若。能。伸。訴。得。直。賀。兄。得。能。斷。箇。無。罪。自。是。最。好。倘。然。不。幸。咱。們。的。假。輸。與。判。官。的。假。定。了。罪。名。那。也。沒。法。只。好。不。言。不。語。安。心。受。罪。以。後。咱。們。再。一。直。去。見。克。夫。人。和。他。說。話。恁。地。時。賀。兄。任。是。被。斷。死。刑。咱。們。和。克。夫。人。交。涉。未。清。之。時。斷。不。致。就。卽。日。行。刑。必。須。暫。時。延。緩。這。其。間。荷。丹。一。到。然。後。再。出。頭。伸。訴。冤。枉。再。行。抗。拒。翻。案。那。時。

看似無罪，實是正犯的克夫人殺夫的罪，顯露分明。將賀兄的死刑移到夫人身上。如今別的須沒有良法。穆先生道：「如何？」穆律師道：「我也沒別的法子。」哪賀士倫兄，你橫豎……決定心腸，受那死刑的判斷。著啊！賀士倫聽這怕人的話，怎不要驚恐起來。當下惟有長吁短歎。穆律師又安慰道：「咳！賀士倫兄，這須不是失望的事。萬先生的口才替你爭辯，任是虛假，總是七八分可有把握得勝，而回至於受死刑的判斷，乃是防備萬一的啊！」賀士倫道：「雖是恁地說，但兩位所說爭辯的方法，我實不能放心。究竟上堂捏說怎樣供詞，請先說與我聽。」萬律師道：「你若道好，我從此就和穆律師設法想出假話來。可知我自從初到這裏，已是種種設想。那假話的大概，我已算定計議下來。如今再得穆先生大才閱歷，改定精細，自必格外穩妥。既是你要聽，我先敘述一遍。於是萬律師用出全副精神，細細揣摩，說出假供的話。你道萬律師的假供是怎樣的呢？到得裁判衙門之後，自然分明。如今且不必細表，但却須知他是處處句句以實事為根本，並非全無影響之詞，任是誰人聽了，也不當他是假。」

況且自從賀士倫出事那一晚。隱身樹林中走去一條。以後說手盆裏有炭屑等物。以及別的種種。判官都拿來指定道是賀士倫犯罪之據。萬律師就憑著這些證據。一件一件說破。翻轉過來。穆律師聽見之後也自佩服他的智謀善策。說道。你的妙計真是叫我欽佩。既然恁地巧妙。任是虛假也比那實事還要情真。誰也看不出真偽。單這箇假供已可以爭辯得勝哩。說著又對賀士倫道。好嗎。方纔你已聽見了。到得審判之時。必須照這緣由伸訴。要不然可辜負萬先生一片心腸。若將實事去說。可知證據不會到手。雖將克夫人事情供出。末了終是你這邊要輸。好麼。方纔萬先生所說的話。你也照樣背述一遍。賀士倫依舊遲疑道。果然萬先生的假供很好。但我明知那是假話。怎能說得和真實一般。我的生性素來任是說一句假也要臉。紅羞恥起來。萬先生對著判官果然能說的和真的一樣。若出在我嘴裏。可就on不能像是真的。況且到得公堂。心神慌亂。難保不將教導我的話遺忘。除了那箇。可竟沒有別的方法麼。萬律師不覺有些顏色發赤。答道。咳。賀士倫兄。雖是假話。可不是株

連拖累他人。這也毋須著急。且你這時。不己是到了性命難保的情形麼。既要防護自身。就是殺人也管不得。況且並無陷害他人。你既約定要救護。却又說不能照我方法去行。那不是出於情理之外麼。你須不是三四歲的孩童。豈有半途遺忘之理。那實是無用的耽憂。心裏想著於我性命有關。決不致忽地忘却。若果怕遺忘。我再一句一句寫了下來。你將來千回萬遍讀熟了。這還有什麼憂慮麼。賀士倫道。我若是真正犯罪。說些須假話。或者能夠脫逃。如今我自己毫不知覺。再說假話。怎能對我良心。即使目下能得濟事。萬一後來敗露。我還有什麼臉面和世上人見……

穆律師又接著問道。如此。你可是至死也不能說假伸辯麼。賀士倫道。不是恁地。若是沒有別樣脫逃之法。到得萬不得已。任是什麼假話。也能供說。但還須請兩位想箇較妥的辦法纔好。穆律師道。如今再三思索。實在是除了假供。再沒別的妥法了。賀士倫自己想了。一會說道。噯。怕不是沒有罷。我裂碎肝腸。還有一箇未了的計策。但不知好啊不好。姑且做一遭兒。再講。萬律師聽了。不解其故。問道。做一遭兒。是怎

麼……賀士倫道：非爲別事，只有煩託克夫人。萬穆兩人不覺喫驚，又同聲問道：怎麼煩託克夫人？賀士倫道：夫人雖則知道一切證據消滅淨盡，但見我禁在監牢，也斷然不能安心。若我在公堂供出從前情事，任是不能得直，可也無端損了夫人聲名。將污穢之言掛在旁人口角，他或者耽驚害怕，不願我供出也。未可知我如今寫下一封信，請兩位之中任便那一箇暗地和夫人會面，那樣聰明靈警的夫人，或是有什麼好的計策，思索出來，豈不好麼？萬律師將手向膝下拍了兩下，說道：好，我前。往。求。見。克。夫。人。雖。則。你。這。話。未。必。能。行。姑。且。去。一。遭。看。他。如。何。再。作。道。理。或。者。我。又。有。什。麼。方。法。觸。悟。出。來。也。是。難。說。著。請。快。些。將。信。寫。下。賀士倫隨將紙筆取過來，匆匆寫了一信，只見上面道：

梅姿（克夫人之名）卿鑒。今來之人，余之律師萬藹也。余已將吾二人一切機密，悉與之述明。卿苟有助予之心，則予雖死，必不以此事言於他人。梅姿乎，世界雖大，知予之無罪者，惟卿一人耳。卿既知予無罪，然則予將獲罪就殺，忍不一救耶。



梅姿乎。予之一命。今固握卿之掌。中卿其助予。卿其助予。卿當知卿之名譽。今亦惟在予之舌尖。口角耳。卿其識之。而助予毋懈焉。

萬律師受了這信。說道好儘。今天必和夫人見面說罷。隨和穆律師一同出了牢房。急急走著。剛走了不上半里路。忽見路旁有一箇乞丐。發出最惡濁的聲音。謳唱著。不明不白的蓮花落曲子。彈著一張破舊的琵琶。琵琶形似中國琵琶。但器小。見了萬律師。就挨近身旁。萬律師道。他求乞。隨打袋裏掏出一箇銅幣。佈施與他。意欲回身再走。不意那乞丐一把牽住萬律師的衣袖道。啊老爺。你不認識我的面貌麼。萬律師很爲詫異。仔細看了半天。這纔忽地吃驚道。咦。是老兄麼。你什麼時候前來這裏。乞丐道。今兒早晨六下鐘到的。早欲見你的面。至今等候著。這箇所在。須不是講話之所。今晚我暗地前往倪家的後園。九下鐘和你見面。那時你須開了右手的門。等待不可有誤。說罷。又擎起琵琶。彈唱著。不知走往那裏去了。穆律師看了甚是稀罕。問道。萬藹兄。究竟那人是什麼人。萬律師道。那是在巴黎雇到的偵探。穆律師道。哦。他是偵探。杜

達麼若是杜達我也曾會見過來委實扮得好喬裝簡直做成中國江南彈琵琶的李龜年了萬律師道他今兒來到這裏連倪家後園的位置已知道得詳細細實可算得大材能了說著兩人又走了些路程到一處十字街頭當即分了手穆律師回了己家萬律師回到倪家各各自去原來這一天裁判街門書記官馬迪龔已密地到倪家去過告訴判官已決定就要開會審公堂審判之期已是不遠的話大家聽了自此更是驚慌嚇得面如土色獨有萬律師越是因爭辯之期促迫反靜坐在一室之中用心揣想到得夜間八下鐘已過萬律師隨差人請過倪茜霞向他說知偵探杜達今晚暗來後園的話隨又借了一箇鑰匙暗自出去開了園門只見杜偵探已在那裏等待輕輕道哦今晚先生並沒別事請到巡檢長那裏要求一張彈唱琵琶師的執照交給與我我查勘許多事件知道賀士倫無罪大概已是分明原來克夫人果然是精細無倫之女但這事的證據一件也沒有惟有等待英國女僕荷丹到來和郭古流開口說話除了這兩件再沒別法如今我已設法使郭古流開口

待執照一經到手。就次第將我主意實行。至於爲什麼要那執照。目下且不告訴你。你也毋須追問。只要允諾去取。便是萬律師答應道。噢。噢。如此明天我自去向他索取。到晚間交付與你。明晚九點鐘時。仍然在這……杜偵探道。噯。明晚可來不及。今夜必須拿到。送交醫師關登。萬律師驚道。你認識關醫生麼。杜偵探道。並不認識。但必須如此辦理。纔好交給他之後。我再到他那邊受取。萬律師道。恁地時。執照面上寫誰人的姓名。杜達道。寫我的姓名。只恐怕要誤事。不如將杜達兩字。翻掉過來。寫作達杜。萬律師道。是了。我領會著。於是杜偵探乃告別而去。萬律師也關門回到屋裏。一想執照的事。還不如託付倪友嘉老人較爲妥便。隨即找見倪友嘉。說明原故。倪友嘉先要問他緣由。萬律師只說我也不知。倪友嘉知道爲了查案。只得答應下來。冒著深宵。前往沈巡檢家中。果然立時將琵琶師執照取了回來。交與萬律師。萬律師依著杜偵探所說。另行加上一封信。連夜差人送到醫院裏。快交與關登。到得第二天早晨。萬律師一想。今天麼。須得將賀士倫託付的事。照辦前去。求見克夫人。

但則心裏很爲不安。聽說克夫人是那樣狡猾機警的人。怎樣措詞纔好呢。一時沒有把握。後來忖量。只索到後隨機應變。見事而行。惟是我未曾見過。恁地沒人領導。怎能夠答應。立即出面。只這一層。卻是爲難的事。怎樣好呢。想了好半天。道。哦。有了。關醫生常往克家去。替伯爵醫療。不如煩他一同前往。做箇介紹。打定主意。待用過早飯。穿了黑衣。戴了黑帽。整一整衣服。隨卽出了倪家。到關醫生家拜謁。誰知關醫生大早出門。不在家中。不覺焦灼起來。轉念無奈。不能不暫爲等待。隨入了客廳坐下。獨自尋思。幸喜不上多時。就回來了。見了萬律師。連忙喊道。喊萬藹兄。杜達那厮。竟是箇好事的人。昨晚你將箇不明來由的執照送交與我。我雖不知道緣由。但照你信上所說。橫豎存放著。不去理會。今兒早晨說住在裏街的一箇遠方客人有了急病。前來請我診醫。我前去一看。只見一箇琵琶師睡在那裏。四下裏看望。一週對我問道。昨晚的執照帶來麼。我想那人莫是瘋癲。並不回答。只察看他行動模樣。覺又不是瘋癲。正在可怪。琵琶師笑著又道。先生竟一點不覺著麼。保護賀士倫的事。

竟不能辦到。那箇昨晚由倪家送來的琵琶師執照快些交付與我說罷。又取一張名片出來呈遞給我。我接來一看。乃是你從前說過的偵探杜達。杜達扮成琵琶師來到色培邱。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因此當時驚詫得話也說不出來。從此就和他談講。說了許多事故。暗地約定辦法。這纔到這時候回來。萬律師聽了也驚服。杜偵探妙計。答道。那箇麼。那箇麼。但約定的是什麼事。關醫生道。這事杜達關會我不能對別人說。知連你也不能直言告訴。到了後來自然分明。如今你必須隱瞞著。不張揚出去。萬律師就也不便再問。遂將自己來意告知。要煩他領導到克伯爵家和克夫人會面。關醫生一時迷惑住了。一面搔著頭。停了一會。纔定下了主見。答道。好。我領導你去便了。但醫生和病家的交涉。乃是特別一種。和尋常人家來往不同。任是怎樣親密要好。按照醫生職業的規矩。不能無故介紹生人。惟有我却素不拘執。我黨是信用共和主義。意在救助賀士倫。果然辦到。比什麼也歡喜有趣。著啊。咱們就此起身說罷。兩人出門。望著克伯爵家門而去。不知萬關二人此去。能夠見著克夫

人不能會面之後。萬律師和克夫人又是怎樣談說。且聽下回演解。

## 第二十五回

訪命婦言間遭駁辯

詰頑童意外得真情

話說克洛圖伯爵夫人自從遭了火災之後。在色培邱租借一所空屋。和丈夫遷往居住。前文已經表過。如今且說萬律師意欲和克夫人見面。特邀同醫師關登一同前往。按照關醫生設下計策。只獨自一箇入了應接廳。客就是坐著等待。一會忽聽得輕而且細的腳步聲音。徐徐款款入來。萬律師鎮定心胸。留意看望來人模樣。見果然是一位超羣出衆的克夫人。只見他頭髮略略蓬鬆。臉色青而又冷。一望而知清瘦疲勞異常。必是爲了看守丈夫病痛之故。但他容貌果然如賀士倫所說。一些不錯。口似櫻桃。眼似秋波。卻又隱隱含著淒涼沉著的光彩。那一種嫵娜嬌麗筆也描不出來。嘴也說不上來。若不在青天白日和他相見。那裏道他是人間世上的美人。萬律師若是先見了他的容貌。丰姿後聽賀士倫伸訴的話。必然也和穆律師一樣不能相信。畢竟懷疑。如今幸虧先聽賀士倫的話。後見克夫人容貌。也是賀士倫的

造化。且說萬律師凝神用心。一見克夫人之下。早已起了敬畏之念。知道賀士倫身命益發凶危。若將那樣美人傳到法堂。任是我有幾多證據。那證據的力量。怕也抵不上夫人嬌美艷麗的力量。只看夫人一雙精靈的星眼。比千百箇證據著實還強。怎不要使堂上裁判官震動搖惑。心裏先懷上莫大的恐懼。這且按下慢表。當下克夫人進了客廳。走近萬律師身旁。發出最嬌細的聲氣。問道。先生可是賀士倫延請的律師麼。萬律師答道。在下就是。夫人道。據醫師關先生說來。不知有什麼事見教。要對我說知。萬律師道。正是。夫人道。這會兒家事很爲紛忙。特地抽空兒前來相見。萬律師一想。正好機會。略爲定一定心。又道。拜見夫人。非爲別事。先把賀士倫君的情形奉告夫人。夫人是素來知道的。賀士倫受了冤枉的罪。明天就要受斷嚴辦。真是到了悲苦可憫的地方。夫人將頭略爲搖了一搖。答道。哦。賀士倫他冤枉麼。那樣事。我實不知。我丈夫被兇手惡人暗地轟擊。如今醫治的方法。樣樣用盡。已是一禮拜。毫不見一點痊癒。萬律師道。雖是恁地。但那須不是賀士倫所爲之事。轟擊伯爵。

的並非賀士倫。夫人很爲驚詫。將一雙秋波眼鋒，緊緊睨著萬律師的臉面，說道：「此可是誰轟擊來？」萬律師那時意欲說出是夫人轟擊，一句話不知怎樣又忽的吞咽下去，改口道：「啊，夫人可知賀士倫身上實有不能明言的隱事，別的人雖說不知他既請我做律師，卻已將那隱事一概告知於我夫人，似乎不解其意，問道：『他說些什麼話來？』萬律師道：『賀士倫藏著很大的祕密隱事，若是將那隱事說明他的冤枉立地得伸真正的罪犯也立地敗露，所說那件隱事夫人知道不是賀士倫一人的隱事，爲因礙著別人的名譽，因此先和我商量妥當，暗地和夫人關會談論一番。萬律師言語之間，隱隱含著針刺，意欲激刺夫人一下。誰知夫人一點不爲所動，只使著氣，磊磊落落，道：『我是撥著忙碌前來，先生有話快些直截了當說來。』愈簡明愈好。萬律師一想，此時不將賀士倫的信遞給他看，更待何時？隨向衣袋裏掏封信來，傳了過去，一面說道：『這裏賀士倫寫下一封信，囑在下親送過來，請瞧則箇。』夫人不動聲色，接來開了封，眼光剛纔注到字，面臉上早已起了如塗如火的深紅眼睛。



裏起了血筋火焰怒不可遏。陡的立起身來。很很睨著萬律師。如叱如罵的道。這信上的言語。你可知道麼。萬律師道。是我知道的。夫人刷的用手一擺。將信丟在桌上。道。梅姿是我的小名。如今除了父母之外。再沒別人能直聲呼喚。於我賀士倫。憑著什麼敢呼喚我的小名。說得很些。簡直是野蠻無禮的舉動。萬律師見夫人一步一步直逼攏來。知道那時到了萬分危急情形。不能再讓。隨又故意放靜下來。答道。是。啊。住在巴西街莊子上時候。賀士倫直喚夫人是梅姿。夫人也直喚他賀士倫。那時事情去得不遠。夫人難道忘卻了不成。夫人驚得幾乎發抖。直聲斥道。實是無禮。實是大不敬。我是伯爵之妻。聽了也叫人羞辱。污穢。賀士倫和我內中。可是有那樣祕密事情麼。萬律師道。確是如此。況且花拜村火燒那一晚。在你家後門外邊密地和夫人相逢。手掌上的黑影污跡。乃是因焚燒他與夫人來往的情書之故。萬律師意中道。是這話。說去夫人必然無可回答。誰知夫人發出萬丈威嚴。斬釘截鐵的聲氣。道。先生果然信那污穢的言詞麼。原來他身爲貴家公子。乃是那樣卑鄙下流之人。

我。倒。想。不。到。凡。人。但。使。燒。人。的。家。殺。人。的。夫。罪。名。雖。則。難。聽。卻。還。不。致。卑。鄙。下。流。到。這。樣。賀。士。倫。他。還。要。污。蟻。良。家。婦。女。名。節。犯。那。樣。遺。臭。萬。年。的。罪。麼。他。究。爲。著。什。麼。事。恁。地。很。心。毒。計。和。我。家。結。成。那。樣。冤。讐。燒。了。克。家。房。屋。殺。了。克。家。主。人。虎。狼。的。心。還。自。不。足。連。我。白。璧。無。瑕。的。聲。名。也。要。污。蟻。捏。出。那。樣。沒。根。沒。據。的。話。言。麼。先。生。道。那。話。是。真。前。來。我。家。和。我。講。說。先。生。的。心。腸。也。委。實。可。怕。我。真。是。不。明。其。故。夫。人。旌。整。整。金。鼓。堂。堂。又。嚴。又。正。的。說。來。那。聲。音。響。亮。幾。乎。裏。邊。內。室。也。聽。見。了。萬。律。師。反。有。些。難。堪。起。來。隨。道。唉。夫。人。望。你。略。略。放。靜。些。兒。要。不。然。可。就。被。別。的。人。聽。見。夫。人。那。裏。放。在。心。裏。依。然。張。揚。著。道。被。人。聽。見。可。是。不。好。麼。我。須。不。怕。人。正。要。請。世。上。有。心。的。人。替。我。判。斷。判。斷。那。是。我。的。大。願。倘。若。我。丈。夫。克。伯。爵。似。先。前。那。樣。康。健。沒。有。疾。病。聽。了。這。話。不。能。置。之。不。理。必。然。和。賀。士。倫。見。面。向。他。問。箇。分。明。責。他。指。明。證。據。緣。由。好。好。給。咱。們。一。箇。道。理。無。奈。目。下。辦。不。到。此。我。又。是。軟。弱。女。流。可。以。託。付。的。朋。友。一。箇。也。沒。有。因。此。實。在。沒。有。力。量。將。那。樣。誣。言。申。辯。銷。滅。但。則。公。道。自。在。人。心。

我惟有將來廣訴世間聽人評論……萬律師很不耐煩說道。雖則恁地。但夫人儘可放心。賀士倫斷不和外人談講。漏洩出去。夫人道。什麼事不和外人談講。爲什麼要怕外人得知。爲什麼不能漏洩出去。先生們存著那樣卑污的主見。侮辱我軟弱女流。說不得。全然是威嚇我。但我自己毫不知覺的事。可曾怕著誰來。萬律師自從生出娘胎。從不曾受過那樣駁斥的言語。不覺臉上立刻羞了一陣。通紅。但幸虧還有涵養工夫。猶自勉強忍耐。又道。夫人請仔細想一想。莫說違心的話。賀士倫却挾著確實的證據。在手掌之中。須不是平空捏造那證據。更不能掩飾遁逃。夫人益發憤怒道。既如此。爲何不將那證據呈交裁判衙門。我須不怕什麼證據。我身上既然毫不知覺。心裏也很爲清白。拚著和那卑污下流的人博箇大戰。如今却不願再聽先生的話。若有證據。也不必忌憚。儘好呈出裁判官之前。我斷沒有後論。我也要借著判官的大力。將那黑白定箇分明。恁地時。反比什麼也要歡喜說罷。頭也不回。轉過身子。望裏間走了入去。萬律師要想阻止留住。喊道。夫人。夫人。任是嗓子喊破也。

是無益。咳。萬律師此刻猶如夢中做夢自己也迷惑著不知爲何暗想這位夫人難道不犯此罪不成。若果犯罪怎地又敢大膽發出那樣言語。怎地又能觸起那樣憤怒之心。正在狐疑想像恰好關醫生由外踱了入來問道。怎麼著。和夫人會面的主義。能够照行麼。萬律師陡然聽關醫生說話。這纔復了原氣。如夢初醒。答道。實在稀奇。實在不明白。關登君這起事情。我手裏簡直辦不下來。關醫生詫問道。爲什麼恁地失望。夫人可說了什麼意外的話麼。萬律師道。不是別的。我意欲一句話看破夫人的心腸。咳。真正意外。任是怎樣思索。總不能分明。方纔那尖利的話。你也該聽得些兒。如此。任有怎樣的證據。也是枉然。夫人若到法堂。長著那樣嬌美容顏。又發出那樣高談雄辯。你瞧著。裁判官必然不疑夫人。反要疑著證據。總而言之。一句話爲難。棘手。四箇字罷了。關醫生向他安慰道。嚶也。毋須恁地失望。如今任說什麼。也是沒法。橫豎咱們回去。再作道理罷。萬律師猛然喫驚道。噢。噢。恁地麼。我真是發昏。連把回去也忘了。於是兩人出了客廳。向外走去。到得大門那邊。不意撞見了克夫。

人的長女美紗。原來美紗今年只有八歲。旁邊一箇乳娘牽著手。不知打從什麼地方回來。關醫生見了。附著萬律師耳朶低言道。凡是兒童心裏知道的事。必然直直落落的數說出來。俺姑且問他一問看。說著美紗走近身旁。關醫生撫著他的額角道。噯。噯。姑娘兩三天兒不見。長大得多了。啊。好箇女孩子。這樣好孩兒。火起時候。自然該遇救護咧。哪。姑娘美紗聽了稱贊的話。很爲高興。跳跳舞舞。嚶嚶開口道。先生我哪。打火起以前。就醒著咧。關醫生道。那是好極了。但怎樣能醒著呢。美紗答道。那麼。麼。麼。那晚早已睡在牀上了。那時忽地。母親哪。不知出房。走往那裏去。關醫生意思想不到。聽了很爲歡喜。暗地和萬律師遞了一箇眼色。又問道。哦。原來你母親出外去以後呢。美紗道。以後哪。又回房來。我那時雖則睡著。因母親輕輕開門回來。却又驚醒了。從此哪。我在牀上張眼看。望著母親撲簌撲簌。在那裏流淚。我母親的怪脾氣。直恁愛泣。不是可笑的事。麼。關萬兩人。一想得了非常的端緒。大家心裏揣念。如此夫人的罪。已是分明。定是夫人遇見賀士倫。焚燒書信回來。益發起意。要謀殺丈

夫因此獨自在那裏流淚。他兩人一樣心思，却不曾出口。只聽關醫生又對美紗問道：「這以後你母親可又往外邊去麼？」美紗道：「嘆他倦坐在我妹妹身旁，哪一面哭泣，一面瞞著妹妹的臉面。那時哪外面園裏砰的有槍銃聲音，哪可怕咧。噫嘻，可怪。若照美紗的話說來，夫人坐在小女身旁之時，聽見槍聲，可見那槍斷不是夫人所放。轟擊伯爵的必是以外另有其人。關醫生一想，這是緊要關頭，不可疏忽。」又問道：「那箇姑娘你說假話咧。聽見槍聲之時，你母親出了外，不在你妹妹身旁罷？」美紗跳起來道：「先生不假哪。聽見槍聲之時，我母親喫了一驚，嚇得矗立起來，嘴裏還喊啊啲。這聲音是……一面說，一面身上就發了抖，索落落的抖箇不住。那時又聽得第二下槍聲，這樣哪又有撒拍撒拍響亮，好似焚燒柴的模樣。母親喊著啊啲，大變立刻急急跑往外邊去了。這一番有情有理的話，說得殺克伯爵的兇手越發不是他，妻子克夫人既不是克夫人，却是誰來？真是叫人疑悶。」關醫生依然不能放心，蹙著雙眉又道：「啊，姑娘你做夢哩。夢裏見那樣事情哩。」美紗道：「嚶，不是夢，不是夢，在旁帶

他的乳娘也插嘴道。嚶大姑娘說的當真咧。那晚我也醒著聽見槍礮聲音。不知什麼事。打窗戶裏探頭出望。又聽見第二次響聲。那時夫人開門向外邊走了出去。原來夫人意想不到。也是很爲喫驚。說不盡慌張著急模樣。美紗還接著道。當真不是夢咧。以後就是煙焰騰入房門裏來。我只喊著母親。母親啼哭不了。忽地郭古流如飛而來。一手抱一箇抱著我和妹妹。急忙出外而去。說到這裏。忽聽得裏邊有叫喚阿美阿美之聲。美紗側著耳朵。旋道。哪家裏母親呼喚咧。先生失敬失敬。說罷。依舊牽著乳娘的手。走入裏邊去。這裏萬律師和關醫生兩人。心裏非常擾亂。驚異得不可形容。蹣跚踢踏。走出門外。萬律師板起雪白的臉色。望著關醫生道。究竟是什麼緣故呢。關醫生答道。是啊。真是稀奇。叫人益發不明不白哩。萬律師道。當真料想夫人對著那樣兒童。也不該教唆他。說那樣話。關醫生道。可知夫人任是怎樣能幹。須不能教唆那七八歲的兒童。若果然教唆時。可益發危險兇狠。萬律師道。教唆雖是能辦。但孩子們斷不能學得那樣通靈。嚶。不論如何。方纔美紗說的斷然不錯。殺

克伯爵的不能說是夫人的所爲。兩人說了半天，益發迷惑得沒了擺佈。猶如半天裏，罩上多少雲霧，不得推開。他兩人一直都道是夫人所爲。如今卻都道內中有錯，不是夫人。但則此案的兇手，夫人啊，賀士倫啊，兩人之中，必居其一。如今既知道不是夫人，定然是賀士倫犯的罪。賀士倫當真是犯人麼？當下萬關兩人心裏雖則一樣懷疑，嘴裏卻不曾說出。惟有長吁短歎，感慨事情爲難。一路走著，漸漸到了關醫家中。關醫生道：「著啊，如今到了這裏，誰也不能聽見，請放心把你的意見告訴於我。」萬律師道：「實是這般人的心，真真可怕。果然不是克夫人，若是當真犯罪，任是怎樣有本領的婦女，可也不能道出。剛纔那樣大膽的言語。」關醫生道：「哼，倘然不是克夫人，你又疑著賀士倫麼？」萬律師到得這裏，一句話沒有回答，只低著頭，還自揣摸。有好一會，臉上現了很悲慘的形容，說道：「唔，論那事勢，賀士倫委實可怪，是。啊，定然是賀士倫。先前大家一直疑定夫人，所以不覺賀士倫可怪。如今看來，賀士倫實有可怪之處。任是判官，任是誰人，難道竟不能揣度到那些情節麼？」關醫生聽了，不覺詫



異問道。如此你另有什麼賀士倫可怪的形跡。緝勘出來麼。萬律師道。總是可怪。你先聽我的主意心思。不知萬律師又在賀士倫身上。勘出什麼事來。且聽下回演說。

第二十六回

出罪入罪難釋疑團

眞身幻身忽罹痲疾

話說關醫生很怪萬律師的話。連忙催他說來。萬律師一面歎氣。一面說道。仔細一想。賀士倫煞是可怪。據我想來。那晚賀士倫和克夫人見面。焚燒書信。確是眞情。據他說。那晚刮著非常的大風。又說那風恰好從賀家村吹到克家那邊。成了一箇方角。哈哈。這風可就是犯罪的原因。他兩人先自焚燒書信。紙片和柴薪被風刮起。飛舞當空。正好落在積薪之上。兩人卻不知道。一心監督燒信。燒罷。各各分手。向裏外自去。不料積薪之上的火。已漸漸燃燒蔓延起來。賀士倫正要回去。偶然回頭一看。瞥眼見了火光。心想。那是大變。回過身來。意欲撲滅。誰知火勢被風一激。越燒越廣。越燃越猛。把箇大積薪堆。全然燒著。照耀得庭園澈亮。通明。那時克伯爵聽見。怪著不知何事。特地走了出來。外邊的賀士倫見了伯爵。也是喫驚。暗想方纔的事。莫被

伯爵目覩麼恁地時須畢竟不能隱瞞躲避。我和倪茜霞的好事也被破壞不得成。婚身子又做了罪人。只落得束手被捕。一生的願望盡化成灰。種種危險景象逼上心來。也沒工夫細想。立即取下槍銃。轟擊了捨命而逃。這箇不但賀士倫。任是誰人。當著自己犯了罪。陡然被人眼死。窺破心神慌亂。立地起了歹意。謀殺眼見之人。那是常有的事。總而言之。乃是一時心血噴涌起了謀殺之心。這叫做臨時起意。故殺人命。近時很有極爲正直之人。也犯那樣罪的。倘若果然如此。那槍聲發起時候。克夫人坐在女兒身旁。何足爲怪。況且方纔聽夫人的口氣。就是夫人也料定賀士倫是罪人。這其間更有一箇證據。乃是克伯爵親口所言。火起那一晚。伯爵對葛判官回答的話。說積薪背後。見一箇男子走了出來。橫斷庭園。向田野那邊而去。如此說來。犯人不是女人。斷然是男子。不是克夫人。斷然是賀士倫。著這是情勢急迫。不得已犯的罪。所以槍管裏裝的乃是散彈。若是預先定計謀殺。斷不該用那散彈去轟那散彈。原是起先裝入的。到得臨時情急。隨手拿來使用。啊。真是爲難的事情。咧。這

一篇話說得那激烈醫生關登臉色貼青。連忙低聲阻止道。唉。這話若被人聽見。任是誰也當賀士倫是罪人啊。可怕。可怕。萬藹君這事決不可告知他人。倘若入了判官的耳風。可再也不能翻案。咧。萬律師道。自然斷不漏洩出去。但如此我這律師爭辯益發爲難。只因從前十二分相信賀士倫無罪。所以說任是捏假也還氣勇心強。如今自己既起了猜疑。實如穆克蘭所說。膽小的爭辯斷不能討好啊。咧。難咧。萬關兩人從此失了大望。只各各垂頭喪氣。煩惱不堪。約莫有十分鐘。不曾開口說話。忽地兩人一齊重又擡起頭來。眼睛對眼睛。燦燦有光。打了一箇照會。咦。原來他兩人不知又想出什麼事情。只聽關醫生先自開言道。萬藹君。萬律師應道。怎麼關醫生道。噯。方纔你說的不免過慮。雖則夫人如此。却不能斷定賀士倫是罪人。萬律師道。著啊。我如今也起了這箇心思。因爲這其中有本人犯罪。不是本人犯罪之分。關醫生連連拍手贊道。正是。正是。我也是恁地想。果然克夫人自己不能犯這罪。或是主使別人犯的也未可知。譬如克夫人借了別人的手。轟擊丈夫。也是意中之事。

萬律師道。可是咧。必是唆使郭古流。關醫生。出其不意。大聲道。你的心思。真是奇妙。和我的意見。絲毫也不差。郭古流。郭古流。郭古流。那厮不是癡愚。乃是癡頑。因被夫人唆使。就放著膽子。犯了那樣的罪。據我想來。克夫人。於那晚。和賀士倫見面之前。先自將計策定妥。然後細細教唆郭古流。命他躲閃在積薪之後。萬律師道。是啊。他的主意。早已定下。若和賀士倫說得投機。能够如願。郭古流就將槍銃卸下。若無其事。的罷了。若和賀士倫說不投機。不能如願。郭古流立即出來放火。將伯爵誘出一槍。結果他性命如此。夫人變成寡婦。好和賀士倫做那長久夫妻了。總之一切情形。都是預先佈置。所以非常周密。不易勘破。關醫生道。是。是。待到說不投機之時。夫人隨遞箇暗號。與郭古流。叫他在家裏頭等著。萬律師道。但郭古流原是先前知情。允許約定暗號。幫助他的。關醫生道。如此。賀士倫依然不是罪犯。咧。關萬兩人。這一回揣測意見相同。一點也沒差異。隨又歎息一回。但不知究竟其中還有錯誤沒有。萬律師又道。著啊。恁地時別的倒還罷了。只第一。先須設法。使郭古流說出口供。是頂

要緊的。關醫生道：「可是咧，我也左思右想，已和偵探杜達知會下了。料想杜達這會兒必快來到。正在說著，那時只聽窗外有僕人前來通報，說老爺外邊有箇憲兵帶著一箇瘋癲病人，說要送入慈善病院去。等候請見關醫生，迫不及待的傳命道：「快些傳那憲兵進來講話。」不一會，果見一箇憲兵扶著瘋人走了入來。憲兵啓道：「先生，這箇瘋人先生已是目見抱著琵琶在花園外面跌倒在地，若是沒有那張執照，早當乞丐辦理，交付巡捕。這箇他帶著這張杜達姓名執照，因此不能和乞丐一樣看待。特地扶救帶著前來。關醫生心裏暗喜，面上却故意裝出厭惡模樣，說道：「沒有法子，且將他扶睡在牀上，待他蘇醒過來再講。」蘇醒之後，就送往病院。憲兵聽了，隨即告退出去看官。這箇瘋人諒你們早已知道，就是偵探杜達爲因要和郭古流同入病院，同在一間瘋病房裏居住，預先和關醫生約定，今天早晨故意裝瘋，讓憲兵交送前來。當下杜達見憲兵已去，含笑著立起身來，整理衣裳，一面拭去口角上泡沫，又從嘴裏掏出一箇吹泡管子來，原來他嘴裏藏著一箇吹泡管子，用皂筴水吹

出白沫。簡直和瘋癲一般。實是非常巧妙。隨道：「啊啊，要想巴西街的莊屋歸我收管，委實受盡辛勞，偵探裝做瘋人，怕只有我杜達一箇咧。」關萬二人聽了，連忙向他安慰。隨後又商量好些預備佈置的方法。商量停妥，當即送他入了醫院。閉在郭古流一間病房之中。這裏萬律師也和關醫生告別，一直走往牢獄。又與賀士倫見面。隨將他們同往克家和克夫人見面的事，告訴一遍。又說夫人的話，如銅牆鐵壁，一點兒破綻也沒有。再也攻打不入的話。賀士倫聽罷，不覺勃然憤怒，罵道：「呸，無禮的夫人，很毒的夫人，他將證據銷滅淨盡，安下了心口，出那樣大言，決定心腸，益發要將我推入陷阱，噁，痛恨，痛恨，實實是淫毒婦人。」說話之間，幾乎眼睛睜裂，牙齦咬碎。好一會，纔勉強按住自己，引罪道：「嗒嗒，那原是我的不是，那樣陰險的夫人，我素來知道，還要寫那封信去，猶如我自己招認口供一般，真是我的粗心大意之過。好好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親自前往見夫人的面，大大的痛罵他一場著啊。恁地突然當面詰問，斥罵起來，看他還有何說。前來和我抵賴說著，又對萬律師道：萬藹君，你

的意見怎樣。我却不知。但我定要暗地偷出監牢。親目和克夫人見面。你道何如。這是我一生末了兒的心願。你莫監管著我。單只望你成全總之。我若和夫人見面。他斷不能將對你說的。再說與我聽。待我舌劍唇槍。挫破他的奸謀鬼計。看他怎樣。若是恁地。再不見效驗時。那是我命運當絕。從此我也斷絕妄念。只得照你吩咐的話而行。嚶。萬藹君這一件水盡山窮絕處逢生之計。你總須默地允許。我萬分感激。生死不忘。萬律師一想。賀士倫若和克夫人見面。莫要格格不入。又鬧出什麼事情來。倒反不妙。當向他安慰勸止。無奈賀士倫已如發了瘋狂。一字也不聽見。一句也不依從。萬律師不能過於抑遏。也只得答應下來。却囑付道。恁地也沒法。但我既不在場。監視你。須格外留心。相機行事。萬律師允許以後。隨即告辭回去。看官請問賀士倫身在監牢。如籠中之鳥。網裏之魚。體魄不能自由。怎能够暗地和夫人見面。怎能夠暗地偷出牢監。這豈不是叫人狐疑悶損的事麼。但則賀士倫心裏早已預防。打算定妥。到得萬不得已時候。還有親自和克夫人見面一法。如今審期已迫。左思右

想萬不能再爲耽延。只得和萬律師說明原故。求他暗助。待萬律師歸去之後。立即寫一函短信。差人送與倪茜霞。只見略略數句道。

茜霞愛卿鑒。頃有至急事件。乞立即降臨晤談。此啓。

倫拜手

倪茜霞接到來信。雖不知是什麼事。但片刻也不敢耽延。隨即如飛而往。一路不必細表。到得牢房。賀士倫慌忙著低聲說道。這箇愛卿。那天你在這裏勸我逃亡之時。我雖則不允。但却有萬一事情必不得已之時。必須暫時暗地偷出監牢。前去謀幹的話。你總該記憶不忘。倪茜霞道。是啊。我怎得忘記。賀士倫道。既如此。如今須得照辦。已經和福狼根囑咐好了。但這麼著。我出去並非就此遠颺潛逃。只須四下鐘。或是五下鐘。隨即回來。斷不……倘然今兒有什麼阻礙。不能如意行事。那箇麼。且待明兒晚上也好。倪茜霞只懷著憐愛賀士倫的心腸。那有什麼工夫去盤問究詰。就不等說完。早已允許。立即喚過福狼根前來。賀士倫向他道聲煩勞。說明明晚從黃昏到十二下鐘。暗地出外的事。福狼根似乎故意有些做難。縐著眉道。這件事情。怕



究竟不能做到罷。賀士倫道：「此刻你雖恁地說，但那天不是預先和你約定逃亡麼？福狼根道：『嚶，那箇嗎？那有能逃的機會？那有能逃的情理？黃昏時潛逃，半夜裏回來，須是難以辦到。若是一直遠颺，永遠不返，從前倒也有過。若出去三四點鐘，重又回來的，我非但不曾見過，也從沒有聽過。』倘或少爺出去之後，有人前來查問道：『賀士倫在那裏？』叫我怎樣回答呢？罪犯潛逃，就算不是禁卒故意輕縱，也是禁卒的防守不嚴，大意疏忽，不遭斥革，却待如何？少爺要逃，情願你一去不回，索性做箇逃犯，我也拚著斥革，跟著少爺再蒙你老之恩，若說暫時逃走，依舊回牢，斥革還是小事，倘然一經官司覺察，少爺託付於我，必然枉被株連拖累，辦我箇知情同謀，連我也一同下了監牢。照律科罪，賀士倫道：『據你恁地說來，可任便如何，也不能辦到麼？』福狼根道：『嚶，不是恁地說，須沒有不能辦到之理。』哪內中實有爲難的情節，福狼根兩句話說得含糊，叫人不得明白。哈哈，那不是依然脅詐刁難，敲剝錢財的鬼計麼？試問賀士倫事情那樣緊急，難道倒斤斤較量吝惜錢財起來，只見倪茜霞早已

識破福狼根的小人心。當下立即好言好語，先將別話打岔。隨後又答應給他若干幾許金銀。那話也毋須細表。當今的文明大公世界，真是意想不到。約定之後，福狼根果然顯了神通，也不知奉了上帝玉旨，也不知和倪賀兩家結著前世未了因緣，還是欠他兩家來生多少孽債，立刻變了模樣，改了氣色，換了形容，唉，且慢且慢。看官們見說書的說這件事，在文明大公世界，意想不到。豈知任是怎樣文明，任是怎樣大公，也沒甚意想不到。簡直在人人意計之中。又見說書的說福狼根顯了神通，豈知福狼根那裏有什麼神通？乃是倪茜霞的神通。倪茜霞也不能有什麼神通，乃是金銀二字的神通。這箇正合著世間常說的錢可通神一句話。哈哈……如今話不絮煩，姑置不論。且說福狼根聽得倪茜霞許他金銀之後，隨攬轉上文答道：是辦是辦得到的。目下小人是當著內禁卒的差，那看門禁卒乃是別人的職務。單怕不能過外邊那兩扇大門。既小姐們恁地吩咐，小人倒有一箇妙法，將那牆垣上磚碎泥鬆的所在鑽挖一箇穴洞，那就能隱身出去，再也沒人瞧見。明兒我將

鴨嘴鋤取來。交與少爺。你自家略用些兒氣力。就能挖破。小人再將牆上鬆薄之處。預先相勘端正。前來告稟。少爺賀士倫想了一會。似乎叱道。哼。鑽挖牆垣麼。第二天青天白日。必然被人查見。那時怎樣說法。須先教導於我。福狼根忙應道。可是咧。任說老鼠鑽破了的。也是不能。怎麼樣纔好。那又有箇方法。少爺只帶同另外一箇囚犯。一起潛逃出去。恁地時。那箇囚犯必然不肯回來。少爺回牢之後。就安安穩穩。無事。倘若官司查問。只胡亂捏說。是那箇囚犯挖掘。將一擔罪名。籠總抵賴在他身上。誰能查出根原。賀倪兩人聽了這話。暗忖。真是萬全之計。他恁地識見。老到料想。這些事也。斷不是起頭一回。兩回定然做過多次了。一面想著。一面贊道。那實是好計。但另外的囚犯。可有誰來。福狼根又故意思說。出一箇人來。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演說。

## 第二十七回

鑽穴隙聯袂脫囚牢

戴星霜隱身入爵邸

話說福狼根故意搜索。想出一箇囚犯來。答道。那箇麼。惟有祝蠻斯那廝。原是做小

工爲生。只因游手好閒。不務正業。入了青皮黨。痞棍的夥兒。屢屢闖禍。鬧事。犯了罪。禁押在這牢裏。後來適值缺了一箇禁卒名額。官長見他膂力過人。隨點派他做了看守禁卒。補那缺數。倘然少爺略爲賞給他些銀錢。他自必歡喜著。立刻逃走。賀士倫道。旣如此。我也將這事囑託於你。你須好好辦理。福狼根連連答應。見諸事商議停妥。隨卽走了出去。這裏倪茜霞對著賀士倫問道。這麼樣。你要明兒晚間出去。卻是爲何看官可知。克夫人的事情。乃是萬不能夠對倪茜霞說的祕密。此事起了多日。向來大家一概隱瞞。不敢對他直說。賀士倫若是在判官之前。被他嚴詰。自然不能不照直說明。如今將別的事講了半天。卻不防倪茜霞陡然憑空的問出這句話。來不覺臉上變了顏色。身體發起抖來。倪茜霞有些詫異。又道。嚶。你旣出監牢。卻前往何處。賀士倫顫巍巍地混說道。怎麼何處。那箇是……怎麼著。實在可恨煞人。後來自然知道待我回來之後。倪茜霞聽他這樣吞吐含糊的回答。不由得歎口氣道。咳。我知道了。任他們大衆隱瞞著我。我已澈底分明。想你定然是私往什麼婦女。

家裏賀士倫幾乎下拜。胡賴道：「這愛卿切莫說那樣沒來由的話。」這箇倪茜霞道：「嚶，我就知道了，也沒甚阻礙。你外面別有心愛的女子，你且差遣使用著我。明晚我和你一起同行。若是那個女子果然真心愛戀著你，道你情人卻爲什麼不和我一般前來援救你脫罪出去？他既知你受了冤枉無端禁錮監牢，竟不設法前來救助。那不是沒情沒義、忍心背理的女子麼？」賀士倫到得那時，已是情不能堪，無奈分辯道：「嚶，不是這般愛卿聽了便知分曉。」倪茜霞反好好的安慰他道：「嚶，那也毋須深究。我到底相信你的。你若道是不能不和他相逢，任是一度兩回三番五次也隨你見面。我斷不勉強阻止。」賀士倫一想，我被倪茜霞那樣疑心，比受那裁判官沒來由冤枉的疑心還要悲傷酸楚到百倍。如今萬不能不將細底情節對他訴明，想定主見，情不自禁一把緊緊握住倪茜霞的手，說道：「我委實罪惡深重，愛卿須先赦宥我纔……」倪茜霞道：「嚶，你說什麼赦宥的話？你的心就是我的心，你想著道好的事，我自

然也道好，斷不向你阻止說罷。這兩句立起身來，當卽出牢回去。」賀士倫著了慌，就

要挽留誰知竟來不及。只見倪茜霞身子已拐過曲廊轉瞬影兒不見。單留下賀士倫一人磨拳擦掌恨道：「天哪！我受這樣嫌疑也是爲了克梅姿那箇淫……我若得能脫罪此命不赴陰司……」哪瞧著就此陷害結果了我一面切齒咬牙一面又流下幾點英雄恨淚。這且按下不表。且說賀士倫既經和福狼根說妥約同祝蠻斯同逃。他待倪茜霞出去之後停了一會。隨即安心等著祝蠻斯到來。到得夜裏十下鐘前後祝蠻斯果然黑魃魃地躡了過來。向窗外探頭探腦。賀士倫輕輕喚他入去。對他說明晚怎樣怎樣的辦法。意欲同逃。你逃後只須遁走遠方。自必安然無事。這箇必須借你之力的話。滿擬一說成功。不料祝蠻斯聽罷一疊連連搖頭道：「噯！若是我只得求你原恕我目下正打算暫且在這裏安心守候些時。再圖機會。卻不願意逃走。又無端加上一等罪名。賀士倫出於意外吃了一驚。暗想：若不得祝蠻斯幫助。我這一番辛苦心思。依然歸於水泡。豈不是隱恨無奈。又道：「怎麼你竟願意住在這裏。麼雖是正直爲人。只可惜是獸傻的正直。祝蠻斯道：「哪你不信。只看我住在牢中一

天三餐茶飯餐餐吃飽毫沒一點兒不自由。夜裏睡的是暖牀，躺下了什麼事也沒。有常時到裏邊來查勘幾次，就得著一二錢銀子，零用錢烟也吸著，酒也喝著，除了這裏別處那裏還有這樣快樂悠閑的。所在賀士倫道：「是怎樣自由？總須不能往外邊散脚。」祝蠻斯道：「那箇麼？我須不是犯了別的什麼大罪，只是沒有職業，游手好閒，因此被拏來到，卻不能處辦什麼重刑，雖是歹行，不過在捕房禁押三箇月，或四箇月，禁押以來，我已知道悔改以後，毋須再爲害怕。如今若是密地潛逃，必然被憲兵查拏，追獲一經獲到，一發要受重刑，可知闖破監牢逃走，是加等的重罪。那時不但禁押監牢，定然帶往裁判衙門，照例審訊辦理，我須不是傻子，重去犯罪圖著什麼來？」賀士倫聽祝蠻斯說得有情有理，義正詞嚴，怎樣和他辯論，纔能使他入彀呢。不覺很爲受困，隨又說道：「這是怎麼說？憲兵難道能捉拏你麼？」祝蠻斯故意道：「瞎，可怪！任是你怎樣隱祕，憲兵何等利害，怎能逃過他們手下？再者，即使能得脫逃，我也依然沒有生路。倘然這時是春天，倒也罷了，可恨正當深秋轉眼時，屆嚴冬怎當的。」

那樣寒冷。那時流落他鄉異域。連箇小工活計也謀不到去做。賀士倫道。怎麼目下秋天正是葡萄園上緊做工的時候。像你這體力很好。任要幾多銀錢。不是也好的。積蓄起來嗎。祝蠻斯道。葡萄園的工事。你老不知。不過兩箇禮拜就罷了手。倒還罷了。單怕的是冬天雪花一飛水也成了冰凍著啊。冬令真是難過。咧。眼下在這裏又暖和。又有衣服。道不得畢竟還能擋禦嚴寒。若往外邊。任是添件衣服也須拿錢來使。像似我這樣一文俱無。怎能度日過活呢。賀士倫明知又是老道兒。開他後路道。怎麼要錢麼。若是錢我這裏任是多少。也有得。祝蠻斯道。嚶。你老雖則富有家財。我不勞力做工。須不能有錢到手。賀士倫又道。那裏的話。你若答應下來。和我一同逃走。任你要多少。我總依著給你。祝蠻斯陡聽這樣有趣的話。一半是喜。一半又是疑。臉上一霎時現出兩種顏色。却直瞧著賀士倫臉色。揣摸他是假。是真。一會兒改口低聲問道。你老當真麼。賀士倫道。自然是真的。難道是假麼。祝蠻斯道。雖是恁地。你老打這時。直到明年春天。說上五箇月。若要穀吃。穀穿穀用。按月至少也須得。



十圓銀元五箇月一五得五十圓。要不然可就濟事。賀士倫道：「哦，那箇容易，你說只要五十圓。我意思却估量給你一百圓整。哪不料一百圓三箇字把箇祝蠻斯說的眉開眼笑。幾乎喜得跳躍起來。好似天也覆不住地亦載不住。一面傻笑。一面還是狐疑不敢遽信。問道：「老爺你說著當頑兒。咧可不是當頑兒麼？」賀士倫道：「怎麼說。我和你鬧著頑兒麼？我不是空在嘴裏說。須給箇證據。你瞧說著取過旁邊一件衣服。向那袋裏掏摸出許多鈔票出來。指著向祝蠻斯道：「這箇你瞧。一百圓還不止。咧。既和你約定。就作爲證據。先給了你。祝蠻斯連忙倒身一拜。兩拜。三拜。約莫到了九拜。說不盡感激歡喜形容。謝道：「得了。這箇我這身體自然自由自在。但都是老爺賞賜的。當下將鈔票收好。賀士倫又和他關會了好些話。等明天晚上照約行事。那時已是半夜十二下鐘。祝蠻斯告退出去。到得第二天。禁卒福狼根果然避人耳目。暗地將一柄鴨嘴鋤頭負了。前來交給賀士倫。又在牆裏邊找到一處最鬆薄最容易鑽挖的所在。指示於他。又教他務須格外留意的話。一轉眼。已經是夜裏八下鐘。祝

蠻斯種種整備停當也。惹了過來，低聲道：「老爺這箇當兒，真湊巧，儘著放心大膽做去。再沒阻礙。那邊福狼根，因避嫌疑，要幹的沒有形跡。特地備下些酒菜，喚集牢裏全班禁卒人等，作箇東道，開懷暢飲。連那奉派診視囚犯的醫生也，一齊邀去。恁地辦理。咱們兩人，好儘著行事。誰也不來防範，留神可就此起身罷。」賀士倫當卽換了一身衣服。和祝蠻斯安安穩穩偷出監牢。原來那獄牆上，本有似城垣一般，半截裏造著一箇一箇小小的牆垛，都是穴洞。平時可以登高瞭望。外邊如今賀士倫鑽挖的，就揀在兩箇牆垛穴洞相間之處，略爲開大了些。剛剛一箇人能彀挨身鑽過。且說他兩人捧著鐵鋤，丁丁鑿挖。那牆壁雖是經過百年之久，但恨那磚石接縫之處，都用的塞門德土，十分堅固。任是用盡賀士倫全身氣力，也是枉然。斷乎鑿挖不開。任是挖到明天早晨，也是無益。斷乎發掘不動。幸喜祝蠻斯乃是膂力過人，素常做慣那些粗工事業。他就奮起拚命的蠻力，約莫有一下鐘的時候，只見那牆上已鑽成一箇直徑一尺有餘的大穴。恰好身子能鑽得過去。賀士倫自是喜之不勝。暗想

這件事倘若不得祝蠻斯幫忙。可總是辦不到。祝蠻斯將穴穿好。先探首往外邊瞭望。一週隨道。好箇機會。好箇所在。那外面有許多樹林。遮掩著道路。是那箇也防不到。瞧不見老爺。你老往右邊逃。我往左邊走。於是祝蠻斯先自鑽了出去。賀士倫在後。兩人颼的入了樹林叢裏。免得被人看破。賀士倫一面走著。一面對著祝蠻斯。低聲細語道。啊。難得難得。全虧你幫忙。果然如了心願。若是我有一天。得能釋放。還得好好的酬勞於你。今晚就此分手。罷說罷說。向右邊一條路上。獨自走了去。可怪祝蠻斯不知怎地。天良發現。竟有些不忍分離起來。暗想賀士倫給我這大宗銀錢。我倒平白地安安樂樂溜了。賀士倫吉凶禍福。日後還不知怎樣收梢。倘然他果然照例辦罪。不得釋放。送到斷頭臺上。延頸受刑。這今晚此時。我就和他是一朝永別。今生再不得見面了。恁地一想。心裏有些難過。覺得滿眼中。悲慘淒涼。禁不住由那熱血腔子裏。湧出幾點奸雄老淚。淌了下來。大有易水蕭蕭一去不還景象。眼巴巴望著賀士倫後影。直到不聞聲息。只落得俯仰上下。天地空空。這纔覺得單賸下他。

一箇孤身自言自語道。嗜奇啊。怪奇怪。他定下主意。前往何方。好好我。何不追蹤趕上。前去看他。怎樣著。是啊。是啊。想得端正。立即拔脚。緊緊著。追趕賀士倫而去。且說賀士倫和祝蠻斯分手之後。略略轉念。揀一條人跡稀少的街衢。將帽子望下一掩。幾乎連眼眶也遮住了。隨即急急向前趨行。那時已近九下鐘。一會兒已到克家新屋門首。彈著手指。輕輕地叩門。裏邊應聲出來一箇女僕。將門咯瞪開了。原來見是位面生客人。他還不會動問來由。賀士倫先動問道。你家夫人在家麼。女僕答道。是。女主人在家。但因主人病勢沈重。因此任是什麼來賓。一概不能接見。賀士倫道。嚶。我有非常緊急事情。萬不能不請見面。女僕道。任是怎樣緊急事情。也不能會面。賀士倫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又道。原來你不知道。我是奉著葛爾賓判官之命。特地打從裁判衙門前來。只因爲賀家村賀士倫犯罪案件。有些緊要。打聽的事。你必須傳我的話。進去通報則箇。女僕道。噢。噢。原來是打裁判衙門來的。先前我不知道。萬分失禮。求你老莫怪。這歷請進裏邊坐。說著。掉轉身。子恭恭敬敬。領著他走。賀士倫跟

隨在後。到得一處。看似一間客廳。女僕將門推開。讓賀士倫進去。說道：請在這裏少待。隨即轉身自去。賀士倫進得客廳。看一看屋中光景。只見那桌子面上四周都有黑魃火焦痕跡。椅子也有兩脚倚靠在壁上的。也有三脚勉强安設的。知是舊屋失火的時候。搶出來的東西。只因家事匆忙。還不曾另行購辦。也沒工夫修理。這間廳屋雖然寬大。但四圍全是牆壁。並無別的門戶。只有一扇半開的窗門。就是方纔進來的所在。此外再沒有另行出入之處。暗想夫人若是見了我。驀地喫驚。要想逃避。我就將身堵住那扇門。他可沒了出路。想得端正。隨閃過身體。斜籤著隱在門內右邊。屏氣攝息等著。不上一刻。只聽得囊囊地徐徐緩緩。尖而又細的步履聲。賀士倫在裏邊先自瞧見。果然是夫人親臨。玉趾不禁暗喜。夫人進廳之後。先望四圍看望一遍。似是找尋來客。却不見有人影。獨自低聲咕嚕道：啊啣不在這屋子裏麼。却在那裏說著。意欲回身出去。那時賀士倫出其不意。颼的跳了出來。那精細沉靜的克夫人也不由得大喫一嚇。恍惚定睛一看。更似魂靈兒守不住腔子。早已飛上

半天大叫一聲啊呀……竟欲朝外逃走。這箇那裏使得。賀士倫早已堵住門口。擋著去路。好似單獨一尊神茶壘。門神說道：走也不能逃也。無益。若是逃走。任你進了伯爵臥室。我也要追趕入去。夫人還是抖抖擻擻發出。又急又怕的聲音道：啊。賀士倫。你來這裏……賀士倫圓睜兩眼。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肚子都要氣破了。很很叱道：你好一箇良家命婦。狠心將我害入監牢。諒必安心快意。但終須不得了。監牢乃是收押真正犯人的所在。你自己犯了罪。只憑證據銷滅。拿穩著來。陷害我。你自己却逍遙事外。過那快活日子。那不是居心太覺很毒麼。你要逃走。萬萬不能著啊。我打定主意。鎮定心神。使定氣力。牢牢把守著。說著過去。抓住夫人。硬捺住。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那時夫人行動舉止。臉上氣色。真是淒切的難以形容。好一個嬌美豔麗的夫人。心裏不知擔著多少的驚恐。使盡全身之力。勉強道：這個實是可怪。賀士倫道：打你嘴裏親口誣我放火殺人。咄爲何……你和我結下什麼冤讐。爲什麼捏造那樣假話。夫人聽了這句。整一整精神。蹶然起來。正襟危坐。一席話。

說得驚天動地起來。不知所說如何。且聽下回演說。

第二十八回

春蠶不死猶是情長

朝露餘生可憐蛻化

話說克夫人見賀士倫說他捏造兩字。隨回駁道。假話你的事情。裁判官連那萬難知道。祕密非常的也。一概都知道了。如今若要想我替你隱瞞包庇那簡直是妄想。是癡。我早先就對你恐嚇說那些事情。若對丈夫伯爵說。知你的性命必然不保。你不知悔。改當我說的是真。想若儘著這般將來。或竟受伯爵怎樣的困苦。也是難說。不如由我先殺死了他。然後謀我自己的安樂。自然安安穩穩。心裏起了瘋病。毒念竟自到我家放火。誘出伯爵。接連轟擊兩槍。這些情形。任是秦鏡高懸。也不及我知道得明白。那箇你意欲叫我隱瞞。你還是害怕。啊。後悔。啊。發狂。呢。這件事。我要對裁判官直訴。本是不難。只因一則尊重我的聲名。二則哀憐著你貴家公子之身。至今到底不會說出我那樣憐憫於你。你不思議。感恩圖報。反冒著裁判衙門。使令夤夜闖入我家。你究竟來做什麼。這一篇針尖般。又尖。又利。慷慨淋漓的話。若不是賀士倫

當他的面早已嚇得倒退不敢近身。賀士倫卻高聲冷笑道：「好一箇梅姿，想得好一箇毒計！你道恁地說來，世上人耳目就被你一手掩盡，你便依舊置身事外，快樂洋洋麼？」賀士倫若是怕你威脅恐嚇的，扯淡話，我須不殺伯爵，先殺了你梅姿，便罷。須知那天晚間，我若很心一手殺你，一手便殺伯爵，也不是難事。如今我不和你家爲難，反倒幫助於你，待你消滅奸淫，回心轉意，那就是不怕你威脅的證據，不怕威嚇。我爲什麼要殺伯爵？我這裏不遂你的奸淫，又打散你好好的夫婦，稍有些靈性的人，誰肯幹那樣事來？你那樣淺見，拖累陷害，意欲歸罪於我，我且不怕你，我只可笑。又對你可憐。賀士倫一篇話，簡直深深刺入克夫人心肝腔子裏，又尖又快，高聲怒氣罵著，幾乎逼得克夫人走頭無路，惟有呆呆不動，沒有着實的話回答出來。却嘴裏自己念誦道：「誰曾信你那樣的話啊！一會兒改了聲氣道：『這箇賀士倫，你還說那樣詫異的話麼？殺伯爵的除了你，還有誰來？若不是你，試問誰敢殺伯爵啊？』」

啊。是誰著啊。是誰。賀士倫臉上氣得火一般熱，顏色漲得血紫，眼角幾乎睜裂，陡的



緊。緊。握。著。夫。人。的。指。尖。看。定。了。他。的。臉。上。口。中。猶。如。噴。出。煙。來。大。喝。一。聲。如。同。霹。靂。道。兀。那。淫。兇。刁。惡。的。梅。姿。啊。你。自。己。殺。了。丈。夫。故。作。不。知。嗎。自。己。殺。了。還。道。是。誰。那。是。什。麼。鬼。蜮。的。心。計。你。因。聽。見。我。和。倪。茜。霞。結。婚。心。裏。又。悔。又。恨。起。了。嫉。妬。撇。了。婦。女。家。正。道。要。阻。害。我。的。婚。姻。爲。此。自。己。謀。殺。伯。爵。的。那。天。晚。上。我。和。你。見。面。之。時。受。了。你。幾。點。眼。淚。的。欺。騙。瞧。你。無。限。悲。傷。我。倒。很。爲。憐。憫。意。欲。將。幾。句。寬。解。的。話。安。慰。你。的。心。却。歎。惜。著。爲。你。有。了。丈。夫。不。能。娶。你。爲。妻。這。也。是。真。情。實。理。誰。道。你。聽。了。道。我。的。話。是。真。說。我。若。早。知。如。此。早。已。做。了。自。由。自。在。之。身。舉。手。向。天。不。知。祈。禱。些。什。麼。混。帳。話。你。靈。心。沒。死。斷。不。遺。忘。試。問。你。說。自。由。自。在。之。身。那。是。怎。麼。講。什。麼。事。那。不。是。明。明。白。白。起。了。謀。殺。丈。夫。的。很。心。麼。這。箇。梅。姿。快。些。招。認。下。來。到。得。如。今。你。道。還。能。隱。瞞。欺。騙。麼。說。到。這。裏。又。按。著。夫。人。方。纔。說。話。照。樣。數。說。一。番。道。著。啊。殺。伯。爵。的。除。了。你。還。有。誰。來。若。不。是。你。試。問。誰。敢。殺。伯。爵。啊。著。啊。是。誰。著。啊。是。誰。原。來。克。夫。人。至。今。總。道。殺。伯。爵。的。必。是。賀。士。倫。及。至。聽。見。這。話。益。發。心。裏。迷。惑。問。道。如。此。難。道。

說不是。你麼。啊啊。賀士倫。你當真疑我嗎。你道我殺伯爵嗎。賀士倫點頭道。可不是。咧。任是自己不殺。也是教唆他人殺的。夫人臉上忽地轉了極大傷悲。幾乎魂魄也不附體。嗟歎著答道。我受那樣嫌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啊。看官難道克夫人謀殺伯爵的事。也是假的。不成。他二人心中結了疑團。那能明白。只見賀士倫疑夫人。夫人疑賀士倫。大家都是心胸裏爭戰不得頭緒。但照此看來。此案的正犯。既不是夫人。又不是賀士倫。必然以外。還有真正的罪犯啊。真正罪犯是誰呢。沒罪的人受著嫌疑。有罪的人反不分明。逍遙事外。雖說是稀奇古怪。也是大家糊塗。並不詳細。追查袖裏。且說當下他二人都懷著悶葫蘆之想頭。夫人要想探試賀士倫。賀士倫也要想探試克夫人。兩人惟有釘住眼光。你看我。我看你。好一會各自心裏轉了幾回。舵拐了幾箇灣。賀士倫想到克夫人不是罪人。克夫人也估量賀士倫不是正犯。彼此將話爭論。任到何時也說不分明。却都醒悟。知道自己猜疑錯誤。但醒悟雖則醒悟。那疑團仍在心中依舊。不知殺伯爵的是誰。因此醒悟之後的猜疑。比那不醒悟。

時的猜疑。更加爲難。棘手。克夫人已似迷了道兒一樣。和緩著說話聲氣。問道。這怎樣好呢。賀士倫那時也把先前很很憤怒的氣概。減掉許多。依然變成從前和夫人要好的模樣。答道。除了儘著到裁判衙門。直言陳訴。再沒別法。夫人又問儘著……

賀士倫道。我兩人把那自通姦相識以來。直到那晚密地相逢。焚燒書信的事。以及俺兩人別後。誰人放火。怎樣轟擊伯爵。一齊澈底供招出來。夫人不覺驚道。怎麼說。怎麼說。招認那些事麼。賀士倫又幾乎動怒道。要不然以外。招認什麼。不論怎樣。總須如此。若不儘著澈底供認。夫人也焦燥道。噯。招認那箇却是不能。你且細細想想。看我們的事情。若彼判官曉得。必道是兩人串謀。通同犯那箇罪。噲。兩人都要受刑。賀士倫道。雖是恁地。但除了殺罪。別的還有什麼不成。夫人道。噯。招認嗎。真是徒然。你不是說幫助我家麼。如今連我也要連累……賀士倫接著道。噯。你可知我的性命。繫在此處。若不連累於你。我怎能逃得性命。夫人聽了這話。忽地顏色和了好些。走近賀士倫身傍。說道。這箇賀士倫。若是繫著你的性命。我另外有箇方法。你好

好聽著。我先前說過。多回聲名。比那性命。更加緊要。爲著聲名。情願拋捨性命。還要含笑九泉。但爲著愛戀的男子。情人。任是棄了聲名。也不怨恨。是啊。捨棄聲名。彼此扶助。這箇賀士倫。你當真有扶助我的心麼。賀士倫看他模樣。雖猜不著他真心如何。却點著頭。似乎相信的意思。只聽夫人又接著道。這箇賀士倫。我的愛情依舊不變。你若果然有心。助我就和我一起潛逃。你若允許下來。我拚著拋離世間聲名。也不要了。丈夫兒女。也不管了一概。捨棄逃走罷。休噁原來克夫人心。中又回轉往日的愛情。依然和賀士倫依依不捨。反似比從前更加深厚。自己要想禁遏。也是不能。那時賀士倫。但見他首如飛蓬。髮絲歷亂。額角上似蒸似濕。嬌汗淫淫。腮邊起了兩箇圓渦。那其中藏著無數人間沒有的東西。有情有義。有癡有憨。有愁有恨。有笑有悲。有愛有憐。直覺和他三數年聚首以來。還不曾見過那樣嬌痴的顏色。美麗的丰姿。他說著幾句言語之間。不知藏著多少車載斗量的無量無邊的情苗。愛寶誰知他的心意。還沒達完。又道你這樣私出監牢。可不已是無端逃走著啊。只須你照我。

說一箇逃字我就立刻……那箇……你養下的那小女兒我想可要帶了他去麼帶著孩子究竟是嚙囉嗦兩人索性拋撇了他乾乾淨淨趕速逃走避往人不知鬼不覺的外國世間人誰能監管著來嚙兩人同心同意同室同穴一生一世……嚙賀士倫你還是害怕還是不願和我同逃麼嚙賀士倫靜靜聽著不由得魂魄下了鍋鑪猶如鋼鐵化了流水心裏焉能不動但忽地想到清淨澄潔白璧無瑕倪茜霞的愛情自然把心旌搖搖立即遏住答道據我瞧著斬殺比逃走還要強得多可厭可厭這兩句話不說猶可一經出口夫人陡然失了美麗之色變成十分憤恨的怒容駁問道既是可厭你爲什麼到我這裏來賀士倫答道意欲借你的力伸明我的冤枉避脫這起審判夫人道你莫說痴默的話你若不願和我逃走那幫助的方法就此罷休往裁判衙門訴明從前的私情好麼你雖則幫助我的聲名却已消亡原來你只要陷死我身救護自己麼嚙恁地時直是我之過我明白了陷死了我然後和倪茜霞安安穩穩結婚嚙嚙可憐可惜如今你任是說什麼我也不能幫助你

既是倪茜霞和你要好，卻爲何不設法替你救助？啊！賀士倫快些求倪茜霞救助我。乃是你的讐敵，你到裁判衙門，任是怎樣供訴，我總有保護我身，向判官辯駁的方。法一些兒也不怕。克夫人索性如嘲如諷，冷笑著說出奇妙不堪的話來。賀士倫那裏還忍耐得住，勃然大怒，意欲揮起鐵拳向夫人頭上打來。正在難解難分，忽聽得窗戶外面來了人聲，喊道：「這箇慢著你兩人，原來是拆勸阻止的話。」兩人一聽，不是別人，乃是克洛圖伯爵，聲音兩人哎喲驚叫起來。連忙探頭一望，瘦瘠不堪，面無人色的克伯爵，右手挾著手槍，左手推開門，朝兩邊看著兩人的臉色，說道：「你們所說我起初就聽得分明，我纔覺著醒悟。啊！喲！律師萬藹等人不知耗費多少辛勞，如今只落得一管手槍一粒彈子，和賀士倫的性命一齊收梢。結果克夫人呢？索地躺伏在一張椅子之上，惟有聽命由天，還是賀士倫振刷精神，挺身對著伯爵說道：「這幾年一直污辱足下的我，賀士倫也無別話，今把我的性命奉上聽憑發付。伯爵勉強笑道：『我不取你的性命，只交付裁判衙門去。賀士倫不防他說這句話，反倒』

驚嚇起來。又道：「那箇伯爵過於膽怯了。」伯爵道：「不是膽怯，劫奪人妻，連我的子女也是人的子女。我豈養著比那貓狗也不如今番放火焚燒我家，擎槍轟擊我身，不是足下。我雖知道，但像似足下那樣污穢的男子，終究沒臉再活在世上。因此快些按照法律殺了罷。」賀士倫心裏本來想著與其受那判官審斷的羞辱，還不如立刻死的強得多。這是他的願望。因又放開胸量，視死如歸，將身轉正，擋住伯爵前面，反叱罵道：「這箇兀那膽怯人，著啊！快放啊！快殺啊！」伯爵依舊不動，答道：「嚶！照法律殺的好。」足下提到裁判堂上之時，在下必然作爲證人。那時對著判官控訴，說轟擊我的，正是此人。一點不錯。又說起火時候，我逞著火光看認得很爲分明。恁地說來，我自然做成證人，你再不能逃遁。且堂上衆人見我說了那話，任有千百箇律師，也不能救助於你。伯爵一面說，一面向前進了兩步，似乎先前那種暴躁情形已寬解了些兒。誰知伯爵將近賀士倫身旁，陡然撲通一聲，跌倒在地。賀士倫嚇得魂不附體，儼如發了癲狂，趕忙奪步跑出克家，不知向那裏逃走而去。且說第二天早晨。

萬律師在倪家一間屋裏。正在早餐。忽見賀士倫僕人韓索走了入來。慌忙啟道。生意外出了大變。昨兒晚間。竟打牢裏逃了。萬律師做意道。逃了是誰。韓索道。少爺逃了啊。哪就是賀士倫少爺。萬律師聽了。喫一大驚。忍不住說道。咦。怎麼有那樣事麼。韓索道。斷然逃走了。一點不錯。今天已被外間人知道。評論得沸沸揚揚。不可收拾。倪姑娘也知道這事。憂急悲切到萬分。先生請先往倪姑娘屋裏。看是怎樣。萬律師一面驚疑。一面忙回身走到倪茜霞屋裏。只見他無限焦灼的面容。一見萬律師到來。先自問道。哪萬藹先生。賀士倫昨晚竟自逃了。萬律師道。嚶。那全然是謠言。斷沒有逃走之理。但請放心。倪茜霞道。這是怎麼說。萬律師道。是自己知道無罪的人。斷不願做那樣的事。賀士倫他問心無愧。豈肯平空逃走。反博箇遺臭萬年。倪茜霞還似不大相信。停了一會。又道。先生。昨晚賀士倫私行偷出監牢。那事你總該知道。萬律師道。是那原是知道著。但他私出監牢。並非意圖脫逃。不過暫時和克伯爵夫人會面。以外絲毫沒有別的事故。原來克夫人和賀士倫來往的事。起初原是澈底。



瞞著倪茜霞的再三不使他知道。如今萬律師一時忘了，忽然洩漏出來，把箇克伯爵夫人之名，被倪茜霞無端聽見，陡然覺著意欲赶快打岔，含混過去，已是不及。倪茜霞聽了這一句話，這纔知道這幾時大眾對他隱瞞，原來爲此。他從前揣摸賀士倫和什麼婦女有曖昧情事，果然猜得不錯，但一經知道之後，反覺不好意思，臉上襯出一層膩而又赤的顏色，薄薄地好似淺淡硃砂，叫道：「嚶，賀士倫昨晚私出監牢，原來爲了克洛圖夫人麼？」我前天聽賀士倫說話之時，早已料到外邊定有婦女界交接的事，意欲出去相逢，誰知果有其事，但則哪那有聲譽有名節的克洛圖夫人怎的竟做了賀士倫愛戀的女人？哈哈，可怪之至！我是做夢也不提防，來生也想不到說著，陡然間簌簌灑下幾點淚珠兒來，不知道怎麼難受，又加上好多的熱度。說道：「萬藹先生，恁地我如今凡事一概明白了。賀士倫定然逃脫，再不回頭的。賀士倫昨晚會見克夫人和他談講時候，夫人起了憐惜賀士倫之心，簡直和我相同。也要勸他逃走。賀士倫不依我，說却聽從克夫人的話。如今想來，我不會勸賀士倫。」

逃走之先他早已定下私心設下暗計要和克夫人一同逃走是呵克夫人定要阻礙我與賀士倫的婚姻特地起意勸他逃走的先生你道還不是如此麼說罷惟有傷心歎氣說不出難受情形萬律師只恨自己大意粗心懊悔也來不及又看著倪茜霞模樣就要勸慰也是爲難無奈說道噯姑娘斷沒有那樣事但請放心若是姑娘有什麼耽憂且待我前往監牢走一遭到底看是怎樣再來回報說罷便自走了出去不知賀士倫究竟逃往什麼地方且聽下回分說

## 第二十九回

療急病庭園驚怪象

載奇案報館佈新聞

話說萬律師出了倪家隨指著監牢而往一路上來來往往的人到處紛紛議論有的簡直說昨兒晚上在某處地方親眼看見賀士倫逃走真是說得千真萬真萬律師也沒工夫去仔細問他趕幾步跑到監牢心裏卻懸懸掛念著不知賀士倫究在牢裏沒有及至到得牢房一看只見有一箇人仰臥榻牀之上大有失望的形容兀那不是賀士倫還是誰來禁不住開口問道這箇賀士倫君怎麼著賀士倫支起重

如千鈞的身體。呆望著萬律師臉面。答道。唉。原是無益。我的屬望。簡直斷了妄想。上帝無靈。到底不能幫助。一面歎氣。一面將昨晚和克夫人見面情形。述了一遍。更將克伯爵說我刦奪他的妻子。定要復讐。扭到裁判衙門。控訴轟擊他的。就是我賀士倫。出頭做箇見證的話。也原原本本說與萬律師聽。萬律師萬分爲難。暗想。我用了偌大心神。設法爭辯。到得如今。莫非全化爲烏有麼。慌忙道。如此真正爲難了。克伯爵自己控到公堂。若照那樣訴來。任是怎樣。也沒有辯的方法了。說罷。默然想了半天。纔又抬起頭來道。但你自從出了克家。就一直回到牢裏麼。賀士倫搖頭道。我恐懼之餘。心神不能自主。猶如夢中。儘著走。不知東西南北。及至畧爲清醒。原來早已走到賀家村近邊。那條道兒。乃是生平走慣的。因此不知不覺走了去。我想旣已如此。不如索地回到賀家村莊子上。自尋了短見罷休。後來又轉念。記得那一天對著你。曾經約定到死也要爭辯。況且受了放火殺人的罪。不得伸冤。死了連我家聲名。也要污辱。永遠不能洗雪。恁地一想。纔把自殺的念頭拋棄。回了監牢。那時已是

後半夜二下鐘。萬律師稱贊賀士倫極有強健的決斷見識。說道：「著啊！你若果自  
殺。從前那一番勞苦全歸了水泡。總之不曾受公堂宣布定罪。你也毋須耽憂。若到  
緊要審判之時。克伯爵或竟因傷死了。也是難說。或是昨晚已死。更未可知。這麼那  
斷不是失望的事。」賀士倫向四面看望一周。說道：「昨晚伯爵跌倒之後。果然死了也  
未可知。我意欲得他一箇實在生死的消息。萬律師道：「是啊。伯爵若是活著。他到裁  
判衙門控訴之時。任你清白無罪。也要將你陷入罪中。因此咱們以後須想法子。不  
論他是死是活。總能抵擋辯於他。但目下卻不能不探他一探。畢竟死也沒死。說  
罷。又凝想一會。忽地連連拍手道：「哦。哦。有了。有了。這件事只索詢問醫師關登。自然  
明白。我趕速往關醫生家去一遭再來。」於是又和賀士倫密地商議。囑付幾句話。隨  
即告別出牢。向著關家而去。到得那裏。關醫生趕即出迎。搶先說道：「喊萬藹君。今兒  
打早晨起。就一直等候著你。究竟昨晚克伯爵家出了什麼事。萬律師喫了一驚道。  
奇怪。昨晚那件事。你已知道了麼。」關醫生道：「我原不知道。但却看出定有非常重大

事情萬律師問道。那是怎麼說。關醫生道。昨晚十下鐘。克家緊急。差人前來請我。我有些詫異。當問來人爲什麼事。他說這會兒主人猝然死了。萬律師又大驚道。咦。伯爵死了嗎。關醫生道。你放靜些。先聽我說。伯爵這兩三天之中。差不多已全愈了。忽然聽見死了。我怎不驚奇。連忙拔腳就去。只見伯爵跌仆在客廳之上。已是斷了氣。我替他一診。纔知他是偶然猝中氣絕。赶忙使用許多方法。將他施救過來。你瞧他家房屋不少。爲什麼跌倒在客廳上。我隨即向夫人查問道。究竟是爲何。或是有什麼賓客來家麼。克夫人被我一問。他原是不防。不覺迷惑的。了不得。惟有嘴唇翻動。再也答不出來。那時伯爵在病苦之中。沒力說話。也是儘著不答。好一會。還是伯爵勉強支撐道。我今晚因爲精神還好。意欲運動運動。暗想獨自一人。不知能行步也不能。且試試我的體力。隨即下牀出來。緩緩走到客廳。覺得精力實是不及。正在想著。不料在客廳門口一躓。跌倒在地。跌倒之後。恍惚覺得有人向我身上針灸。原來是先生給我療治。伯爵雖是恁地說。但我按他脈象。覺得十二分跳動。不比尋常。

當下再不信他的話。知道定有非常事故。惟面子上故作不知。一心一意。幹我的事。那時忽然來了一個女僕。說姑、娘、美、紗、又、得、了、急、病。特請我去診視。哪。你可知美紗就是那天見的女孩子。就是克伯爵的長女。哪。我當時暗忖。美紗的急病。莫與伯爵暈倒。有什麼關係麼。立卽飛步走到他臥房。診視下來。果然也不知受了什麼驚嚇。致成急症。我心裏一面點頭。一面想出許多言語。向美紗探問。美紗答道。先生。我今晚受了驚了。起頭裏。我和乳娘好好一同睡著。像是大門外邊。不知來了誰人。我正在揣摩是誰。忽聽得客廳上。母親不知和誰在那裏喧嘩爭鬧。隨後又聽見庭園裏。有人行走之聲。我起來推開窗戶。望外張看。哪。先生。打那煤氣路燈影裏。看見一個。換形變裝的人。哪。那變裝人。攀登園中樹木之上。向那客廳上。不知窺探什麼。我驚嚇之餘。要想關閉窗戶。誰知徧體麻木僵直。氣力全無。一點也不能動。因爲不能動。彈。又呆呆對著獸看。那變裝人。又從樹木上溜了下來。走近客廳旁邊。打窗戶外。朝裏張望。不上一刻。不知爲何。客廳上陡然起了奇怪的聲音。隨見由客廳裏飛也

似跑出一個人。想必就是先前入來的。直向大門那邊逃走了。去後，那變裝人也接著逃了。先生我眼睛裏確然見那變裝人。還記得他的模樣。美紗說著。臉色還是貼青。心裏還是亂跳。我既得了這些情節。也不再向他多問。隨將藥料配好給他。讓他喫下。但心裏決定必有非常重大的事情。獨自暗地用了心思。想出一個計策。待到將要回來。走出臥房之際。不出大門。特地出一扇便門。繞道走過客廳外邊。扳開身上錢袋的口兒。故意傾出五六枚小銀圓。倒落在地。我彎身低頭拾那銀圓。留心對著地下察看。只見那變裝人脚步形跡。明明白白的留著。又幸女僕提著燈籠。送我出來。借著他的燈。緊緊貼地驗看。因此益發看得分明。那變裝人的足跡。竟和兵勇差役們的靴印一式無二。萬律師靜心聽著這一番情節。及至聽罷。說道。哦。原來如此麼。可喜可喜。如果他自始至終。一概看見。那就是實實在在的證人。關醫生詫異道。證人那是怎麼說。奇啊。請你把那事情詳細的原由說與我聽。萬律師道。實在是這個緣故。於是將昨夜賀士倫勸誘祝蠻斯一同出獄。和克夫人會面。不料被克

伯爵撞見的話。仔細說了一遍。關醫生聽罷道。果然是件非常重大之事。但伯爵若到裁判衙門。控訴賀士倫是正犯之時。賀士倫怎能援救。萬律師道。是啊。若打伯爵嘴裏。咬定說是賀士倫。咱們任是怎樣辯駁。到底是徒然無益。這內中只有一件可望的。就是那變裝人。關醫生又問道。變裝人又是怎麼說呢。萬律師道。那箇變裝人。必是祝蠻斯。斷不錯的。關醫生想一想道。當真是咧。祝蠻斯必是詫異賀士倫形跡。跟在後邊。直到克家。萬律師道。是啊。那厮必然從頭至尾。窺見客廳上的情形。若能找出那厮。就是第一個見證。關醫生道。可是伯爵到公堂控訴賀士倫犯罪之時。咱們這裏也對判官說伯爵訴詞是假。只因怨恨賀士倫。起意誣捏陷害。若要證據。就是此人。當將祝蠻斯帶上公堂麼。萬律師道。你還不知。恁地時。祝蠻斯自必將昨晚的事。供出。供出之後。賀士倫和克夫人曖昧的情事。自然分明。又伯爵因為賀士倫和他妻子通姦。起了妬恨。因此誣捏陷害也。自分明。判官得了那些情由。自必重振精神。將內中情節。逐段重新研訊。那時女僕荷丹也找尋到來。郭古流也開了口說。



話。你道不是大有希望麼。關醫生意想不到的大聲叫道。快人快人。真是古今少有的。審案說著。幾乎跳躍起來。忽又縐眉道。但那案中緊要的祝蠻斯。如今在那裏呢。萬律師也覺得爲難道。那個却是第一件難事。那厮在那裏。若得探明。咱們什麼心事也沒有。但不知他逃往何方。必須在審判之時。先要找到他纔好啊。看官。如今賀士倫一條性命。全然繫在祝蠻斯身上。要看祝蠻斯行踪如何。萬一審判之後。還不能找到。那時賀士倫必然被克伯爵一句話。立地處置死刑。這且慢慢再表。且說萬律師從那天起。隨即雇了好幾個偵探。儘著查訪祝蠻斯行蹤。誰知任是怎樣搜尋。也不得踪影。轉眼審判之期將近。又轉眼審判之期。就是明天。祝蠻斯依然不見。這倒罷了。還有女僕荷丹。也不曾找來。郭古流也不曾開口。眼見得萬律師預定的計策。一概成空。賀士倫的性命到底不保。噯。可憐。這便怎處。且說那天當真是審判的前一天。賀士倫的命運。就以第二天爲定。承辦爭辯的律師萬藹。所設許多方法。一件不得成功。他一片扶助賀士倫的心腸。簡直歸於無用。但則他和穆克蘭兩人也。

不知是另有妙法啊。也不知是故意如此。却臉上一點憂慮也不見。一點著急也不形。任是在別人面前。那爭辯的話。一句一字也不肯洩漏。別人竟難測量他們的心思。到得晚間。他兩人又一同走進牢獄。和賀士倫相見。不知商量什麼事情。看來必是定下明天公堂上。怎樣伸辯的言語。這一夜工夫。不知有多少人。通宵不曾合眼。及至東方一亮。已是審判的正日子了。就是賀士倫判定生死存亡之日。看官們要知那時審判的模樣。我且把當天本地的新聞紙。照著節錄一二條出來。就能知道了。

裁判官 本日爲世人所久待注目之賀士倫公判之日。裁判長爲著名之判事

湯美那。檢察官則判事霍羅也。二氏者皆三日前自巴黎所特派者也。

聽審執照 此次賀士倫之裁判。其足以震驚世人心。實向所未有。欲得聽審執照之人。其數之衆。十倍尋常。昨日已有輾轉謀購之者。自晨起。每張價銀五角。至暮。乃騰貴至三圓。而尙有來遲之人。購之不得者。夫裁判之聽審執照。至成市

面。至有漲落。雖有金錢。猶不能購得之。實前代未有之奇事云。

郭古流。自賀士倫一案。一時爲世人所注目。羣益信郭古流爲癡愚。而杳無疑慮。彼主張其非癡愚之醫師關登。至於昨日。以彼果是癡愚之言。報告於判事檢察官。遂以彼最初之證言。視爲不足據。已經宣布。決定不加入法廷辯論之中。然則辯護人雖上法廷。亦不得再述郭古流之事也。

克洛圖伯。聞伯爵數日前。病勢瀕危。昨今已元氣大復。本日決計自爲證人。以出首法廷。不知作何控訴也。此次之裁判。舉世之人。莫不翹首企足。以注目於判斷。以是本館特派記者三人。筆錄其顛末。今夜當盡爲刊載。以供衆覽云云。

以外記載這起案件的。還有許多雜報。家家報上。無一不是塞滿了大半張。到得黃昏之時。裁判衙門。已將案情對著大衆宣告畢。各家新聞報館。都另附專件。將全案記載出來。如今却將色培邱一家名爲獨立新聞所載的附張照錄在此。說書人也拿來演成白話。使看官們容易分明。請瞧著。

公判放火殺人罪案 二十三即禮拜三日

色培邱原是自昔極爲幽靜之地。今天却爲什麼那樣擾攘騷然呢。原來今天乃是世人仰首引領等待已久。如望雲霓。公判賀士倫案件之日。商人捨了算盤。士人拋了筆管。車夫棄了車馬。夫縱了馬。捷足先登。都往聽審。那裁判衙門前。打一輪紅日。未落崦嵫時。已是非常的擾攘雜沓。一時鐵限幾乎踏穿。竭憲兵巡士全部的能。力纔勉強鎮壓住了。因此之故。裁判衙門特地推廣許多聽審座兒。併合三個法廷。變成一個。可坐三千七百個人。連那遠在十里五十里以外地方的人。也有襪被而來。意欲看看景象的。只因人滿被屏。不得與會。悵悵然回去的。不知有多少。一會兒審判之時。已先用投票法選舉陪審官十二人。被告和霍檢察官均無異議。就那十二人爲定。被告席傍邊。又爲被告的親族。設下幾個特別座兒。只見被告的父。母賀斯嘉侯爵夫婦。倪友嘉老人和他孫女茜霞等親族。都是顏色青鬱。黯淡無光。就中獨有倪茜霞。眉宇極其軒朗。毫無憂懼之色。目光炯炯。迴顧傍聽席四周。行了

一個默禮。凡屬貴人。個個都拿笑臉來回答他。判事座前。有個長廣方案。上面蓋了白布。布的下。面聚集無數賀士倫犯罪。的證物。堂上的人。個個眼睛望著黯然的方案。和倪茜霞美麗。的顏色。兩面比較參觀。不知是那一面爭強得勝。那時鐘鳴。十一。下。掌法廷的役人。一聲吆喝。鎮定傍聽人嘈雜之聲。開了左邊小小的一扇門。只見兩位律師。魚貫而入。那兩位律師。看官們早已知道。是本地的穆克蘭和巴黎的萬藹。兩人都是極沉毅。又極奮勇的面色。先和識認的衆人。遍行了一個禮。打皮靴裏。檢出應用的書札。展讀了一遍。轉眼已是十一。下半鐘。裁判官湯美那及檢察官霍羅。都出來就了席。後面十二位陪審官。並列而坐。猶如雁翅一般。那時場上。忽起一種瑣瑣碎碎的騷動。有如暗潮。那是爲何呢。原來被告人賀士倫郎當而至。看他身上。服黑色華貴的服飾。鈕眼裏懸一個約翰多腦爾的勳章。因爲去年率領志願兵。前往戰場。論功頒授的。雖因久在監獄。臉色青白。骨瘦如柴。但他氣象之間。一些。沒有懼怯之色。反覺凜凜然。很有威風。他將要就此入座。那時候忽然有個在傍伸。

手爲禮。很爲關切的紳士是那箇呢。原來是醫師關登俄。而又見掌法廷官吏對著傍聽座高聲宣道。在座的人若有一句話贊成判官或被告的言詞。或是不贊成。反爲斥罵的。都作違制辦理。立即驅逐出外。說罷。果然滿場一致。鴉雀無聲。一會又對被告傳命道。快將姓名年歲職業住址明白訴來。賀士倫應道。姓名叫做賀士倫。年紀二十七歲。職業是管有山林及田地爲業。住址是本地管轄賀家村。問官道。今將你受此案嫌疑的緣由。念給你聽著。只見書記官馬迪鼐起身高聲朗誦。也沒抑揚。也沒頓挫。一直線般將案由讀了一遍。但雖則沒有抑揚頓挫。却早已似感動大衆的心腸。任是怎樣硬心的人也禁不住震動抖戰起來。至於那嫌疑的緣由。看官們自必都已知道。毋庸再述。如今專記那審訊的情形。那時裁判長銘納對着賀士倫問道。這個被告立起身來。明明白白呈訴。你在承審以前。葛判官問你什麼也不答。儘著箝口結舌。今天須和承審公堂兩樣。乃是公判法堂。必須著著實實的供出。如有隱瞞。可於你身上沒有利益好處。賀士倫道。堂上雖是不說那話。今天我已准

備妥貼。自然要好好供認出來。只請堂上下問便了。判官道：你在承審堂上爲什麼噤著口一言不發。爲什麼沒有回答的話。賀士倫道：我心裏想著在公判以前。我總是什麼事也不說的好。判官道：你那受嫌疑的緣由。方纔書記已經讀過。那放火殺人的罪。你可知覺記憶麼。賀士倫道：一點也不知覺。更莫說記憶了。聽說花拜村那件事。拿著射擊鳥兒兔子的碎彈。轟擊克洛圖伯爵。但凡稍微懂得些槍法的人。斷不幹那樣事情。若果然是我所幹。也不會用打獵槍銃來殺人。判官道：哦。如此你並不招認。是要辯論麼。賀士倫道：辯論也使得。判官道：辯論且待後來。如今你只供訴我問你的事。賀士倫應道：領命。判官又道：聽說你近來和倪家的姑娘結婚。已訂了約。那個可是麼。判官問了這話。一霎時滿場的人。箇箇將眼回看倪茜霞。倪茜霞臉上登時羞得通紅。但卻並不低頭。依舊凝神靜坐。原來閨閣千金的威儀品格。究竟與衆不同。遂聽賀士倫用最低的聲氣。輕輕答道：正是。不錯。判官又問你犯罪那一天。還寄給倪姑娘一封信。可記得麼。賀士倫答：是寫信之後。差管門人兒子米泰

爾遞送前去。又問那信上寫著什麼呢。答本和他約定相會。後因有別的緊要事情不能踐約。因此寫信去辭。又問緊要事情是什麼事呢。賀士倫正要回答。判官重新說道。留意著。葛判官起初勘問之時。你回答說到福列地村佃戶家去的。賀士倫道。那句話原略有些錯誤。判官聽了。向賀士倫駁辯出幾句話來。不知所駁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開法廷判官訊大案

作見證伯爵上公堂

話說湯判官聽賀士倫說出錯誤兩字。駁道。若有錯誤。可見是假。你爲何對著葛判官供訴假話。賀士倫聽見假話二字。不覺有些含怒。道。起初承審判官葛爾賓來到我家查勘之時。我道他是鬧著頑。我想我家裏的私事。怎能無端告訴於人。這纔隨口回答往佃戶家裏。判官道。起初當是頑耍。後來該知道不是頑耍了。賀士倫答是。判官道。到得既知不是頑耍之時。爲什麼還不好好供出真情。答道。承審判官。本是和我家素來交好。和親戚一般的。葛爾賓只因過於親密。原不能似公堂一樣。訴說。



眞情判官道。怎麼過於親密。你且詳細將那情由說來。答。嚶。那些事情却不能直說出來。對著素來親交的葛爾賓。實有些不忍。那時霍檢察官忽然立起來。向滿場睥睨一番。發出最尖銳的聲音道。被告原來要將曖昧的話中傷葛爾賓判官。葛判官自有官職。按著法律。捨了朋友交情。備嘗千辛萬苦。查勘被告。但被告毀謗於他。不能置之不論。若是被告藉口判官不能著實供訴出來。爲什麼不早日申請改調判官。審問既不申請改調。如今却將那樣曖昧的話。肆無忌憚的說來。願堂上裁判長不能輕易准理。霍檢察話剛說了。只見被告律師穆克蘭起身應道。請檢察官留意著。敝律師們早已好幾次向被告勸說。囑他請調判官。可奈被告堅信自己沒罪。說任是什麼判官來到也不能誣我沒罪的人。斷爲有罪。因此毋須調換判官。云云。他十二分安著心。不納俺們的勸說。霍檢察聽了這話。又道。哦。這事但請陪審官判斷說罷。仍然歸了座。裁判長也對被告道。你且把這以後的要緊事情。從實說來。賀士倫答道。因爲我至今不訴那事。因此承審判官益發心疑。決定那事情就是謀殺克

伯爵的一件。豈知我不說的。斷不是那起事情。乃是一點也無可置疑。真真實實的事。判官又問真實的事是什麼呢。答我的。結婚行禮意欲在福立地村寺裏辦理。遂有種種必須預備的事。因此一切事情都和那寺裏和尚預先商量。又約定其餘詳細事件。遇我夜間有暇時候。隨時前往那裏和他商議。這約定的情形。只傳到寺裏和尚詢問。自能分明。自此之後。常常前去不止一次。那一天又前往福立地村。到得寺中。可恨和尚和徒弟們一概有事出外。二門也閉著。門了。我只得砰砰的叩打。那時有箇鄉間村女。聽見打門聲。前來告訴於我。說方纔看見寺裏的和尚克樂司村去了。我想他們莫是克樂司村有什麼護法。延請前去。做道場麼。若是這般。我趕緊向前追趕。必能追著見面。想定主意。隨即回身向克樂司村而行。誰知一路儘著追趕。依舊不得相逢。我自己咕嚕著。莫是那村女欺騙我麼。當下沒法。只得回到賀家村。已是半夜十二下鐘時候。判官意外聽了這簡明的話。又問道。這些話就是你的伸訴麼。賀士倫答是。又問你道堂上聽了。可當是真麼。答當是真。不當是真。我不

知道。但憑堂上判斷便了。我惟有按著實事。著實供訴。判官又問。既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却爲什麼要隱身走那樹林裏呢。答。走樹林裏。比那大路近得多。又要趁和尚沒有安睡以前。趕到那裏。好和他見面。判官又問。你在樹林中。突然遇見李波。非常驚駭。這是李波說的你若沒有虧心。不該那樣驚駭啊。答。唉。那樣深宵半夜樹林中。忽有箇人跳了出來。我未曾防備。自然驚駭起來。任是誰人出其不意的事。那一箇不要受驚。又問你對著李波。曾說曖昧含糊的話麼。答。一句曖昧含糊的話。也不會說過。但說我要往福立地村。又問你說意欲打鳥。特將槍銃送給李波看。答。是原給他看。來難道給他觀看也算奇怪的事情麼。這箇絲毫沒甚奇怪。若我起意要想殺人。斷不將手槍給人觀看。再者。凡是作壞事的半路上。遇見相識的人。慮到將來破案。必成案中見證。定規要害怕折回。等過幾天後。再行前去。但我只往那生平親密的和尚寺裏。即使遇見李波。也毋須將手槍隱藏閃避。更毋須半路上折回的。只看這些情形。我冤枉沒罪的原故。也就明白了。判官又問。你如果前往寺中。爲什麼身

上攜帶槍銃。答堂上不知我家領地界內出產的兔子最多。我素來和獵師一般歡喜打獵。任往什麼所在。那手槍總不離身。況且走那夜路更須帶著防護身體。又問你回家時也是走的樹林中。却又是何故。答先前判官好幾回問我隱身樹林之中。很爲可怪。是堂上不知獵師的情形。尋常的人隱身樹林自然可怪。若是獵師不論山林僻路都能認識。他慣在樹林之中來往行走。那算得什麼稀罕。況且近處都是我的土地。在那地界之內任是一草一木。我眼睛裏也能辨認無差。因此之故。我只揀著近路。也不管森林。也不管泥濘。儘著照常行走。可知從克樂司村回到賀家村。走那大路和走那樹林路程要差到一半。咧。判官又問你在樹林中被敖德利撞見。那時只見你獨自一人。自言自語。憤恨異常。那又是什麼緣故。答果然不錯。我十二分憤恨著。又問爲何憤恨。答我那晚背了未婚妻的約。特往找尋教士。誰知他不在。寺又被那村女欺騙。繞道克樂司村。憑空多走了幾里路。因此一面走著。一面嘴裏咕嚕說。愛愛可恨。可恨。那和尚愛愛可恨。那無禮的村女。若不被村女欺騙。也不致。

繞道克樂司村。如今只得快快回去。重往倪家的話。從此就一路說著回去。判官又問。但那晚福立地村的和尚不在家。確有證據麼。話聲未了。穆律師起身答道。證據很有許多。敝律師們聽賀士倫告訴之後。不敢放心相信。特往寺中探問。果然說那晚和尙傍晚就不在寺中。再者和尙前去的那家也探明白了。的只請傳到那家主人和尙詢問。他自然分明。判官又問村女對你說。看見和尙往克樂司村。那話有什麼證據。穆律師又起身答道。也有證據。我等盡力查訪。纔知道那晚還有別的和尙。從福立地村向著克樂司村那邊而行。那年貌恰好和賀家菩提寺的和尙相似。那村女原是看錯了。若傳到那箇和尙更自明白。判官又道。據見證顧齊氏說。那時被告形跡很爲慌張。幫助顧齊氏將麥粉馱上馬背。立即向家裏走去。賀士倫答正是一點不錯。那時已是十一下鐘。漫天昏黑得如漆一般。因此顧齊氏不知是我兀的喚我幫助。我對著他並無要說的話。暗想若將姓名告訴於他。反爲多事。隨即不言不語。將麥粉袋替他駕上馬身。及至摒擋妥貼。他纔認出是我。他的馬又走得很

爲遲緩。因此我反繞在馬的前面。從此一直回家。說到這裏。只見判官揭去面前案上的白布。取出一件藍地衣服。問道。這是那晚你穿的衣服。可不錯麼。答是。又問你往寺中穿著這樣衣服。不是很不恭敬麼。答我往常到倪家去。總是穿的。這箇況且和尚格外熟識。毋須講什麼禮儀。判官又取出銅盆。問道。這裏頭有洗手的水盛著。水裏有焚燒過的灰塵留著。你見了可記得麼。答是。第二天葛判官到我家來時。內中有污濁的水。那水是頭一天夜裏回家時洗手用的。若是我有虧心。洗過之後。早已潑去。誰還留那形迹下來。如今既不潑去。可見我絲毫沒有隱事在心。判官又問你的手爲什麼那樣污濁。又爲什麼你手上有紙灰黏著。問這一句話。在此案儘可斷定賀士倫罪名。當時聽審的三千七百餘人。箇箇都咽下一口氣。側著耳朵靜聽。被告一點也不措意。答道。那原是沒甚關係的事。我素來很愛吸煙。那晚帶著許多馬尼拉的煙捲去的。半路上正想吸他。打衣袋裏一掏。不料忘將火柴攜帶。那時穆律師又立起來。對判官說道。請堂上留意。被告所說忘帶火柴的話。全然是真。不是。

平空捏造。被告頭一天晚上。去到倪家。將火柴盒子遺忘在倪家書架上。便自回來。至今還在架上。好好擺著那盒子。連賀士倫姓名也鐫刻在上面。毫無可疑之處。判官道。如此很好。但後來……賀士倫接著答道。因爲沒有火柴。我纔取過散彈袋。掏出散彈。放在地下。上面蓋了紙。拿起手槍。朝著地下放的。判官又問。恁地時。有火打出來麼。答是。這箇方法。凡是做獵師的。無人不知。雖不能打一下子。就能發火。但接連三下子。必有一下子發的。我因連取四五回火。那槍筒直轟上十四五遭兒。又問。可是因此手上摸黑了麼。答是。取火的紙屑。若是拋入樹林之中。怕有後患。特地親自將手去撲捻滅了。捻滅之後。手上黑得如漆一般。那銅盆底下。留著紙屑的餘灰。就是這箇緣故。賀士倫伸訴這明明白白的話。說得有情有理。毫不含糊。那些聽審的人。箇箇都暗暗點頭道。好。只見判官又取過槍銃。問道。若按著你那樣抵賴的言詞。任是我聽了。也十二分入耳。這箇且瞧這槍銃管子口兒。果然有放過的污跡。論理該有十幾次能放。但察看這污跡。却不是放過十幾次的。右邊管子只放一次。左

邊管子也是一次。二次也不會開放。這是一眼就看得分明。賀士倫起初聽了似乎有些迷惑。忽地顏色又開展了。哈哈笑道。我想這箇也毋須伸辯。若是懂得施放。槍礮的人。斷不疑我的話。只請傳喚一箇老於用槍的人。當堂試驗。便見分曉。若遇常人。不慣放槍的。不信我話。卻也難怪。判官准詞。卽命書記官傳命喚人。不一刻來了。一箇精擅槍礮的。原來是一家骨董舖子的總管。那總管到堂。用一塊手帕塞入槍管子裏。拂拭了好幾回。對著判官。啟道。這兩箇管子。斷不會轟放。二次以上。要不然。這手帕。早全然污黑了。判官看著被告。駁道。如何。還有何說。被告依然含笑著道。是請先察看那管子。直筒裏。判官道。呀。直筒有何關涉呢。答管口污與不污。全然依著直筒爲定。尋常槍管子。放了。三下。五下。已燻得漆黑了。這箇管子。乃是上等製造。磨鍊得與衆不同。任是連放十下。那污跡。和只放一下也。沒些兒差異。必須放到二十下以外。纔變成純黑。全污咧。滿場中人。聽見賀士倫這話。幾乎驀地搖動起來。不知究是怎樣。當下那主管。又和被告問答了幾句。又經檢察官傳命。索性要著實試驗。



一番。於是總管拿過槍。親自裝上火藥。照著賀士倫所說。上面蓋了紙。走到窗戶那  
邊。每一箇管子連放了五下。到第二下。紙已燃燒起來。放罷之後。再看那管口。果然  
一點沒有焦污形影。原來果然賀士倫得了勝。那總管敗了。下去。凡是素來知道賀  
士倫的衆人。意想不到。心中暗暗不勝歡喜。那時檢察官起身說道。留意著。這回實  
驗。斷不能就算被告沒罪的證據。只有上等製造一句話。略爲可憑。因此任是誰人。  
不能將他那晚用此槍管的事辯駁。接著判官又問道。你和克洛圖伯爵。向來是怎  
樣的交情。賀士倫答。什麼交情也沒有。又問爲了地土。幾乎涉訟起來。那是……答  
是那涉訟意思。至今還不曾消滅。我屢屢傳意。意欲彼此講和。仍歸和好。卻不曾辦  
到。但那只是地主偶然相爭罷咧。判官道。你會將手槍。轟擊克伯爵。幸喜今天伯爵  
扶病到堂伸訴。從此就作爲證人。傳喚前來。你須領會預備著。看官可知堂上聽審  
之人。見先前賀士倫一番一番伸辯的話。句句說破判官的疑心。如今惟有克伯爵  
的言詞。若能再駁倒他。必然立刻銷案釋放。恁地設想。不知有多少人。且說判官說。

完那話。一轉眼間。一兩箇差役。已扶著克伯爵蹣跚踉蹌。踱上公堂。只見他雖是有病衰頹。眼睛裏卻是光采奕奕。先自刮了賀士倫一眼。登卽顏色淒然。一會已到判官面前。立了一箇不說虛假的誓。判官先對他殷勤慰問道。伯爵。你有貴恙。依然勉強來到公堂。實是叫大眾一同感謝。請坐下椅子著。克伯爵推辭道。嚶。斷無僭坐椅子之理。判官道。既如此。伯爵請將怎麼受害的情形。仔仔細細訴來。滿場的人。要聽克伯爵回答的話。真是寂靜萬分。連箇鍼尖兒落地也聽得見模樣。伯爵話聲雖是細弱。但連屋角上的聽審人也聽得十分分明。只見道。當晚我對葛判官供訴的時候。確已遺忘。我獨自睡在牀上。忽聽見異乎尋常的聲響。道莫是失了火麼。立即披衣起來開門。誰知一脚剛出門邊。我肚腹右旁。緊跟著一發槍聲。起了非常刺痛。一想定有歹人。趕幾步三脚兩脚。要向放槍之處走去。接連又聽第二下槍聲。這一下子。打著我肩膀。我就隨聲而倒。判官問道。第一下和第二下。中間相離多少時間。伯爵答。不過二分鐘啊。三分鐘。判官又問。後來見那歹人的形容麼。答是打積薪後面。

飛跑出來。橫過院子。直向田裏逃去。判官一聽。這話比葛判官那回查詢之時。較爲確實。隨略爲低頭思索。又問可看見歹人的衣服。記憶得清麼。答記得。他穿著藍地上衣。藍色護腿。頭戴闊邊帽子。判官指著案上賀士倫那晚穿的衣服。又問。你所說的衣服。可和這箇相似麼。答果然相同。唉。全然是一樣的衣服。判官道。哦。如此。伯爵你認識那歹人麼。答是。那時火勢已高高沖上。猶如白晝一般。因此上我認識確是賀士倫。斷沒有錯啊。這兩句怕人的話。滿場人嚇得幾乎魂銷。不知如何。被告和兩箇律師等人。反倒儘著任聽伯爵肆口誣控。一些也不亂。一些也不驚。判官眼光靈捷。早已注著被告們的面顏。好似催促他回答模樣。誰知被告等。只虛著心平著氣。並無回答辯駁的形容。判官禁不住。又對克伯爵說出幾句話來。不知所說爲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十一回

發天良祝蠻斯自首

獲蹤跡荷丹女現身

話說判官湯美那見被告們一無回答。又對克伯爵道。伯爵伸訴。須要留意著。不可

輕率。伯爵答是。我知道不能戲言。不能翻悔。判官又問你方纔說的和起初葛判官訊問的全然不同。伯爵答是全然不同。又問起事那一晚。承審判官葛爾賓到犯事地方查勘之時。你說不曾看見歹人面貌。又郭古流供出賀士倫之時。你臉上現出憤怒顏色。說賀士倫不犯那樣的罪。可是麼。伯爵道是那話原是全然和真情相背。那時我想他是素來有聲名有物望的丈夫男子。我將罪名陷害於他。於心不忍。因此意欲救助於他。又問如今可是不願救助他麼。答是後來仔細思想。我救助他。乃是我身上的私情。裁判斷案。乃是天下的公事。爲了私情。欺侮裁判。於理不合。況且我如今生命已在朝夕之間。我生平很爲清白。從沒有捏說假話的事。到得臨死時候。忽然欺侮裁判。那是莫大罪過。爲此要將前回的供詞註銷。把真正罪犯供出。特地扶著危病。親投公堂。所說那真正罪犯。就是賀士倫。我原是認識他。判官聽了這話。回頭對被告又問道。你可有伸訴的話麼。賀士倫立起身來。向天膜拜。道。我不是罪犯。我心裏無虧。身上潔白。惟有求天神裁判。話聲未已。那傍聽席衆人之中。及素

來知道賀士倫的那些貴夫人。早有嚶嚶哭泣之聲。賀士倫的母親侯爵夫人一時急上心來。壅住了氣。撲的從椅子上翻下來。跌倒在地。隨有坐在後面的關醫生和倪友嘉老人倪茜霞等。扶抱出公堂外面去了。這箇情形。自從開裁判公堂以來。乃是第一次。從不曾見過。判官和檢察各官等。莫不驚駭疑惑。一時迷亂得沒了擺佈。這其間賀士倫和克伯爵。苦於不能拚命。惟有眼對著眼。暗暗爭鬪。兩邊各自憤恨非常。看那模樣。內中必有非常祕密的隱事。連判官們也察看不透。好一會。堂上依舊鎮靜下來。判官又向克伯爵道。伯爵素來和賀士倫可有結怨含恨的事情麼。伯爵答是他和我涉訟多年。除了涉訟以外。並無別的怨恨。判官道。賀士倫曾說要用槍擊你。可有麼。答有。但那是一時頑笑。我也不在心裏。判官道。你可是因此方纔說那樣供詞麼。答若是真情。必須實供。我確是認識賀士倫。斷沒有錯。伯爵說到這裏。好似神疲力倦起來。兩脚蹣跚。支撐不住。撲通向後面倒了。下去。旁邊公堂役人。連忙趕過去抱住。不料已如死屍一般。不知死活。究竟隨也昇出公堂之外。隨後堂上

又傳李波敖德利以及別的幾箇證人。先後審訊。和從前葛判官問話相同。不必細說。末了傳到兩箇和尚。一箇乃是賀家菩提寺的住持。他供的話。和賀士倫供詞相同。還有一箇。乃是那晚路過克樂司村的和尚。看他背面後影。果然與菩提寺和尚毫無差異。可見夜間看錯的話。不是無因。問罷之後。先由檢察官起來辯論一番。繼又有兩箇律師起來演說。一次內中萬律師。一片高談雄辯。滿堂上人沒一箇不動心。或是憤怒。或是哭泣。種種嫌疑。一概駁破。內中惟有克伯爵供指的話。不曾申明註銷。那是被告的不幸。律師說罷。檢察官又立起來道。克伯爵方纔在公堂旁邊一間屋子。已是死去。下官心中悲切。沒有精力再爲駁辯。惟求陪審官們公明判斷。座後十二箇陪審官聽說克伯爵死去。一時也起了悲傷。於是賀士倫那邊律師爭辯之功。化爲烏有。到底定下罪名。罰作苦工二十年。當下堂上宣告已畢。裁判登即退堂。正是九下鐘時候。這以上所載的話。乃是照『獨立新聞』記錄下來。原文還有檢察官和律師們爭辯詳細情形。爲恐看官們厭煩。這裏不及全載。如今書歸正文。且

說賀士倫既被斷定罰作苦工二十年。律師萬藹穆克蘭兩人不服裁判。還要請堂上重新改期會審。但是今番裁判乃是據克伯爵確切供詞定下賀士倫的罪。若不由克伯爵親自將供詞呈請註銷。那能貿然翻案。因此之故。萬穆兩律師也是沒法。惟有趕緊找出第一要緊的證人。女僕荷丹和禁卒祝蠻斯。又一面設法催迫郭古流好好開口說話。待到那時。然後再傳齊克家伯爵夫婦二人請堂上再開一場大裁判。至於克伯爵原爲在公堂過於疲勞。一時力乏悶絕。經關醫生趕緊設法。不上幾時。已是甦醒過來。萬律師等咽下一口氣。放了千百箇心。益發要趁伯爵未死之際。將他的供詞翻回註銷。想計已定。隨又用出多少心思。按出許多方法。分頭辦理。不表。且說裁判定案的第二天早晨。承審判官葛爾賓。警察長杜美薰。爲因本案還有未了的公事。跟著書記官馬迪爾。同到裁判衙門。正在辦事。忽見一箇憲兵入來。對杜警察啟道。那天監牢脫逃的祝蠻斯。今兒早晨已經拏到。原來祝蠻斯乃是賀士倫第一箇證人的事。外人誰也不知。當下杜警察不解道。哦。既經拏到。簡直留禁

在警察局便了。憲兵道不是他爲著賀士倫一案。有話要對長官稟陳說。要求見警察長和承審判官。杜警察想了一想。說道。恁地麼。他有什麼事。且查問他再瞧。說著。又對葛判官問道。立即傳他入來好嗎。葛判官道。旣爲賀士倫。我也掛念著。可快些傳來。憲兵聽了。領命而退。不一會。帶著祝蠻斯一同入來。杜警察先對他道。原來你逃出監牢。依然無益。到底被憲兵拏回。如今後悔麼。祝蠻斯道。怎麼不是被拏。乃是小人自己出首投到的。杜警察道。你想不能脫逃。因此自首麼。答。那裏話。來。憲兵任是用盡心力查探。我依然好好隱躲。在一家客寓。誰也不知。又問客寓……哼。客寓缺少房伙。這纔自首麼。答。不是。乃是爲了這箇說著。打衣袋裏摸出將近百圓一注大銀票來。原來就是那天賀士倫給他的。隨又啟道。房伙那有缺少之理。只因我是正直之人。想那沒罪的人受了冤枉的罪。於心不忍。意欲救助於他。這纔前來自首。杜警察道。怎麼說。你且詳細說來。我聽。祝蠻斯道。唉。賀士倫老爺並沒犯罪。平白斷下二十年苦工。那是怎麼說。他是絲毫沒罪啊。我拿著確實的證據。杜警察不禁心



疑道。咦。那是什麼證據。你快說來。祝蠻斯搖頭道。我若說來。長官們必然喫驚。道是大變。第一須請將這位憲兵暫時退出。我然後細細說來。還要請一句一句的用筆記下。杜警察性質溫厚。和葛判官不同。當即允准他的話。命憲兵暫退。又囑馬書記預備紙筆。然後叫祝蠻斯訴說。祝蠻斯隨即先把那晚賀士倫給他銀子。潛出監牢。他却將福狼根通同的話瞞住不說。他緊跟在後。入了克家後園。賀士倫和克夫人問答爭論情形。他一概聽見得清清楚楚。一絲不漏。賀士倫和夫人怎樣私通。犯案那天。兩人怎樣私會焚燒書信。怎樣不知誰人放火開槍。却不是賀士倫。怎樣賀士倫疑夫人。夫人疑賀士倫。及至兩人分說明白。解了疑心。夫人隨怎樣勸唆賀士倫一同逃走。怎樣克伯爵突然走了出來。看見兩人。怎樣伯爵立誓要投公堂。誣陷賀士倫犯罪。從頭至尾。述了一遍。說罷。杜警察還是半信半疑。葛判官臉色很不好看。叱道。吓。杜美薰君。這廝得了。賀士倫那許多銀錢。說出那樣供詞。能不著實。審勘。審勘。杜警察點頭道。自必要好好審勘一番。隨即低頭揣想。忽地不知想到什麼。

喚過一箇家人附耳低言道。你去分別傳喚克家看門女僕和犯人賀士倫前來。家人領命。不一刻先喚過克家女僕。杜警察問道。前一禮拜有天晚上九下鐘。有箇紳士和你家主婦夫人會面。你可記得麼。女僕答道。記得。又問如今能認識他的臉面麼。答道。是認識的。杜警察當卽和那家人遞箇眼色。家人會意。立將賀士倫帶了上來。女僕一見了他。禁不住喊道。啊啊。正是此人。正是此人。賀士倫不明其故。向上面問道。有什麼事。杜警察道。原有箇緣故。如今你仍回監牢。待以後有事。再來傳喚。賀士倫不覺詫異。著回牢而去。這裏杜葛兩官。又對女僕問了好些話。和祝蠻斯供詞一點不錯。末了又說出克家長女美紗。那晚在窗外看見變裝怪物。突受驚嚇。後來園中地下。留有無數脚印的話。杜警察一想。如此看來。祝蠻斯的供詞。想必不致有假。於是命那女僕回去。祝蠻斯依舊由憲兵帶入監牢。隨後杜警察又對葛判官道。你可瞧見麼。我起初就料賀士倫不致犯罪。再三向你勸說。昨天公堂之上。律師萬藹駁擊檢察官。檢察官雖說有那些證據。斷難抵賴。但自我眼睛裏看來。那樣曖昧。

犯。罪。也。是。斷。然。沒。有。的。事。克。伯。爵。既。爲。證。人。投。案。却。一。件。證。據。也。沒。有。那。是。何。說。檢。察。官。但。憑。著。證。人。一。面。之。詞。任。他。口。辯。說。得。模。糊。影。響。却。不。將。犯。罪。的。原。因。找。尋。出。來。須。知。賀。士。倫。已。和。倪。茜。霞。訂。婚。一。心。想。望。成。親。行。禮。何。苦。要。轟。擊。伯。爵。如。今。罪。名。埋。在。地。底。裁。判。却。身。在。半。天。雲。端。裏。頭。罪。名。和。裁。判。不。知。差。了。十。里。百。里。千。萬。里。的。路。說。罷。接。連。歎。息。幾。聲。看。望。葛。判。官。葛。判。官。却。只。低。頭。也。不。回。答。也。不。說。抱。歉。的。話。杜。警。察。見。了。也。別。無。他。言。越。越。地。告。別。而。去。且。說。這。一。天。早。晨。杜。警。察。在。裁。判。衙。門。正。在。查。訊。祝。蠻。斯。的。事。情。那。時。忽。然。有。箇。年。紀。三。十。四。五。假。扮。著。鄉。村。人。的。男。子。來。到。倪。友。嘉。家。中。登。門。求。見。萬。律。師。萬。律。師。自。從。昨。晚。裁。判。之。後。不。服。抗。訴。和。倪。茜。霞。等。人。扶。舁。賀。老。夫。人。回。了。倪。家。先。行。設。法。醫。救。他。自。己。隨。入。一。間。屋。子。獨。自。搜。索。以。後。的。事。情。簡。直。忙。了。一。夜。到。得。天。明。忽。見。守。門。稟。報。有。人。求。見。於。他。想。必。有。特。別。事。故。也。沒。詢。問。姓。名。一。直。請。入。客。廳。自。己。隨。後。也。走。了。進。去。那。人。見。了。萬。律。師。先。自。開。口。動。問。道。先。生。可。是。萬。藹。君。麼。萬。律。師。答。道。正。是。萬。藹。就。是。我。那。人。接。著。又。道。在。下。

是受了相好杜達託付前往英國的偵探。萬律師點頭含笑。道：我也料到是老兒。但裁判已於昨日斷結了。偵探驚道：唉。我大早來到火車棧。當即買一張新聞紙。已知道裁判審結的事。我實是辦得骨軟筋疲。什麼法子也想到了。萬律師道：原來如此。但最要緊的女僕荷丹。如今怎樣。偵探道：幸喜得天神庇佑。被我找到。今番特地同路來的。現在就暫住在火車棧左近一家客棧裏。萬律師道：但荷丹他知道這件事。關涉緊要麼。他能做箇著實的證人麼。偵探很爲得意道：那原知道我已對他試探過種種言辭。原來他於巴西街莊子裏事情。至今記憶著一點也不忘記。萬律師不禁歡喜道：既是恁地。快請你帶他到這裏來。偵探應道：領會了。我立刻去傳喚他。說罷便自走了出去。萬律師一想。只頓足恨著荷丹不在。昨天裁判的晚間來到。實是遺憾。但幸喜今天來了。又能做箇著實證人。還算不幸中之大幸。喜不自勝。連忙差人請過穆律師。將這事告訴他知道。穆律師正在高興。恰好那箇偵探已帶著女僕荷丹同來。原來荷丹年紀已過三十。乃是一箇中等身材。臉色帶著些淡青。行步很

爲慌張。歷亂。任是誰人。一看就知道。是生在英國做傭工的人。當下萬律師先將他喚近身旁。向他細細盤問。荷丹應聲逐層回答出來。併說情願投到裁判衙門。做那證人。果然是好一箇剛直倔強之女。不知荷丹究竟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演說。

第三十二回

警癡頑郭古流陷罪

求懺悔克洛圖善終

話說萬律師先向荷丹問道。你那幾年直到去年軍興時候。在巴黎巴西街受傭。如今須將莊子上所見所聞的事。一概說與我聽。荷丹答道。是在莊子上伺候了四年之久。直到去年軍事起了。纔出來另換主人。那箇莊子原是一箇紳士。和一個貴夫人幽期密約。特地購買下來。我進去。不上一禮拜。就看出那樣暗中情事。暗想我在這等人家。總是不好。只因工資很多。事情很少。暫且伺候下來。且待後來設法。但主人却很爲疑我。不論什麼事。從不向我告知。貴夫人每來莊子之先。必先差人將我調遣出去。約莫整整一天的時光。我見他那樣鬼鬼祟祟。越發要探知他們底細。於是想了多少法子。約莫一禮拜前後。我就看出主人的真相。主人外面說叫英人。

馬士德。其實不是英人。依舊是這裏法國人馬士德。乃是假冒英人的名姓。萬律師聽了不解道。你怎得知道呢。荷丹答那個先生。並沒什麼緣由。有一天主人回去之時。我暗地跟隨在後。見他走入斯科兒街一家貴人家裏。我就向鄰近店舖問訊。他說那是賀斯嘉侯爵的邸居。方纔入去的是他兒子。名叫賀士倫。萬律師道。果然不錯。但那貴夫人又……荷丹接著答。我也是恁地探看出來。但貴夫人用心非常精細。我真是幹得苦咧。可奈他越是精細。我越是一刻不延的要查探他。當即跟著他好幾次。他每在半路上雇坐馬車。有一天我早晨暗地雇好一輛馬車。意欲直追到他家裏。纔肯丟手。到得晚間。果然被我認識他的住處。第二天大早。我到那家近處。一家薦傭工的人家打聽。原來那家也是英國女僕。我隨故意捏出些事情。喚出那個女僕。種種問他。據說貴夫人家本住在花拜村。年年夏間有一個月來到巴黎。言兒遊頑。乃是克洛圖伯爵的夫人。凡是貴族婦女。沒一個不知道聞名的。萬律師得了這些回話。更是歡喜非常。又問道。但那貴夫人的容貌。你可曾見過麼。答是見過。

了。又問如此總該認識。答那樣嬌美的容顏。我下世也不會忘記。萬律師原是早先準備好了。聽說這話當即取出一冊向倪茜霞借來的小影冊子。上面都是拍成有名男女的照像合在一起裝釘成冊遞給荷丹。又問這內中可有那貴夫人的照像。麼荷丹接過來一頁一頁的翻。翻到一張指著喊道。喏喏。這個。這個。萬律師一看果然一點不錯。正是克夫人。於是荷丹的話一發見得毫不容疑。却又看著冊子說道。哼。那個那個。又對荷丹道。但你既能著實說來。必須到裁判衙門照樣供訴纔好。荷丹道。我是一點不假。任憑對著誰人也能說的。萬律師贊道。好。難得難得。於是又教導他些別的手段方法。又約定直到重開審判。你依舊住在那家客寓。毋須遷移。隨仍由偵探同著荷丹回到客寓。荷丹剛剛走出。不料緊接著激烈醫生關登。一直從大門以外。一片高聲喊叫。跑了入來。只聽得大勝大勝。嚷個不已。萬律師喫了一驚。問道。何事。關醫生道。方纔杜達告訴我。說郭古流已經開口。招出著實的供詞。已通知杜警察。葛判官等。約定今天一下鐘前前去。聽他說話。萬律師又喫驚道。怎麼。郭

古流招認了。那真是大勝咧。杜達的本領到底非比尋常。趕快邀同杜葛兩位前去。啊。正在說着。外邊又進來一個人。一看。乃是書記官馬迪。只見他一面喘氣。一面對萬律師說道。起了非常的大事。快些請你過去。杜葛兩位儘著等候著咧。萬律師道。恁地麼。咱們自必就去。但究竟是什麼事情。馬書記道。嚶。祝蠻斯早晨來自首。隨將他的供詞述了一遍。萬關兩人聽了。幾乎直跳起來。三箇人立即出門坐了馬車。向裁判衙門而去。車中萬律師也將荷丹來到的事對馬書記關醫生說了一遍。不上一刻。已到衙門。搶幾步走了入去。只見葛判官十二分的不高興。杜警察却是二十四分的高興。見三人一齊來到。杜警察先問道。萬藹君仔細情形。你已聽馬書記說了麼。萬律師道。聽見了。咱們也有叫你喫驚的事。隨又將荷丹的事對他們告知。葛判官到了這時。方纔知道錯疑了。賀士倫都是自己私心固執之過。一面失望。一面歎了幾口氣。那邊杜警察却是非常歡悅。說道。恁地時。賀士倫的嫌疑全然解釋了。關醫生接著道。何消說得此案正犯原是在外。我如今已知道那箇正犯了。杜葛



二人更是驚疑。問道：「正犯是誰呢？」關醫生答道：「唉！我自必領他見你們。事不宜遲，趕快同道兒前往病院。大家看一看自鳴鐘，已過了十二點鐘。葛判官忙喚家人預備用膳。飯畢，大家一起坐著幾輛馬車，同往病院。關醫生領導在前，並不一直進。郭古流的瘋病房，却繞道走到病房後面，閃在牆壁之下。向那一扇窗戶裏窺看，則見郭古流和杜達兩人非常親熱。一同在那裏頑笑作耍，猶如小狗和小狗一般純然是癡憨瘋癲，毫無知識模樣。那時那假杜達的真杜達，早已帶領著衆人一齊來了。連忙抱起琵琶，一面彈一面唱。那聲調的清妙，那能聽出他是外行，只落得大家暗地又是稱揚。又是匿笑。不料那琵琶聲音一經入了郭古流耳朵，立地把箇郭古流惹得忘其所以，手舞足蹈，喜得如天花亂墜。一般彈唱的調子高，他也伸著脖子高高仰起，彈唱的調子低，他也彎著身子低低下垂。調子急時，他是蹙額顰眉；調子緩時，他是和聲怡氣。總之一顰一笑，一喜一憂，總跟著杜偵探的琵琶歌聲走。說他模樣簡直是熊羆豺狼之性能，穀聽懂音樂之聲。杜偵探唱了一回，約莫時候到了，隨放

下琵琶打椅子下邊取出預先備好的一箇酒瓶和那孟子揭開瓶蓋滿滿注了一盃遞給郭古流只見郭古流捧著咕哆咕哆一口吞乾那裏還知道有什麼天地世界只喊道好好好杜偵探又捧起琵琶彈一回又叫他喝酒喝了酒又彈琵琶到得末了連箇酒瓶也遞與郭古流郭古流頭仰著天將個瓶子側過來望嘴裏傾倒吮得一點一滴也不賸隨丟了酒瓶又喊道好啊杜偵探於是抱著琵琶用那最低最細的聲調唱得猶如說話一般只聽問道郭古流啊你在花拜村想沒有喝過這樣的酒郭古流答道有著有著但却是躲閃在酒店缸壩後面用那蘆管子來吸的杜偵探又問那可是回花拜村的時候麼郭古流答唔唔回來回來又問你既是那樣留戀花拜村爲什麼要放火焚燒克伯爵的家屋呢答怎麼我並打算放火啊我意欲燒那柴薪誘出伯爵不料那時風大把家屋也一齊燒了又問你爲什麼又要轟擊伯爵呢答我想叫夫人做成賀士倫的妻房咧又問夫人囑咐你去幹的麼答啊喲不是他囑咐不是他不是他那一晚夫人在後門外遇見賀士倫說若是

沒。有。丈。夫。就。好。了。一。面。哭。泣。得。很。爲。淒。涼。我。瞧。著。可。憐。見。的。想。不。如。殺。却。伯。爵。便。罷。  
夫。人。常。時。哀。憐。看。顧。我。伯。爵。却。儘。著。辱。罵。我。面。目。實。是。可。憎。又。問。既。如。此。你。爲。何。又。  
說。賀。士。倫。是。犯。人。呢。答。只。因。救。火。會。人。猜。疑。著。我。說。那。火。是。郭。古。流。放。的。我。要。想。逃。  
脫。我。的。罪。名。隨。口。說。句。不。是。我。是。賀。士。倫。的。假。話。這。話。被。別。的。人。聽。見。就。驀。地。將。我。  
喚。到。判。官。面。前。又。問。你。爲。什。麼。拿。著。手。槍。呢。答。我。將。伯。爵。的。小。鳥。槍。偷。盜。出。來。至。今。  
我。藏。在。一。個。山。洞。裏。咦。看。官。果。然。關。醫。生。見。識。不。錯。郭。古。流。不。是。癡。愚。乃。是。癡。頑。當。  
下。關。醫。生。又。發。激。烈。的。舊。性。忍。耐。不。住。陡。的。發。出。話。聲。贊。道。好。個。能。幹。的。杜。達。真。可。  
算。得。英。豪。這。話。一。出。不。防。郭。古。流。聽。見。忽。然。領。會。了。知。道。事。情。有。變。聳。身。一。躍。意。欲。  
向。屋。外。飛。跳。出。去。杜。偵。探。那。能。放。過。一。把。攔。腰。擒。住。趕。卽。從。衣。袋。裏。取。出。預。備。妥。貼。  
的。繩。索。反。父。住。郭。古。流。的。兩。手。緊。緊。綁。縛。起。來。大。家。同。聲。喝。一。聲。好。正。在。忙。亂。那。時。  
裁。判。衙。門。差。派。一。個。人。飛。跑。而。來。對。杜。警。察。啟。道。福。立。地。村。的。和。尙。說。有。緊。要。事。要。  
求。見。面。快。請。回。去。杜。警。察。答。應。著。見。病。院。事。情。已。了。傳。命。帶。著。郭。古。流。喚。過。杜。偵。探。

一同回到裁判衙門。那菩提寺和尚。上前謁見了。取出一封兒寫的東西。呈交杜警察。道。克伯爵。今天早晨。當眞死了。這是他臨死時寫下的懺悔書。好啊。請在大衆之前。高聲朗誦一遍。杜警察接了過來。隨卽展開念道。

余臨死之時。犯非常之罪。不勝悔恨。余爲崇信宗教之人。故不能隱罪而死。今特澈底宣言之。余欺裁判官。余所言賀士倫狙擊余。皆僞也。焚余之家。擊余之身者。非賀士倫。其果爲誰。則余終不得知之。惟非賀某。則余能堅爲保證也。神乎。裁判官乎。賀士倫乎。余固因一朝之忿。性迷心闇。致作僞供。願赦宥之。余今全銷滅其供詞。以懺余罪。

伯爵克洛圖謹述

以外又有一紙上面寫道。

余自願赦免余妻不貞不節之罪。故余妻一切惡行。余始終欲祕之。使不洩於人間。此余末世之願也。

大家聽了。慨歎一回。從此賀士倫全然無罪。澈底分明。但不知克伯爵爲什麼要註

銷那供詞。萬穆兩個律師。仍問那福立地村和尚。和尚回說。伯爵臨死之時。喚我前去。我對他說。知假捏言語的罪過。又勸他趕速懺悔。自能消滅的話。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聽我說話。不覺天良發現。害怕起來。果然情願懺悔。遂寫下這兩紙證書等語。於是杜警察將以上許多情節。一樁一樁記下來。送交裁判長官。請他重新開一番審判。惟有克夫人和賀士倫私通的話。却不說明。以全克伯爵遺志。況且正犯郭古流。已經勘出。只將他藏在山洞裏的手槍。差人找到來。果然和郭古流說的一點不錯。乃是一柄小小鳥槍。以外還有散彈袋子等物。一併呈交裁判官。裁判官得了著實滿足的證據。以外的事。也不深究。從此過了三天之後。賀士倫回復了清白無罪之身。釋放出來。內中情形。看官們必能推測而知。毋須細表。不到幾時。克伯爵第二個女兒也病死了。克夫人帶著長女美紗。回了母家。篋若士家裏。從此以後。屏絕一切交際。應酬。獨坐在閨房。一步不出門戶。悠悠忽忽過了一生。外邊人別的倒也不說。只紛紛議論說。克夫人白白地送了丈夫。殘生實是可悲。可憫過了。

一月賀士倫和倪茜霞居然在福立地村寺裏成親那時賀士倫的媒證乃是穆律師和關醫生倪茜霞的媒證乃是萬律師與杜警察判官葛爾賓雖則不被參劾不上幾時調往到最遠的阿非利加洲阿爾西羅地方去了馬書記和他姊姊同做了開裁縫舖的東丈股福狼根夫婦得了倪茜霞許多金銀勤儉過活依舊當著禁卒祝蠻斯受賀士倫家雇用做了賀家管守田地之人隨將女僕荷丹許嫁於他結爲夫婦以作酬勞偵探杜達特地辭了職移住在巴西街的別莊種植果物爲樂那莊子上有一種桃子很爲珍貴巴黎酒飯館裏恭敬上客作爲貴品的第一等寒桃就出在那莊屋之內別處生產甚少看官們若有一天前往巴黎切莫忘記嘗嘗那寒桃的風味譯書的人因爲有這一段因緣留下一點古跡因此取書名爲寒桃記云

